



定齋集卷九

啟

迎汪制置啟

召還萬里入覲九重蜀道誠難昔有登天之喻長安不遠今興見
日之嗟一劄流傳萬口交慶恭惟某官朝廷舊德宇宙真儒學探
游夏之淵源文擅卿雲之黼黻千年閒氣獨開龍虎之祥七日超
羣大過馱馱之勇蚤擢平津之第適當賈傅之年一人深簡于忠
嘉四海必期于公輔由璧水師儒之選列甘泉侍從之班獻納中
宸久識尚書之履藩宣外屏屢分刺史之符常袞一變于閩風文
翁大化于蜀郡縣車去國何日興邦久虛巖石之瞻果趣介圭之
覲歌吉父蒸民之什式喜遄歸作高宗說命之書伋期爰立某依
歸有日瞻望無階披雲霧而覩青天方幸旌旄之屆同燕雀而賀
大廈敢先竿牘之修

賀梁樞密啟

寵升端殿擢貳樞廷朝夕論思既久承于睿眷夙夜宥密正有賴于謨明廟社尊榮人民震懼恭惟某官道直方大德純粹精學有以見天地之心識足以明國家之體文章爾雅諧黃鐘大呂之音器用難名抱璞玉渾金之質早冠在廷之士親承當世之知周旋清切之班密邇邃嚴之地螭坳載筆視君舉而必書鳳閣演綸代王言而作命疏榮東掖寓直北門久歷禁塗身不離于漢闕直司文柄士咸仰于韓門果妙簡于淵衷俄躡等而樞筦方天下嚮無事然智者防未形雖甲兵之問不至廟堂豈容苟且一時之計而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必能維持萬世之基仁應爰立之求以慰具瞻之望某幸逢盛際喜聽除音屬拘綴于守符阻進趨于賓館大廈成而燕雀賀方賴帡幪仙鼎就而雞犬升願終覆育

賀王參政啟

光奉廷揚進參國秉運籌而合上意有嘉底績之言共政而圖舊人果拜爲真之命傳聞四達謹怵一時恭惟某官簡重裕和疏通

博達氣有所養而剛大學無不通而高明貫穿百家初不專于紙上酬酢萬變了無礙于胸中抱縱橫適用之才負感慨敢爲之志洊更中外備歷險夷天府浩穰懋著尹釐之效禁塗清切允殫獻納之忠出守邊藩入司武部所居之名赫赫具瞻之節巖巖以此結兩宮之知卓然在羣公之右樞庭獨步方承晝日三接之榮政路同寅已動泰階六符之色豈止折衝于萬里更資夾輔于一人尹湯一德享天心式契千齡之運蕭曹同心安海內共成萬世之功爰立之期可俟而俟某幸逢盛世喜聽除音屬拘綴于守符阻進趨于賓館大廈成而燕雀賀方賴帡幪仙鼎就而雞犬升願終覆育

賀王參政啟

受命兩宮視師萬里人主之論將相意兼注于安危大臣之慮國家任何分于中外社稷之衛遐邇所瞻恭惟某官開世偉人爲時雋老智淡萬物猶晦其光氣陵三軍莫名其勇際會千齡之運協

同一德之謀親結聖人之知願得君如彼其專也自任天下之重
謂非予覺民而誰哉久貳樞廷進參宰路已見精神折衝于千里
更資股肱宣力于四方乃睠坤維是爲天險宿師百萬眾下臨關
陝之衝列郡五十餘內控荆揚之勢盡護諸將總統六師自非左
右之元臣曷任西南之重寄欲壯劍門之險不辭蜀道之難叱馭
請行頓釋冤旒之顧賜環伊邇伫迎袞繡之歸某正託洪鈞欣聞
渙號幸揚旌而在望當負弩以前趨仲山甫之徂齊方詠蒸民之
什裴晉公之平蔡願廣皇武之詩

賀虞樞使啟

鋒車入覲制冊疇庸領使樞廷增重五兵之寄視儀宰路聿新四
海之瞻一劄流聞萬口交慶恭惟某官廟堂舊德社稷元勳識造
幾先豈常情耳目之可到才周事變顧他人智力之已窮親結九
重之知夙出羣公之右表裏忠亮險夷踐更任兼中外之隆身係
安危之重破強敵百萬眾夙高淝水之功鎮全蜀五十城益壯劍

門之險號令明肅紀律設張講求宏遠之謨盡革因仍之弊士氣
百倍軍容一新坐凝禦侮之勳足見用儒之效提封萬里釋冤旒
西顧之憂去國三年積袞繡東歸之望果被賜環之寵旋膺出綽
之恩就正使名獨專兵柄絕摺紳之體貌聳簪笏之聽聞眷注非
常用累朝之曠典精神及遠知吾國之有人某久託洪鈞欣聞盛
事用作霖雨行見相高宗而中興穆如清風尙能繼吉甫而作頌
賀虞樞使啟

孚號中宸正位西府惟樞廷置使任專總于五兵與相國等尊禮
獨超于百辟傳聞四達懽怵一詞恭惟某官德純粹精道直方大
學窮今古豈徒誦說之士乎身係安危可謂社稷之臣矣出處一
致勤勞百爲久陪帷幄之謀未正鈞衡之位肅將帝命出鎮坤維
不辭蜀道之難欲固劍門之險隱若敵國賢于長城泰山巖巖益
隆師尹之望赤舄几几咸俟我公之歸方勤宸扆之思果趣介圭
之覲肆頒顯冊進長鴻樞由于歷試之詳正此久虛之選用昭異

數以表元勳天子之守在四夷暫倚樞機之重寄人主之職論一
相伉膺鼎鼐之調梅某仰託鴻鈞喜聞成命屬守符之拘綴阻賓閣
之進趨鶴鶴之巢一枝粗安愚分燕雀之賀大廈敢效微誠
賀史發運啟

寵錫宸綸擢居民部掌九貢而制財用允資兼足之謀總諸道而
正使名式副久虛之選音郵四達風采一新恭惟某官奧學造微
懿猷經遠才裕糾紛之際蓋他人智力之已窮識該胎兆之先豈
常情耳目之可到謀略輻輳功名鼎來忠嘉深結于凝旒訪問曲
交于前席所居之名赫赫具瞻之節巖巖持橐懷鉛通金馬承明
之直建牙植纛分玉麟居守之權上方懋建中興時則莫如自治
爰念兵民之所急當思食貨之爲先有餘力要有餘財貴公私之
並濟知所與並知所取宜聚散之有方乃命寶臣俾膺重任內則
總司于邦計外焉增畀于使華權九貨之低昂專百城之刺舉不
特轉關中之粟蓋將流地上之錢操贏貨以佐軍暫勞鞭算圖舊

人而共政行見廷揚某正託餘輝欽聞成命揚旌在望將有幸于
登龍秉牘寓誠敢自同于賀燕
賀史發運啟

擢司邦計就畀使民以三十年之通坐制經常之費雖數千里之
遠盡持飛輓之權竊以周建六卿首命司徒之職唐置諸使或兼
宰相之官惟食貨之重自古如茲而兵民所須于今尤急又況主
大農之調度總諸道之轉輸必有非常之人乃副久虛之選如蕭
何諸葛亮獨高轉漕之功若劉晏第五琦深究理財之術蓋得心
計之妙故知利源之歸人不加賦而國用饒民有餘力而頌聲作
幸追前哲允屬真材恭惟某官四海儒宗一時人傑縱橫應變了
事理于胸中慷慨論兵運經綸于掌上親承睿眷徧歷亨塗握蘭
獨望于郎曹持橐寢儀于禁路守別都之筦鑰擁制閩之旌麾表
裏江淮允藉籌邊之略牢籠山澤素韜富國之謀上方茂建于宏
規公乃進膺于大任自非蠲制而改令何以阜財而裕民深惟眾

弊之原亦非一日之積其本自朝廷之上其流及郡縣之間兵籍
久列况吹竽之濫進吏員寢廣幾毀瓦以空餐度緇黃而利少害
多崇工商而本輕末重生者寡而食者眾取之盡而用之煩剝肉
補瘡每憂于不給剝膚槌髓或出于無名不聞上下之相通安得
軍民之兼足甚者楮幣流行于中國銅錢轉徙于他方片紙而直
千金故不難于偽造一物而立二價宜必致于交爭農末俱傷公
私兩病蓋本權宜之制豈爲經久之圖不有更張坐見困敝莫重
計臣之任正需王佐之才方將日運千艘給餽餉不絕糧道風行
萬里奉教令如在目前必權母權子而制得其宜可足食足兵而
事無不濟既盡行于儒術斯大慰于民心豈特貫朽粟陳頓還文
景之治將見家給人足當如成康之時仁收萬世之功必正三公
之位某效官屬部隸迹使封披雲霧而覩青天方幸揚舡之造如
燕雀之賀大廈敢忘秉牘之誠

改官後謝福州陳丞相啟

考績銓曹幸託身于選調修書敕局復遙迹于名流雖錫命之自
天蓋歸恩之有地竊以築層臺者必期于累土爲浮屠者尤重于
合尖或資經始之功或藉成終之力物固有遇事非偶然亦猶冗
瑣之蹤屢費埏鎔之賜左提右挈前挽後推再三論而不忘千百
中而未見伏念某門牆下士閭里晚生素乏鄉評雖平平而無取
居懷祖烈顧挺挺之未忘竊嘗妄意于古人思少立功于當世固
欲學焉而後仕蓋亦時乎而爲貧十年讀書恨未酬于素志一行
作吏嗟已負于初心頃由試尉之口遂得託身之所偶策名于桂
籍獲備數于蓮池自憐碌碌以隨羣何敢錚錚而示異方真宰持
衡而在上故諸公推轂以爭先皆由門下之知安得幕中之辯文
章甚寵誤形一字之褒終更亟還預下十行之詔逮已書于六考
奈尙闕于一章深慚末俗之倖求已分前功之俱廢豈期特達不
憚提攜曲軫念于遺簪俾增光于敝帚昔年定價一經韓子之品
題此日垂成再辱狄公之論薦既叨塵于京秩因濫綴于朝行始

終受賜而不貲反覆捫心而何事遭逢若此報稱闕然茲益恭遇某官道大難名功成不處用汝作霖雨見彌綸輔相之神於我如浮雲尚消息盈虛之理或出或處朝廷之輕重一語一言人物之依歸雖云釋位以偃藩猶欲得賢而報國何物小子亦玷大鈞顧忝冒之實多知夤緣之有自某敢不力行幼學勉企前修臣所知者鄉人乃游蒙于公舉我必報以國士當益誓于私心

賀龔運使啟

對揚睿藻寵畀使華欽奉聖謨峻內閣邃嚴之直肅將王命總外臺飛輓之權一札流聞百城交慶恭惟某官氣塞宇宙學窮天人道誠意而正心德庇民而尊主深謀遠慮稟著龜先見之明特立獨行挺松柏後彫之操蚤翱翔于言語深啟沃于宸衷忠義舉于至誠文章蓋其餘事引裾切諫櫻神龍而批其鱗執筆直繩詘虓虎而奪之氣蹇蹇匪躬之節拳拳造膝之言圓鑿方柄勢不容于一時曲突徙薪效乃見于他日方快陽城之極論何期蕭傅之左

遷擢居卿寺之聯出領憲臺之寄漢遣八使威名先肅于京師唐有四人清德獨傳于廣府俄頒召節入對嚴旒再勤攬轡之行姑重乘輶之佐公豈久商于財利上方詳試于施爲操贏貨而佐軍暫勞鞭算圖舊人而共政卽見廷揚某自憐樛櫟之資獲藉枌榆之蔭及瓜而代勞徒三載之間全璧以歸幸有二天之託

賀任運使啟

膺受宸綸就更使節常袞觀風閩粵坐令習俗之移劉晏轉漕江淮行見贏資之入先聲所暨輿頌交馳恭惟某官簡重而裕和高明而博達淵源有自本東魯之名儒悃悃無華近西京之循吏親逢熙運坦陟亨塗久從省戶之遊彌積朝廷之譽御史肅紀綱之地奉常尊禮樂之司卿月有光望風高于九寺使星所舍德兼被于百城升華內閣之班借重外臺之寄治最獨優于他路政聲上徹于行都特增畀于使華俾改臨于鄰部益著冤旒之眷一新斧繡之威上將詳試于施爲公豈久商于財利飛芻輓粟方有賴于

幹旋持橐懷鉛當卽還于禁近
賀王樞密啟

賜第奉常本兵宥府文事有武備威聲坐懼于四方聖主得賢臣
嘉會適逢于千載光生帷幄喜動摺紳竊以君之取人材也必以
數塗士之應科目者止于小技韓愈無成于吏部亦號儒宗衛公
不試于有司終爲名相蓋非常之才豈拘于程度而不次之舉以
待于賢能亙古如茲得人爲盛恭惟某官學開百聖智雄萬夫名
山大川盡攬英靈之氣凝霜烈日揭爲忠義之心挾縱橫應變之
才負慷慨敢爲之志議論允符于上意誠忱深結于主知身備歷
于險夷任每當于繁劇尹釐天府實資彈壓之功控禦邊陲久藉
綏懷之略輟于武部賜以賢科躡登祕殿之華擢貳樞廷之貴蓋
近代絕無而僅有耳豈諸生嘗試而幸得之君爲元首臣作股肱
克盡相須之意內修天德外行王道莫先自治之方蓋將上格君
心堅持國論廣攬英才而列庶位遴選良將而振六軍明賞罰以

爲立武之基蓄財用以待趨時之舉皆平居之素定宜今日之力
行自然廊廟之尊坐致蠻夷之服俾吾聖主可並駕于三皇疇是
元勳必奮庸于百揆某效官有守趨慶無階大廈併幪旣不虞于
風雨頑金踴躍幸勿棄于鑪錘

除正字謝宰執啟

給札上方何補治安之策讎書祕府濫從英俊之遊錫命過優撫
躬增悖國家列四庫以藏典籍開三館以育人才非惟誇文物之
盛于一時將欲廣將相之儲于異日旣寵遇之甚至故選掄之必
艱爰命執政大臣各舉所知雖曰名世鉅儒亦試而任自端拱以
來寢成典故而治平之後始罷詞章竊觀發策之由深有求言之
意蓋必資于實用豈徒取于空文宜得其人乃稱茲舉顧如不肖
自揣甚明爲文僅習于雕蟲讀書不過于涉獵策名偶爾望道茫
然忠義激昂妄意古人之事塵埃鞅掌甘心俗吏之爲學將落而
思已枯志有餘而力不逮況此北門之奉對寧容東郭之濫吹欲

辭避以無文徒省循而有愧屬詞骯髒尙餘舉子之陳言持論闊
疏不改狂奴之故態分從罷出望絕清華奏篇甫達于嚴宸詔墨
已頒于中禁例蒙試可誤玷恩榮豈獨見未見之書仍抱槩懷鉛
之習又將正不正之字逃畫墁毀瓦之譏茲蓋恭遇某官吾道主
盟斯文宗匠轉鴻鈞之一氣坱圠無垠闢廣廈之萬間幷幪罔外
略春秋責備之法推菁莪樂育之心至若妄庸亦蒙料理某敢不
夙夜益思立身之難庶幾始終不爲知己之辱
除刪定官謝宰執啟

招俊乂而列庶位敢玷明揚審法度而修廢官誤塵公選仰大鈞
之所播知小器之易盈錫命自天歸恩有地竊以國家自有制度
法令必本人情以聖繼聖以明繼明雖百世可知也可因則因可
革則革顧三尺安出哉況歲月之屢遷致科條之寢冗人或循習
而玩法吏有因緣而爲姦自非立爲一定之規何以盡削兩端之
弊是用會集累朝之丕式編摩一代之新書爰命宗工大臣以提

其綱必得通才敏識而爲之屬不圖推擇猥及凡庸伏念某鉛槧
晚生衣冠墜緒蚤習弓冶箕裘之業不知干戈耒耜之勤幸脫身
丁事因成于碌碌偶叨科甲策不過于平平竊嘗妄意于古人思
有少立于當世固欲學焉而後仕蓋亦時乎而爲貧十年讀書恨
未酬于素願一行作吏嗟行負于初心縱苟得于後生終有慚于
前輩累累隨羣役役逐隊漫何補于事功洋洋動心峩峩纓冠輒
妄干于造化方覲修門而竢命適逢赦局之建官豈期特達之知
俾預選掄之數濫筮簪紳之末爲幸固多密親袞繡之光其榮益
甚遭逢尙此報稱謂何茲蓋恭遇平章僕射相公社稷元勳廟堂
雋老重華協帝已致主于唐虞眾美效君欲收功于房杜廣開至
公之路盡窒羣枉之門小成小而無遺才不才而兼取介干將七
尺之利焉用鉛刀求驂驪千里之姿或先駿骨遂令頑礦冒處甄
陶某敢不增益所未能敬修其可願誓永堅于素守冀仰答于深
知吮墨濡毫願少加于筆削畫墁毀瓦庶或免于曠瘵過此以還

未知所措
賀龔參政啟

寵颺宸綍參秉國鈞天地交而萬物通道迭爲于消長股肱喜而元首起運適契于明良凡有識知舉深欣忭竊以汲黯在漢淮南寢謀裴度相唐河北聽命蓋直臣進則姦邪爲之屏息本朝彊則精神可以折衝如石韜玉而草木自輝若山有虎而藜藿不采廊廟增重邦家有光恭惟某官心契乾坤名垂日月才足以開物成務學足以尊主庇民剛大之氣浩然威武不屈中庸之德至矣爵祿可辭徧歷要津擢居言路公心直道深結主知讜論嘉謀屢回天意引裾切諫撻神龍而批其鱗執筆直繩詘虓虎而奪之氣周旋無失進退可觀以慷慨憂時之心行豈弟宜民之政左饁右粥惠幾徧于百城今袴昔襦歌自騰于千里大舉陟明之典峻躋次對之聯雖衰絲數諫不得居中而蕭傅名儒豈宜久外十年去國望彌積于摺紳一言興邦眷益隆于旒展擢在六卿之要列躡登

二府之崇班遷除不出于累旬蘊蓄蓋非于一日姦人落膽失匕箸而自驚善類歸心引壺觴而相慶夫名盛者責備爵高者憂深上方委任而不疑下亦具瞻而甚切顧以陳善閉邪之說推爲救災拯溺之方先上格于君心次堅明于國論廣開眾正之路盡窒羣枉之門力振頹綱愛護元氣厲廉隅以抑奔競之俗重名器以塞僥倖之塗無偏無黨而皇極是遵不愆不忘而舊章是式幸斯文之未喪也則吾國其庶幾乎方將盡行平日之言有以大慰蒼生之望某稟資狷介賦分嶽嶠一爲瀛館之遊已落滄州之上直鈞雖拙曲突何功把江海之一麾誠爲過分去庭闈之千里徒切私情幸依桑梓之餘猥託葭莩之末欽聞登用倍切懽愉阻修斂板之恭竊效彈冠之喜大廈成而燕雀賀旣叨庇覆之私仙鼎就而雞犬升不覺飛鳴之勇

賀建康畱守陳少保啟

敷告昕朝顯揚褒冊屬大事當一面允推復古之功立少保曰三

孤峻陟二公之位麟符增重龜鼎永安恭惟某官社稷元臣廟堂
舊德表儀鎮物瞻泰山之巖巖襟度包荒吞雲夢之小小早登端
揆卓冠羣公精神默運于一堂風采聳聞于四海彌縫輔贊藏諸
用而世莫知拱揖指麾無所爲而人自服召和氣于陶鈞之上納
羣生于仁壽之中厭機務之久煩委功名而不處高牙大纛再均
逸于鄉邦煥館涼臺方燕居于里閭爰念陪都之寄暫勤分陝之
行樽俎可以折衝鋤耒爲之罷警雖告歸之彌切顧尊賢之愈勤
誕布制麻特升孤棘舉名位之異數示體貌之宗臣民所具瞻人
宜求舊上方注想以待元老公豈偃息而久外藩卽今正于首台
遂峻躋于極品願扶皇祚永作公師晉公之德業威名用舍常關
乎輕重郭令之富貴壽考始終備極于光榮某將命遐陬馳誠崇
仞逃聞渙號慶皇家柱石之不衰大啟懽顏喜廣廈併幪之有賴
賀周知院啟

疏恩宸陛擢長樞廷贊一日萬幾之繁有嘉偉績總三軍五兵之
要盡屬真儒朝廷益尊遐邇交慶恭惟某官神清玉粹器重海涵
所學不爲空言其文益出餘力繼孟軻氏而作獨得洙泗之淵源
自歐陽公以來再見東南之人物以忠言嘉謀屢回天意以公心
直道深結主知徧儀簪橐之班久積鈞衡之望翰林之逼華蓋傑
出詞臣左轄之得舊儒寔聞國政盡贊黼黻彌縫之效展經綸康濟
之才朝無頽綱國有元氣君子喜得時而相慶斯民陰受賜而不
知允殫夾輔之勤峻陟本兵之地方天下嚮無事然智者防未形
雖甲兵之問不至廟堂豈容苟且一時之計而柱石之臣宜居黼
弼必能維持萬世之基治道不在多言上策莫如自治默運精神
之妙坐收道德之威此非潞公可見邊庭之仰德已相司馬方知
中國之有人某將母窮邊棲蹤大廈千秋奉明主欣逢有道之朝
一氣轉鴻鈞願遂便親之請

定齋集卷九

定齋集卷十

啟

賀李參政啟

寵揚新渥圖任舊人自上臨御以來更用輔臣無慮數十如公釋位而去再執政柄不過二三蓋上馬帝眷之方隆而下亦民瞻之甚切屬當勇退國人望其來歸及今召還天子倚以爲相盡摠經綸之業益隆久大之基時即可爲事故有待恭惟某官才優王佐學造儒先誠其意先致其知所操至約正其義不謀其利厥效彌彰徧儀禁路之華峻陟政途之重雍容議論非堯舜之道不敢陳究觀規模雖蕭曹之勛不足道憫煩機務均逸輔藩方蒙福于京師俄奉祠于真館受釐宣室帝久不見賈生賜對延英人知復用裴度心腹具殫于猷告股肱久賴于弼諧竊惟饑饉洊臻災異屢見觀天人甚可畏也深思董生之言爲國家不足懼焉再詠康澄之說上方候雲漢而消天變感霖雨以思賢臣惟有德進而朝廷

尊故人心說而天意解善人引類力追慶曆元祐之風和氣致祥
坐格淳化雍熙之治爰立之拜可倚以須某素沐鴻慈輒修燕賀
屬乘輶于邊徼阻望履于階庭遄山甫之歸久詠蒸民之什美武
公之德願賡淇澳之詩

除湖廣總領謝宰執啟

襍被卽行方有供軍之役坐席未煖又叨易地之餘幸少寬湯火
之煎熬何敢憚山川之跋涉曲全如此圖報若何伏念某外雖甚
愚中粗有守罔覬容容之福每懷挺挺之風以狗續貂濫筮英游
之末問牛知馬遂爲俗吏之歸首尾六年閒關萬里入蛇蠱無人
之境冒魚龍不測之淵心屢折于波濤身已疲于道路涇蒸熱爍
僅存不肖之軀雪虐風饕不堪垂白之老召從絕塞入覲修門暫
爲華省之遊恍若鈞天之夢偶承人乏出總軍儲雖躐升惟月之
班然漸覺去天之遠寢失邯鄲之步又回弱水之舟嗟舊學之就
荒撫初心而若失乘下澤車御款段馬豈不懷歸飲建業水食武

昌魚靡遑寧處况親年適當于喜懼而王事願效于馳驅欲辭避
以無由幾進退之不可捧檄而動喜色雖曰至情詭辭以白大人
蓋非始願歷三千里江湖之險攜四百指老幼而行率以盛寒爲
此遠役凡五載而七徙甫一歲以重經親舊憐其往來之頻吏卒
困于將迎之苦浮家單舸真同幕燕之巢寄命驚濤幾葬江魚之
腹雖不顧室人之謫奈重貽老母之憂悔涉險以俱來屢合辭而
相咎及今入境乃幸息肩不意自全有如痛定稍收召于魂魄輒
布露于腹心自惟驚憂之餘何堪繁劇之寄深虞曠敗仰玷使令
茲蓋恭遇某官茂業格天精忠許國謂上策莫如自治期遠邇之
舉安惟大賢何所不容兼短長而並用俯憐流落倍費生成某敢
不思稱所蒙勉修厥職米鹽細故或小補于公家母子私情願復
還于故里

知隆興府到任謝宰執啟

引疾旬閒幸脫浩穰之寄蒙恩分闕復升論選之華荷大造之曲

成凜孤蹤而幾殆叨榮已甚揣己何堪伏念某賦分數奇謀身甚拙多以直情而忤物不能枉道以徇時登瀛洲者十八人歎舊遊之鼎貴隔弱水者三萬里嗟故步之久忘念壯志之莫酬撫初心而若失一爲俗吏見謂通才馳驅殆徧于東南出入迭更于中外五持使節再總軍儲四入修門恍若夢遊之所重來卿寺依然者定之班會上聖之英圖偶神皋之謀帥豈期推擇猥及凡庸適丁多事之時不敢一毫之擾合宮之禮甫畢福廩之役洊興屬邑饑饉莫急于勸分阜陵發引尤資于趣辦僅無乏事少遠嚴誅然精力盡于應酬而心志熏于憂慮一身屢殆百疾交侵輒披真切之情仰叩高明之德適議臣有重外之請而當揆欲嘗試其言贅以虛明驅之遠役據于蒺藜而困株木自嗟晚晚之蹤收之桑榆以救東隅倍費生成之力俯憐劬瘁終賜存全寵升書殿之清班改畀潛藩之重寄益欲力扶于公道不惟曲遂于私情懼小器之易盈感大恩而莫報自違離于魏闕卽臥病于漳濱念已及于戍期

難久稽于朝命扶羸就道力疾臨民茲蓋伏遇某官盛德格天至公宰物守文應變道皆合于時宜較短論長人悉歸于器使豈謂鈞造之末不遺簪履之微自顧衰殘未知稱塞某敢不力鞭疲懦仰答恩憐小需報政之期尙存殘喘卽上投閒之請庶保餘齡知靜江府到任謝宰執啟

引疾奉祠久遂便安之適起家分闕遽升論選之班顧責任之非輕冒寵榮而已甚大恩莫報小器曷勝伏念某濫中世科勉追祖烈至愚極陋初無尺寸之長直情徑行蔑有毫釐之僞出入迭更于中外馳驅幾徧于東南敕局書林密塵清選郎曹卿寺寢歷亨途七玷使華再膺闕寄惟叨逾之非據故疾疢之交侵蒲柳之質易衰老形悉具桑榆之景已迫來日無多抱病累年脫身九死豈杜門之得已欲報國以無從不圖公朝靡遺舊物特畀帥垣之重復升書殿之華擢于病廢之餘假以便蕃之寵睠惟八桂實控諸蠻提封二十五州去闕三千餘里地稱廣莫俗苦凋殘來者懷爲

利之心仕者乏守公之節身自離于五瘴心不畏于四知法禁闕
疏官曹紊亂況爲政莫先于修舉務人猶賴于撫綏因所利而利
之則安不可擾而擾之則怨必得廉平端重之士一新頽靡貪鄙
之風有如庸愚亦蒙推擇旣不敢因疾而避事又不憚當遠以辭
難偃僂拜恩扶持就道風餐雪虐何堪癯悴之軀露宿水居不勝
跋涉之恐一身幾殆百病轉增仰藉洪鈞尚存餘息竊慮衰羸之
質預懷瘵曠之憂茲蓋恭遇特進大丞相華國公一代眞儒三朝
元老謀能決勝世期淝水之功名坐以鎮浮人服東山之度量主
盟公道愛惜人材俯憐落漢之蹤倍費生成之賜某敢不力鞭衰
鈍上答恩私少需報政之期或收成效繼上投閒之請庶保餘齡
感戴之私敷陳罔旣

賀林少卿啟

疏恩中闕議禮曲臺適當堯舜之期必先稽古兼掌夷夔之任尤
在得人除音布聞士論歆豔恭惟某官英才邁往奧學造微議論

正平不屈浩然之氣文章典雅聿追作者之風親承神聖之知徧
歷清華之選橫經泮水校籍道山珥筆三臺上應郎官之宿分符
千里宏開刺史之天久爲省闈之遊遄易樞廷之屬況此奉常之
職獨高列士之聯雖邊豆存于有司而禮樂俟乎君子講求制作
尚淹卿月之班輔贊彌縫行正公台之位某屬拘郡紱阻造賓閔
逃聞成命之頒倍切常情之喜

賀刑部汪侍郎啟

寵颺睿藻擢實從班聖人之德洽民心務先欽恤司寇之職掌邦
禁有賴平反除目初傳僉言允屬恭惟某官氣頤剛大學造精微
鄞水鄞山攬千古英靈之氣黃鐘大呂諧一時雅頌之音簡在帝
心踐揚華貴望久儀于省戶名夙重于朝廷祕府校讎爲儒流之
倡率露門勸講增帝學之光明進貳秋官獨符天憲期底無刑之
治助成幾措之風貫索騰輝用表帝王之盛泰階動色佗登公輔
之崇某遠託餘麻欣聞新命屬守符之拘綴阻賓閣之進趨彌切

蔡傾曷勝雀躍

定集十

賀汪舍人啟

顯膺帝命擢代王言持橐近班陪甘泉之侍從衍綸待禁司內使
之贊書除音布聞士論歆豔竊以北門視草西掖判花號爲文章
翰墨之官分掌制詔誥命之事妙極詞臣之選允推儒者之榮況
加兄弟之並居蓋亦古今之罕見萃一門之盛事貽千載之美談
恭惟某官學造精微氣頤剛大履忠蹈信而躬行君子抗志勵行
而尚友古人掇取儒科踐揚華貫早冠七人之列出分八使之權
輟自計臺召還禁路左史記言右史記動秉直筆而必書伯氏吹
壎仲氏吹箎合至音而罔閒鞞鞞棣華之秀煌煌花萼之輝對掌
命書豈特並榮于二趙繼登相位又將儷美于八蕭某夙仰高風
欣聞異數承流封域悵趨慶之無階引領門牆喜依歸之有地
賀徐殿院啟

顯膺中制榮踐副端旒展傾心有正臣之在列搢紳動色喜君子
之得時恭惟某官學備中庸器涵方大執德弘而信道篤見善明
而用心剛出際聖時首躋要路自翱翔于六察已聳動于百僚徧
揚耳目之官益注腹心之眷有功受職遠近爲之欣然孔緯入朝
中外聞而肅若暫茲彈擊行卽登庸某假手偏城棲蹤大廈欲行
且止阻瞻馳道之乘驄極論不回喜聽朝陽之鳴鳳

賀范右史啟

鼇頭頒詔螭首記言密綴從班朝夕論思而獻納親承帝學日月
緝熙而光明綸綍流傳搢紳歆豔恭惟某官斗閒瑞氣天上謫仙
虎臥龍跳王右軍之字畫蛟翔鳳躍韓吏部之文章掇取魏科踐
揚要路校圖書于東觀掌章奏于南宮輟自省郎擢升柱史編摩
紉繹豈惟比遷董之良勸講雍容蓋將論唐虞之盛兼近侍進言
之責極儒生稽古之榮陪甘泉禁密之遊奉便坐清閒之燕受釐
宣室方寵膺前席之資視草鑿坡當嗣有出綸之命某欽聞成命
實慰鄙悰大廈告成喜自同于燕賀偏城假守恨莫遂于鳧趨

答樂教授啟

輟自國庠改臨侯泮漢出博士于外欲召置于生徒唐增廣文之官蓋特舉于賢者儒流爭慕吾道有光恭惟某官經明而行修年高而德劭風月三千首競傳黃絹之詞才名四十年屢中青錢之選蚤聯華于桂籍暫分教于芹宮提從賢士之關增重諸侯之學撫氈獨冷儒術于我何哉坐席未溫先生自此升矣某夙承末契久服英猷喜聞六鷁之來敬拜雙魚之貺茲焉聯事幸承珠玉之姿率爾占辭愧乏瓊瑤之報

答朱省幹啟

鄰邑相望未諧既見之心同官爲寮獲遂焉依之幸夤緣有自欣忭何多恭惟某官經明而行修年高而德劭雞窗苦學不堪燈火之勞雁塔退飛久詘雲霄之步豈謂高才而小試須知大器之晚成舉筦席之士七十家仁聞簡拔搏扶搖而上九萬里行見騰驤某未果馳音先蒙枉問高軒在望密承珠玉之姿尺牘偶成殊乏

瓊瑤之報

代賀汪尚書啟

親承主眷擢冠羣班綸綍一頒摺紳交慶竊以周兼太宰之職實長六官漢重尚書之權號爲八座望獨隆于常伯位正次于疑丞況今極治之朝膺此久虛之選宜從人望允得士心恭惟某官學博而氣周文高而行粹千年閒氣獨開龍虎之祥七日超羣大過馱驄之勇蚤冠平津之第適當賈傅之年一人深簡于忠嘉四海必期于公輔久厭承明之直屢分方面之憂常袞一變于閩風文翁大化于蜀郡趣介圭之覲聳觀一節之趨聞革履之聲想動九重之喜惟時喉舌之任密邇股肱之聯畫三接以方勤歲九遷而未已某辱知有素聞命尤欣假守遠方莫逐登龍之便棲蹤大廈徒深賀燕之私

代賀黃尚書啟

位冠臣僚躬膺帝簡文昌之聯八座夙號清通武部之掌五兵尤

爲要劇傳聞四達風采一新恭惟某官德履粹明道心沖漠才推
江夏譽獨擅于無雙治若潁川課每聞于第一蚤有公輔之望卓
爲帝王之師際會潛藩翱翔要路望久儀于省戶名雅重于朝廷
持橐甘泉謀猷則告于后挂冠神武明哲以保其身雖出處進退
雍容而可觀然富貴功名追逐而不舍果趣鋒車之召俄聞革履
之聲於我如浮雲顧儻來之何有用汝作霖雨知爰立之可期某
幸託餘庥欣聞異數偏城假守恨莫遂于登龍大廈告成喜自同
于賀燕其如懼忤罔罄敷宣

代上安撫啟

謬尸劇邑初無一日之長仰隸崇麾正喜二天之託敢拜記曹之
問以修屬吏之恭事上爲榮拊躬增悸伏念某受才甚陋賦分多
奇幼藉門資僅續箕裘之業長從吏役姑爲升斗之謀久不徙于
初官偶濫霑于懋賞雖幸脫七階之厄乃猥當百里之憂惟親只
之選自古不輕而作邑之難于今尤甚豈特期會簿書之爲冗要

先催科撫字之兼長刻剝奉上則怨必有歸姑息愛人則事愈不
辦抑強扶弱而強者怒于色發奸摘伏而奸民忿于心動多掣肘
之虞顧豈庇身之地獲免于戾幸矣欲行所學難哉況若庸才曷
勝繁使儻或少寬于轡策庶幾可效于涓埃茲蓋恭遇某官奧學
精微懿猷經遠才裕糾紛之際益他人智力之已窮識參胎兆之
先豈常情耳目之可到謀略輻輳功名鼎來忠嘉深結于凝旒議
論曲加于前席厭金馬承明之直分玉麟居守之權帥藩坐擁于
旌旄制閫獨專夫鈇鉞吾知寇子翼可任上方切于倚毗向見管
夷吾何憂士每勤于嚮慕已比長城之勢益隆巖石之瞻爰立之
期可俟而待不圖孱陋尚任使令某敢不竭力從公悉心秉職塵
埃鞅掌誓殫夙夜之勞風雨旃幘更賴始終之賜

代賀吳安撫啟

疏恩中陞易鎮巨藩寵以隆名進直西清之邃界之重寄出分南
國之憂田里交歡山河改觀恭惟某官高明而博達簡重而裕和

正色立朝柔不茹而剛不吐清規勵世直無前而運無旁親結眷
知寢更華要周旋庶務之紛委出入四方之險夷紅藥翻階望夙
隆于兩禁甘棠蔽舍德幾徧于百城惟古洪都蓋今潛邸姑借淮
陽之重欲令渤海之安大燾高牙已壯長城之勢洪鈞元鼎益隆
巖石之瞻某猥以餘生竊依巨庇一麾出守已深愧于承宣十國
爲連行遂趨于約束

代賀吳安撫啟

疏恩殿陛易鎮會藩十國爲連當東南一面之寄八命作牧分宵
旰九重之憂喜動旌旗歡騰襦袴恭惟某官學窮道妙識造幾先
其氣浩然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所立卓爾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出
入兩朝險夷一致親結腹心之眷徧更耳目之官列甘泉侍從之
聯躋瑣闥夕郎之拜制三十年之國用式殫經畫之勞方一千里
曰王畿備著尹釐之效所居之名赫赫具瞻之節巖巖幾年留臺
閣之班四海鬱鈞衡之望久厭承明之直出分方面之權內閣升

華荷橐獨高于兩禁大邦作屏棠陰幾徧于百城惟古洪都蓋今
潛邸王氣夙符于上聖禎祥允屬于中興必圖耆舊之臣以重蕃
宣之任清風滿榻延孺子之高談暮雨一簾動滕王之逸興坐對
江山之壯麗臥聽鼓角之清閒新鋤穰萬里之民坐令休息極黼
冕三公之服行聽衷庸某黃卷晚生青衫下吏方效官于屬郡幸
隸迹于价藩鷓鴣之巢一枝粗安微分燕雀之賀大廈敢布寸誠
代賀陳大諫啟

代賀陳大諫啟

祗荷宸恩擢司言責方聖天子在上大開眾正之門而諫大夫得
人獨立敢言之地高風所激公論攸歸恭惟某官學窮天人氣塞
宇宙執德弘而信道篤見善明而用心剛願爲良臣適際亨嘉之
會是用大諫無非仁義之言出入兩朝險夷一節終始腹心之眷
踐揚耳目之官乘使者之車不負澄清之志持從臣之橐尤多獻
納之忠久儀兩禁之班卓冠七人之列仰惟主聖而臣直是宜言
聽而計從風采聳聞共想陽城之曲論謀謨契合行觀貢禹之屢

遷爰立之期可俟而俟某欽聞成命實慰鄙悰大廈告成喜自同于燕賀偏城假守恨莫遂于鳧趨

代賀施司諫啟

對揚宸綽進步諫垣旒纒虛心任太平之基立搢紳動色喜眾正之路開恭惟某官博厚有容直方不倚文章典雅聿追作者之風議論和平不屈浩然之氣晝密承于三接歲幾至于九遷自列屬于樞廷卽讎書于祕府身爲國史方嚴載筆之誅職在諫曹宜罄伏蒲之益惟主聖而臣直當志合而議從觀瞻聳動于朝端風采想聞于天下韋挺之用獨朕意深荷眷知魏徵之言當帝心行膺進用某欽聞成命倍激懦衷大廈告成喜自同于賀燕偏城假守恨莫遂于登龍

代賀侍御啟

寵錫明綸進躋顯秩執法爲一臺之長位旣久虛端公冠三院之班任爲甚重不獨觸邪而指佞蓋將糾繆以繩愆遇事不辨其是

非用人實關於理亂言苟或用國其庶幾恭惟某官學造精微氣頤剛大公心直道凜然松柏之後彫遠慮深謀炳若著龜之先見親結腹心之眷徧更耳目之官紀綱肅正于臺端風采想聞于天下匪躬蹇蹇有愛君憂國之誠造膝拳拳皆尊主庇民之要畫且三接歲當九遷肆重北闕之恩果正南牀之選聲名自此而愈峻禮貌于馬而一新豺狼當道而安問狐狸固以聳百僚之聽虎豹在山而不采藜藿自然折千里之衝上方銳于恢圖公豈淹于彈擊仁觀顯拜光輔中興某正託餘麻側聞休命偏城假守恨莫避于乘驄大廈告成喜自同于賀燕

定齋集卷十

策
定齋集卷十一
廷對策

臣對臣聞有爲之君汲汲而求治敢言之臣拳拳而納忠古之人君有求治之心必有求治之實古之人臣有納忠之志必有納忠之誠慕其名無其實雖政令百變何益于治有其言無其誠雖奏牘萬紙何有于忠君而有求治之實臣而有納忠之誠言聽計從志同道合此堯舜所以爲聖帝稷契所以爲忠臣也恭惟陛下以有爲之資居得致之位臨御之初勵精求治召用耆舊斥去宦官出宮人節浮費凡此數事聳動觀聽海隅蒼生相與議而言曰聖天子出矣中興太平日月可冀數年于今治效未著無以慰天下願治之望亦有由矣臣一介書生幸遇陛下龍飛親策多士蓋欲求讜言直論上裨日月之光豈爲應故事而已臣竊謂飾固陋之說獻佞諛之辭形容聖德鋪張太平非特臣有所不能恐亦非陛

下之所樂聞也臣狂愚不識忌諱獨有區區之誠以獻陛下惟陛下留神臣伏讀聖策上慕唐虞之盛治下及周漢之中興條舉當今八者之弊俯詢草茅臣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也夫有求治之心者必有求治之實有求治之實者必有致治之效陛下求治之心如此其切致治之效寂然無聞故臣得以妄議陛下求治之實有所未至也蓋天下之事有本有末其本既正其末不足治矣陛下欲知所以求治之實先求所以爲治之本其本無他正心而已臣請推其本而言之然後答聖策所問陛下能正其本則唐虞不難治周漢不足爲八者之弊可以類舉矣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心者又一身之本也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故董仲舒以此告武帝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唐劉蕡亦以此告文帝曰人君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

正人蓋人君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眾或以勇力或以巧佞或以貨利或以聲色各求自售以求寵祿人君心一不正則乘閒而入故心志眩亂耳目壅蔽是非溷殺黑白紛錯靡所不有小足以害其身大足以壞天下惟人君者當直心于正道之中非正勿視非正勿聽非正勿言非正勿動吾不好馳逐則孟賁烏獲無所施其勇吾不樂諂諛雖弘恭石顯無所用其巧不殖貨利也桑羊孔僅不能亂其志不邇聲色也鄭聲越女不能動其心夫如是所視無非正以視則明所聽無非正以聽則聰所言無非正言而爲天下法所動無非正動而爲天下則以之齊家則宗族化之以之治國則國人化之以之平天下則天下化之無所施而不可側聞太宗皇帝嘗有言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慾行見于外則姦佞無所自入朕年長無他欲但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爾大哉聖人之言誠萬世子孫之謨訓也又聞仁宗皇帝嘗有言曰朕于聲伎之間未嘗留意常于禁中閱奏之下恬然默坐不以外物動心也大哉

聖人之德誠萬世子孫之標準也陛下不居其聖動法祖宗正心之道所素行者固不待臣喋喋之言然愛君之誠不能自己也臣不敢遠引前代姑以祖宗近事爲對伏讀聖策曰朕以不敏嗣承大寶循堯之道于今五載寤寐俊秀始得親策于廷子大夫褻然待問必有崇謀遠慮副朕詳延此有以見陛下求言之切也臣草茅之士智慮短淺不知朝廷之大體陛下策之于廷者豈以其言爲眞足聽歟且廟堂之上至于百執事之臣有大臣以陳善閉邪有侍臣以獻可替否有臺官所以繩愆糾謬有關官所以補闕拾遺在內又有輪對之制在外閒有召對之命凡可以言者非一人也天下之事豈無可言者耶豈內外之臣默默而無所言耶抑亦言之而陛下未能行之耶何八者之弊如聖策所問者尚勞宵旰之憂乎蓋人君其大如天其尊如神其威如雷霆君巍然而在上臣渺然而在下温言以接之輒言以慰之猶且畏而不言又況臨之以勢厲之以威自非忠義之士奮不顧身者孰肯抗天觸神忤

雷霆哉不言固然也縱有所言非搜摘微類而指陳細務天下有大弊人君有過舉撻逆鱗者誰歟在廷之臣畏而未必言言而未必聽聽而未必行孰謂草茅之言爲眞足聽歟昔太宗嘗謂大臣曰在昔帝王多以尊極自高顏色嚴毅左右無敢言者朕與卿等周旋款曲商推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壅蔽臣願陛下以太宗爲法先正其心容受直言然後審其是非邪正擇其善者而從之如是則天下之人樂告以善崇論遠慮日陳于前矣聖策曰蓋聞唐虞之世法度彰禮樂著不賞而民勸畫象而刑措都俞賡歌不下堂而天下治朕甚慕之此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而遠慕唐虞也臣聞堯之所以傳舜舜之所以受堯者不過曰正心而已當時都俞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惟其正心于一堂之上故天下化之法度彰禮樂著賞刑不用一正心而天下定也昔漢武帝上嘉唐虞汲黯面數之曰陛下內多慾而外行仁義奈何欲效堯舜之舉蓋堯舜之道自正心始不能正其心

而欲效堯舜是猶立曲木而求其影之正也臣願陛下仰稽堯舜之道先正其心以治天下國家則前聖後聖異世同符不然徒慕其名無益也聖策曰今朕夙興昃食兢兢業業懼無以協帝華而繩祖武若涉淵冰未知攸躋此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念祖宗太上皇帝付畀之重也臣謂祖宗所以貽厥孫謀太上皇帝所以傳之陛下者亦不過曰正心而已昔仁宗御書三十五事以爲儆戒其大要則曰戒喜怒防滿盈懼貴驕求中正斥諂佞守信義此祖宗正心之要也太上皇帝正心之要得于祖宗之傳雖非愚臣所得而知然而三紀之間上無失德下無廢事天下庶幾乎治非正心之功疇克臻此臣願陛下仰稽祖宗之道次守太上皇帝之訓先正其心以治天下國家則可以增帝華光祖武不然求之于他無益也聖策曰設薦舉之科下聘召之命而實才猶未出此陛下委任羣臣而羣臣挾私之過也臣聞堂上遠于百里君門遠于千里人君以一身處于九重之內聰明知慮有所不周賢否並進忠

佞雜選豈一人所能盡知况外而州縣遠而山林非羣臣薦舉人君何自而知之乎陛下以公道而付羣臣羣臣徇私情而負陛下所薦之人皆有所挾或以權勢而薦或以賂賄而薦或以親舊而薦甚者身爲大臣移書而求薦其親屬侍從臺諫監司郡守更相薦其親屬有不知其人者有不識其面者其能與否固不暇問也陛下因其所薦而用之又無可否于其閒薦舉之事收爲私恩聘召之命及于不才寒畯之士何因而前如此欲實才之得難矣天聖閒有漕臣任皋薦縣令向昱者仁宗謂輔臣曰昱之薦者才一人未可遽進又有帥臣陳升之薦衛尉司丞邱濬者仁宗曰濬雅無能稱惟以口舌動人今升之薦其才無乃長薄否臣願陛下以仁宗爲法先正其心以察其薦者與其所薦之人其人賢耶則所薦之人可知矣果賢焉用之又從而賞之其人非賢耶則所薦之人亦可知矣果不肖焉去之又從而責之其物挾私以爲黨者罪之而不赦無信于一人之言無惑乎左右之譽實才庶幾可得也

聖策曰塞僥倖之門申奔競之禁而公道猶未行此陛下寵嬖近臣而近臣招權之過也臣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其爵賞刑罰廢置予奪一歸至公與天下共之未聞有親疏遠近之閒也陛下卽位以來藩邸舊臣寵任大過初無奇才異識殊勳茂烈躐次而驟用之庸人腐夫何所知識怙勢矜寵招權納賄有所不免鮮廉寡恥之徒倖求躁進宰相執政出其門侍從臺諫出其門監司郡守出其門四方之士奔走輻輳舉袂成雲揮汗成雨其勢炎炎炙手可熱陛下塞僥倖之門而僥倖之徒日多申奔競之禁而奔競之風日長如此而欲公道之行難矣昔眞宗時藩邸之人頗怨留滯眞宗曰此等苟求僥倖本以因緣際會儻加升擢何以塞輿議蓋國家爵位不可輕也仁宗時以王舉正爲參知政事謂之曰卿恬于進取故不次用卿又以彭乘修起居注指之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易之臣願陛下以二祖爲法先正其心以察羣臣勁正而廉退者則用之邪佞

而浮躁者則屏之其閒招權以亂政者又斥之而不疑威福生殺之柄攬之一己進賢退不肖之任責之宰相無以爵賞任私意無以名器假小人則公道庶幾可行也聖策曰廣言路快治具而紀綱猶未立臣聞廣言路欲以立紀綱言路既廣而紀綱猶不立者未之聞也方今臺諫雖號數人位卑而在下者又有言事之禁言事之官一二人而止耳或有累月而虛席或以庸才而備位閒得慷慨敢言之士往往朝奏暮斥非特不能用其言併其人而去之是故委靡闕冗之流碌碌以苟延歲月日復一日寢以成風忠言至計陛下何自而聞之陛下恢治具以立紀綱而言路如此無怪乎紀綱之未立也且昔者仁宗時增置諫官四員以歐陽修等爲之所以遇之甚寵嘗曰自歐陽修等爲諫官皆言事亮直無所顧忌其第賜章服以寵之此祖宗賞諫者也英宗時侍御史龔鼎臣居職少所建白英宗曰近歲諫官多不職如鼎臣未嘗言事因命出之此祖宗罪不諫者也臣願陛下取法二祖正心以正臺諫導之使言言之必聽則言路漸廣而紀綱立矣聖策曰擇

守令務寬恤而民俗猶未裕臣聞擇守令欲以裕民俗守令既賢而民俗猶未裕者未之聞也方今郡守不啻數百縣令又數倍之陛下豈能人人而親擇又豈能盡得賢者而用之乎在陛下馭之如何耳凡今之人聚斂以獻羨餘者謂之善生財拷掠以督租賦者謂之能辦事吹毛之察人以為明刺骨之暴人以為健或飾廚傳待過客以要名譽或置苞苴賂權貴以求薦達如此等人朝廷方且增秩改命以為之寵不可干以私者謂之僻律己以廉者謂之矯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者又以為無能相率成風恬不為怪守令既無愛民之心斯民也有賦斂之不均有訟獄之不平閒有水旱盜賊之變流離困躓之苦將何所赴訴乎陛下務寬恤以裕民俗而守令如此無惑乎民俗之未裕也昔太宗親書歷子以賜守令曰惠愛臨民可書為勞績此太宗以惠民為先也仁宗嘗詔監司曰凡有牧宰貪殘自恣不務恤民者悉以名聞此仁宗以愛民為本也臣願陛下取法二祖正心以正守令推愛民之心行恤民之

政則守令皆化而民俗裕矣聖策曰贓墨之刑非不嚴未能使人皆君子之行臣以為刑以齊小人德以化君子秦人尚刑名而風俗愈薄陛下嚴刑罰而欲人皆君子不可得也士之仕也所以為貧使其稍廩少優可以事父母育妻子自非性貪而好利者誰肯自陷于刑辟今也奪其圭田削其資給為吏者何以養廉吏責甚至俸入甚微有田可耕孰願從仕貧悴之人不得已而仕者祿既不足以餬口則不憚于受賂不幸者敗幸而可以逃戾又況化遠自近始朝廷達官享祿千鍾或且受金有司不敢問刑責不能加而欲嚴刑以禁州縣之小吏難矣昔仁宗時有議減百官俸賜者仁宗曰朕所欲去乘輿服御宮掖奢侈奇巧之費國家擇人以任職至于奉賜自有定制何用紛紛議減以駭中外乎又有議廢職田者仁宗曰執事之吏祿薄不足以自養不肖者卒以賄敗朕甚愍焉其命三司哀公田之數而均給之祖宗所以厚官吏如此臣願陛下正心以馭吏歸其圭租復其資給使之有餘則人皆修飾

矣如此而尚有賊墨之吏嚴刑以治之不爲過也聖策曰錢穀之問非不勤而國無積年之儲臣以爲生財無術節用爲先漢武好聚斂而海內虛耗陛下問錢穀而欲國有儲蓄不可得也人君之于天下仰人以援己則難爲功俯己以就人則易爲力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以天下而奉一人不如以一人而化天下今朝廷之閒宮掖之內無名之費不急之務可省者未盡省可罷者未盡罷陛下不此之務而思與會計之臣朝講夕論求所以生財之計難矣昔仁宗謂輔臣曰朕惟先王不寶遠物身先以儉故天下化之今府藏珠玉犀象皆長物藏之何益其悉付之有司貿易以佐財用又嘗出內帑金帛計直數百萬緡以佐三司支費且曰朕以爲藏之內府不若付之有司以寬財賦也祖宗之制財用如此臣願陛下正心以節用無名之費不給之務日求而去之則國用足矣如此而尚有匱乏之憂臣不信也聖策曰屯田以實塞下或謂兵不如農臣以爲屯田古之良法也不可遽行于今今未可

遽行不若行力田之制庶幾無遺利之患矣仁宗嘗曰唐鄧汝等州曠野甚多其募民耕之且寬爲賦稅之期庶使民樂于趨業此祖宗重農之意也爲當今之計兩淮荆湖之閒沃野千里募民以耕之立爵以誘之假其種糧略其租賦及其隙也教以武事行之歲月可以獲利聖策曰改幣以贍邦用或謂鐵不如楮臣以爲楮幣今之權宜不可行之于久而可行不若蜀交子之制庶幾無僞造之弊矣仁宗時益州寇賊欲禁民爲交子仁宗曰蜀民貿易有無用交子久矣一旦罷之可乎下使者議以爲官置務可以利民而止其爭欺此祖宗用幣之意也爲當今之計用蜀之制必治其欺僞之罪使猾吏不能欺而姦人不敢僞又以今之錢幣兼而用之申治人銷毀之禁嚴邊鄙遺棄之制行之于久可以無弊聖策曰豈爲之未得其要歟抑文勝而弊難革歟何視古之弗及也夫天下未嘗無弊亦未嘗無不可革之弊得其要則弊日革無其要則弊日滋今日之弊文勝也陛下知其文勝何不求其實陛下

知求治之實天下之事不勞而治何策之有聖策曰內修政事宜
王所以能興周綜覈名實中宗所以能隆漢考之方冊其施行之
迹何如陛下始策臣以唐虞之治終問臣以周漢之興此有以見
陛下求治之切無所不用其至也臣聞堯舜之德冠絕百王唐虞
之治越超萬代豈二宣可同年而語哉陛下既有志于堯舜二宣
不足道也宣王之所以興周者其要曰謹微接下側身修行而已
故詩人稱之宣帝之所以興漢者承昭帝因循之後用嚴以救弊
而已其他無取焉史官美其信賞必罰綜覈名實樞機周密以臣
觀之宣帝無是也王成之賞趙蓋楊韓之誅賞罰爲如何有僞增
戶口者有妄指鵲雀者名實爲如何甚者恭顯小人職典樞機樞
機梁周密乎後世以爲元帝優游不斷漢家之業衰焉臣謂漢業
之衰兆于宣帝元帝之用恭顯以亂天下宣帝有以啟之也又況
宣帝專以刑名繩下雖能起一時委靡之俗無仁恩以結之人心
亦自此去矣臣故曰漢業之衰兆于宣帝聖策曰子大夫通達古

今明于當世之務凡可以移風易俗富國強兵者悉陳毋隱此有
以見陛下求言之切慮臣隱而不言誘之使言也陛下誘之使言
而臣不言臣則有罪矣是以畢其猖狂之說惟陛下裁之臣謂移
風易俗在陛下正心脩身先天下爲風俗天下之人視陛下爲風
俗陛下之所好惡下必有甚焉者矣至于富國強兵之術此戰國
之君切切以咨其臣戰國之臣嘵嘵而告其君者也臣未之學焉
陛下能先正其心以治天下國家雖不求以富國而天下有餘不
求以強兵而天下無敵矣臣又聞之居安慮危者人君保治之道
私憂過計者人臣愛君之心古之君臣思患而預防之未嘗一日
自安也方今故疆之侵未歸敵人之患未釋盜賊竊發饑饉薦臻
生民苟安而非誠安百度粗舉而未盡舉是皆今日大計陛下于
蠖落之中燕閒之際以爲可憂乎可無憂乎陛下當枕戈嘗膽烏
能無憂微臣當瀝血披肝烏能忘言哉臣謂今日罷兵講和少蘇
彫瘵之民不可恃以爲安也且反覆變詐之敵其情未易測陛下

謂已安已治敵人不足畏故疆不必復雖可爲旬日計爲患將來可勝道哉仁宗時元昊請和范仲淹韓琦言曰元昊屢勝而求通順實圖休息國家以生靈爲念不可不納陛下當隆禮敦信以盟好爲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爲實務彼不背盟我則撫賜無倦彼有負德我則攻守有宜此策之得也若夫今日之舉復讎之師也與仁宗之時大異矣仁宗猶不忘于備敵矧于陛下其可一日自安乎萬一邊場有警陛下所與運籌策者誰歟給餽餉者誰歟凡所以備敵者臣皆未之聞焉如此而陛下自以爲安臣所以寒心也臣聞之道路曰陛下自近歲以來倦于萬幾日以馳逐爲樂臣始未之信及久客輦下一日見武夫數輩躍騎而馳將命者傳呼絡繹于道臣問之行路之人皆曰此侍陛下擊毬者也臣雖未之盡信亦不能無疑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何則彼知所以自愛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其所愛者當有重于此者張建封好擊毬其門下士昌黎韓愈上書極言毬之爲害以爲

五臟之繫絡甚微垂于胸臆之間而顛沛馳騁似非所以養壽命其言懇切極至夫士之憂其主也如此況臣之愛君乎雖然道路之言未可盡信也陛下生知之性洞達禍福之機固不應有此萬一有之改過不吝從諫如流亦帝王之盛德也深有望于陛下焉臣既辱大問不敢有隱始終以正心爲陛下獻于其末也又及于此臣非不知狂妄之言上瀆天威下犯眾怒罪在不赦然區區之誠深慮在廷之士志于取甲科得美仕而已不敢爲陛下盡言者臣既言之退膏鈇鉞其甘如薺陛下矜其愚而赦之幸甚臣昧死謹對

館職策

辛卯九月十四日

問自古進言之臣竭誠畢議莫不欲其言之行也求言之君廣覽兼聽莫不願其言之可行也如漢之賈誼號通達國體者其上疏陳政事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凡九條史略其三前人謂古之伊管未能遠過蓋其言固可行也唐之姚崇知明主銳

意于治欲命之相乃設爲目要說天子者凡十事至曰陛下度不能行臣敢辭而其言固亦可行者也然史之言誼也則曰追觀孝文立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言崇也則曰舊史所傳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矣今以二臣之所言參二帝之所行于一代中可考者多矣願悉舉以告可乎于誼言略施行豈當時偶行其大略耶抑其果不可盡行耶于崇言皆已施行不誣豈行之者盡而無遺耶抑真不可遺耶又豈崇之說尤中時病實有優于誼耶抑豈誼自信直道而崇要君或有術耶夫行于古而有驗亦必可施于今試于推略二子之際撫其在今可行者果何事乎有司承詔策館閣之彥于斯其易知矣願敷陳之以聞于上

對愚聞人臣之進言正猶醫者之用藥醫于未病之前易于取效而常患其不聽醫于已危之後易于見信而常患于不及有人焉言語飲食起居動作無以異于平時善醫者察其形色按其脈理而告之曰子有膏肓之病人必唾罵以爲不祥雖扁鵲倉公之術亦無所施及一旦疾作遑遽窮迫無醫不求靡藥不試以僥倖于或中雖一妄男子授一不驗之方投以無名之劑且喜且謝以爲得之之晚夫事未然而言雖有識之士亦必躊躇已然而言雖無知之人亦必懲創非言有淺深事有驗否勢使之然也蓋天下安閒無事之時不有近憂必有遠慮人之常情畏近而忽遠畏之則急于改焉惟恐其不逮忽之則樂于因循不足以有爲是故覆車在前來者必戒猛虎在後智者不疑人之所忽大言以懼之彼且不信故其聽之也爲甚難人之所畏乘閒以投之彼必易動故其聽之也爲甚易齊桓之于管仲苻堅之于王猛君臣相得之歡不啻魚水及其將死垂別握手丁寧不遑他事仲以爲豎刁開方易牙不可親猛以爲慕容垂姚萇宜漸除之夫豎刁開方易牙刑徒耳慕容垂姚萇降臣耳似不足爲齊秦大患而二臣首以爲言君不之聽終以三人奪權五公子爭立而齊亂垂萇繼叛苻堅囚死

而秦亡夫二臣者先見遠慮察禍變于將來未然而言宜其二君忽而不信也代宗之于程元振德宗之于盧杞其信任之篤可謂膠漆及其吐蕃寇武功李光弼等忌元振而調兵不至代宗用小臣之言不終朝而元振竄朱泚圍奉天李懷光憤盧杞而頓兵不進德宗聽羣臣之諫不旋踵而盧杞貶夫代宗之庸懦德宗之剛愎非樂于從諫者時方艱難勢甚危迫已然而言宜其二君畏之而不敢不聽也自古人臣所遇之主所遭之時或有不同故其言有聽否行有詳略不可一概而論也漢文帝承高惠之後天下尚安洛陽少年上書言事痛哭流涕當是時匈奴嘗侵邊矣固未若平城之危諸侯蓋踰制矣固未有七國之變而生以爲寢積薪之上而火其下惴然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此固帝之所難信也又況帝以寬仁之資務在涵養斯民稽古禮文之事且有所不遑生欲制匈奴之命分諸侯之地此又帝之所難行也夫生之所陳者九史遺其三而帝所行者四耳生欲尚禮義而帝以德化民

生欲厚風俗而帝以敦樸示天下生欲教太子而帝訓太子以恭儉生欲敬大臣而帝養大臣以禮節生力言之帝躬行之史臣所謂略施行者此也唐明皇懲武后中宗之亂思欲得痛哭之臣崇因廣陳獵師乘時投合乃先設事以堅帝意當是時獄吏深文邊臣倖功闖人與政事戚屬任臺省褻狎大臣摧沮諫者以至貢獻無度營造無節壬佞冒憲而不誅后家擅權而不抑此數者帝之所親見也而況帝以英敏之資銳于圖治埽除積習之弊興起太平之功此又帝之所樂行也夫崇之所陳者十事而帝皆行之帝鑒女禍遠后族放周利正之酷吏抑郝靈荃之邊功長孫昕犯法則誅之張廷珪善諫則賞之宋廣平之正則敬之楊思勉之詐則沮之焚珠玉錦繡示卻內外貢獻也汰天下僧尼示罷寺觀營造也崇歷歷而言帝一一而行史臣所謂皆施行者此也蓋其所以行者鑒已然之失立宗之所欲行也其所不行者皆未然之患文帝所不能行也是豈言者之過哉雖然已然之事有所據而言言

之者易聽之者亦易未然之事因所見而言聽之者難言之者亦難甚矣言之難也行之者尤難也言于今而驗于將來非空言也行于漸而怠于悠久非能言也誼之言雖不盡行于文帝之時而行于武帝之世崇之言雖能行之于開元之初而不能行于天寶之末武帝攘卻匈奴則誼所以制諸侯之術也當時雖略施行而後世盡行之不足以爲深恨明皇天寶以後惑女寵任宦官相楊國忠殺周子諒好大喜功窮奢極侈與崇之所陳前後相反始雖行而不能終行之不足以爲深喜或曰賈生非有公卿之位一旦慨然言天下事爲人痛哭流涕豈不失之輕售乎是不然蓋辭不切志不激則不能動萬乘之主而回九重之聽生之言自有所見而深言之者將以感文帝耳嗚呼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萬世之長策帝略行之其效已如此使天假之年帝盡用其說則帝之治不止于成康生之功亦不下于伊管百未一施不幸早世可爲痛惜後之人疵而議之亦已甚矣若夫崇之所言與其所行則有

可議者崇之始見帝也帝獵渭濱因以獵進知帝之欲相己又以十事要之其始進固不正矣及居相位挾智任術而不由正道天下大蝗崇請捕之羣臣以爲不可崇行之愈力不勸帝修政以弭災乃專以捕除爲事帝將幸東都太廟屋壞他相以爲不可行崇居之不疑不勸帝修德以答譴乃謂木蠹而折適與行會從崇之議是使人君不畏天戒不敬宗廟不恤人言明皇晚年之失類崇有以啟之議者謂開元之治雖出于崇而天寶之亂亦崇之所自致以是推之則其所施行者用崇之言而其所以相反者職崇之由也崇以不正進而又以不正繼之烏能正君乎若崇者豈能逃後生之議噫賈生先見遠識言人之所難言宜其落落不合文帝略行之幸也姚崇挾智任術乘人主之所欲爲明皇盡行之者固宜也故善觀人者不觀其人而觀其言不觀其言而觀其時自古君明臣良言聽計從謂之于載一時者誠不可以多得也愚不肖生得遭遇明時聖天子詔執事者策之玉堂遵故事也夫祖宗之

制必試之以言者非爲程其無用之文蓋欲訪天下之大計諏當世之要務而已今日之事豈無可言者耶廟堂之上豈無可行者耶抑內外之臣未嘗言之耶抑言之而不行耶皆非愚所知也方今外患未除內憂未弭孰與文帝之時使賈誼復生亦必爲之痛哭流涕顧愚何人萬萬不及賈誼而人臣愛君其心一也詎能隱默于此乎且故疆之侵未歸陵寢之祀未修二帝在天之憤未雪主上未明求衣日昃不食遑遑焉思中興之治于今十年矣主上之心未嘗一日不在中原也然而主上有恢復之名而無恢復之實羣臣有恢復之言而無恢復之志羣臣之心觀望迎合入對便殿慷慨敷陳莫不有萬全之策出見儕輩從容議論莫不持兩端之言乘機抵噉以要權利聽其說則侈大而可樂要其歸則汗漫而無成主上欲豐財而羣臣無心計聚斂者剝上益下以爲長策誕謾者移東就西以爲羨餘徒失人心無補國計故財終不豐主上欲強兵而諸將無勇略貪者措克以事苞苴懦者姑息而廢紀

律兵籍虛實之相半士卒老弱之相并故兵終不强主上欲裕民而郡守縣令專尚剝略無恤民之心民生益無以聊主上欲求才而卿士大夫習成苟且殊無體國之意人才益以不振主上心欲如此羣臣用心如彼故愚得以妄議無恢復之實也恢復之實寂然無聞恢復之期邈乎無日務爲美談而不究成效徒招虛聲而成實禍此愚所謂外患者是也且連年災旱饑饉薦臻江湖十數州赤地千里米價騰踴日甚一日列肆爲之晝閉行旅至于絕糧茹草食葛流離顛仆相屬于塗縣官方且急于催科必欲足其常數飢民餽粥不給稅租何從出乎甚者度所惡聞不以實奏或恐支費常平米斛或恐減放上供稅租俗吏所見甚微不知所失甚大流離不已盜賊必興飢殍旣多疾疫將作徐爲之計不亦晚乎又況江湖之間地多藪澤境接溪洞其民剽悍好亂喜爭天下無事之時法禁嚴密猶且十百爲羣椎牛發冢縱火殺人白晝顯行吏不能制因之以饑饉勢必緣閒而起略而不治恐不止于相

率剽奪而已豪俠巨寇未必不出于此此愚所謂內憂者是也夫欲除外患莫若盡自治之策欲弭內憂莫若行救災之政自治之策曰選將帥練軍實節財用裕民俗廣求奇才崇尚名節救災之政曰遣使者擇守臣捐田租發官廩嚴治盜賊安集流亡其大要則孜孜而求之勤勤而行之謀之以審守之以堅持之以久無銳進而易退無速成而輒毀磨以歲月何事不立何功不成哉凡此數者是皆已然之事今日之所當行故愚言其略執事復于上而行之可乎若夫二臣已試之言二帝已成之迹雖有可施于今者要非今日急務愚不敢以告謹對

定齋集卷十一

定齋集卷十二

論

高帝論

甚矣疑之爲害也自昔父子兄弟天屬之親積疑而成釁者多矣況君臣以勢合者乎蓋示人以疑人亦疑之內則損德外則招怨不惟人懷反側之心亦非所以爲自安計也高帝之五年天下肅定六年楚王信反七年韓王信反十年代相陳豨反十一年梁王彭越反淮南王英布又反十二年燕王盧縮反大抵終帝之世東征西討殆無寧歲蓋亦幸而屢勝漢之爲漢岌岌乎殆哉以愚觀之諸將反心生于自疑其所以自疑起于帝之疑韓信也楚漢相持權在于信信東歸楚則漢敗西屬漢則楚亡兩無所附則可以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信方懷推食解衣之恩力拒武涉蒯通之計信之心豈有意背漢哉信下魏代滅齊趙立數大功而無尺寸之士必待其自請不得已而王之帝固疑信矣固陵之會信又不至

帝始有誅信之心所以未釋垓下之甲已襲齊壁之軍奪齊王楚
忌隙遂開信乃疑帝矣淮陰之貶又與噲等爲伍信始有不軌之
謀當其據七十餘城勢傾楚漢不以此時自利曩然一夫在人掌
握乃欲圖天下事此其計出于無聊可知矣由是言之信之反心
蓋帝有以啟之也夫固陵失期信越之罪均故族越而信疑異姓
封王三人之體一故誅越而布恐又況醢其同類之肉而徧賜之
則人人不能自保親愛如縮信幸如豨亦且狼顧而起前年殺彭
越往年殺韓信所以藉亂臣賊子之口嗟乎帝一念之疑人皆疑
之楚之未滅也帝所與敵者羽一人耳楚滅而敵國日滋帝曾不
得安枕而臥帝之心何如哉或謂豁達大度愚不信也若夫是數
人者南面稱王據有甲兵士民之眾其勢至逼帝之疑猶有說也
蕭相國謹畏人耳固可置慮何之守關中用召平鮑生之計僅得
安迹終亦不免于繫獄于何且爾況信越輩乎故田橫知其必不
見容徒自取辱所以殺身而恥爲之臣也噫張子房棄人間從赤

松子遊世以爲學仙欲輕舉子房豈不知神仙之說荒唐哉亦以
長頸烏啄之君不可與共樂假此而去耳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此
所以爲子房之智歟

文帝論

知人不能用用人不能盡其才自昔人主之通患也賈誼李廣皆
天下奇才生逢文帝非不遇時然卒不至大用迨今爲恨愚嘗求
其故帝之于誼自以爲不及于廣亦曰令當高祖世萬戶侯何足
道哉蓋帝非不知其才特不盡用其才耳非不能盡用不敢盡用
耳甚矣人才之難也用之不難自用爲難有才而不能自用其未
用必輕售旣用必輕發人君又從而輕信之鮮有不敗事者譬如
洞庭之橘大谷之梨豈不適口而快意善養生者睥睨終日而不
敢啗非不欲也懼其有以傷吾生不若梁肉之可以養生而無害
也天下之事可以自適而快于一時終必爲患文帝之不敢盡用
誼廣者殆類是歟故廣結髮與匈奴戰往往輕敵取敗幾不免者

屢矣然竟以此破亡誼之三表五餌術固已疏矣帝若盡用之其禍豈止于殺身而已耶誼也廣也不善自用文帝不盡用之者乃所以深知之也觀帝所置相則申屠嘉命將則周亞夫嘉之守節亞夫之持重其視賈李初若遲鈍樸拙有所不及至言漢賢相良將必予之帝之所用相命將如此則誼廣之不用固其宜也且文帝非特能用將相耳又能假其權尊其禮行其志使得以自盡其才嘉責辱鄧通帝則遣使致謝亞夫以軍禮見帝則稱善不已自常情觀之二公悻悻自大不肯少屈幾于專權犯上者帝方且優容寬假委曲獎借又畱以遺後人帝于人才可謂無負矣惜乎至景帝時晁錯變更法令嘉欲誅之而帝不可王信以無功侯亞夫力爭之而帝不然二公俱以是死其後晁錯既用吳楚七國之變起王信既封王氏五侯之隙開文帝以之致治景帝以之召亂治亂之間在乎人才之用舍耳嗚呼文帝能用人如此誰謂不能用誼廣乎然則誼廣之不用可無恨矣馮唐謂文帝雖有頗牧不能用

用彼蓋有激而云非公論也

又論

文帝寬仁恭儉爲漢賢君惜乎君人之量不洪未免爲盛德之累諸呂既誅惠帝無子所當立者高帝子耳高帝見在子惟帝與淮南王帝長而賢天命人心不約而合故平勃定策迎帝者豈私也哉順天命因人心也且楚漢相攻平勃身履目擊之高亡屢矣卒并天下韓彭英盧一有非覬相繼蒞醢高后擅朝諸呂用事尋亦夷滅天命歸漢殆不容釋平勃尚何望耶帝可以判然而猶豫不決者蓋高后殺趙王齊王幾及于難燕王早世又殺其子後欲徙帝王趙患將及矣帝遜詞以謝之僅乃得免帝懲諸王之禍惴惴然朝不謀夕一旦人以天下與之非意所及且喜且驚故謀及羣臣謀及卜筮遲疑而不敢進先之以薄昭以察其情繼之以宋昌以觀其變當是時帝之心何如哉卽位之夕夜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何乃恩恩如此數月之間又封昌爲壯武侯朱虛

東牟嘗有立齊王之意帝追恨而黜其功章以失職怏怏而死與居遂有不軌之謀夫昌以勸進而得封章興居以立齊王而被黜帝之所存夫亦可見矣昔晉侯賞從亡之功介之推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蓋天之所命非人力所能爲豈以昌一言之勸章興居一言之異而爲得喪乎帝于此切切焉是不知有天道也或謂夜拜昌武非遽欲貴之帝自代有天下疑漢大臣皆不附己故以親信代處要任蓋所以慮患于未然此文帝私憂過計耳絳灌始誅諸呂握璽將兵呼吸之間有關存亡不以此時圖危社稷帝已正位君臣之分定矣欲何爲哉夫君人者當以天下爲量漢臣卽代臣也帝乃畏忌大臣寵任親信而預防之自分畛域示人以疑使人有危懼之心亦非自全計也唐魏徵嘗勸建成早除秦王薛萬徹嘗率東宮兵以攻秦府二人者罪不容誅太宗不惟舍之又復用之位極將相不以爲疑至于秦府舊人遷官反出東宮齊府之後惟

才是擇不以新舊爲閒如太宗可謂有君人之量也若夫文帝恭儉愛民有非太宗所能及者儻以大體責之視太宗有閒矣故曰君人者當以天下爲量

武帝論

愚觀漢武帝殘忍少恩殺戮臣下如刈草菅雖所素愛信小有犯法輒按誅之無所寬假公卿大夫惟公孫弘以多智石慶以醇謹而得免其餘繼踵伏誅當是時立于其朝者重足一迹朝暮之を保往往如脂如韋倫合取容以苟延歲月汲黯乃以骨鯁之資犯顏逆耳屢撓武帝之怒帝每優容之愚嘗疑焉且黯面折廷爭蓋非一事帝或以爲韞或以爲愚或以爲奸或以爲妄發甚則怒而罷朝又嘗責公孫弘張湯于上前二人嫉黯欲因事誅之帝始終涵容委曲覆護不加以刑雖未大用而位九卿出入禁闈至以社稷臣許之在黯不爲不遇也夫以武安侯大將軍之親公孫弘張湯之寵或始不以禮或終不以恩待遇之厚無黯若者以愚觀之

帝有深意存焉蓋衛青功高而偪田蚡負貴而驕弘湯挾詐懷姦專阿主意外則又有諸侯之踰制內則又有貴幸之撓法若無直臣則何以消邪佞之心沮奸賊之計耶傳曰山有猛獸藿藜爲之不采國有直臣奸邪爲之不起夫一人正色抗詞于一堂之上而折衝禦侮于千萬里之遠國勢自尊士氣自振宗社自安豈不偉歟故淮南王陰謀欲以死士刺大將軍以辨士說公孫弘舉無難者獨憚黯守節死義而不敢發其效可見也帝之所以矯情屈己而敬禮者蓋出于此不然帝之窮兵黷武侵伐四夷繁刑重斂殘害百姓極宮室之侈靡溺神仙之虛無去始皇亦一聞耳始皇以之亂而帝以此治何哉甚矣國不可以無直臣也直臣在廷則忠讜之言日進欺蔽之寶不開小人有所憚而不爲君子有所恃而無恐紀綱以正朝廷以治雖欲亂不可得也秦相趙高指鹿爲馬左右莫敢言上下相蒙循習至是此可以見秦之無人彼唐武后以一女子不出房闈屠戮士夫不可勝記獨狄仁傑除有功抗顏

正論無所畏忌不但免禍亦多信用其言武后所以終其身不及于難唐室未至大亂者職此之由故曰國不可以無直臣無直臣則國非其國矣

又論

論相自古其難論之不審而遽用既用而復疑二者皆足以害治古之人君其未得也求之甚切選之甚難其既得也任之甚專責之甚備罪惡彰著則竄殛流放之未聞非其人而使居是位居其位而不任以事者也漢武帝雄才大略號爲知人一時名卿于斯爲盛獨于論相之機略不加意所用之人如公孫弘之多詐車千秋之無能石慶之庸黯以至田蚡李蔡趙周公孫賀劉屈氂之徒或以戚里進或以宗室用或拔于行伍或起于卒吏非赳赳武士則硜硜鄙夫徒取充位備數而已帝既不任宰相乃與左右親幸之臣嚴助朱買臣吾邱壽王司馬相如相與論天下事帝又陰右之務使詘其大臣東甌之請田蚡不可助詰之而田沮朔方之議

公孫弘不可買臣難之而弘服二公平時蓋已見輕于助輩議論之閒又不能力爭固執卒困于捷給之口大臣之言既訕則左右之言日用大臣之迹既疏則左右之迹日親大臣之權既輕則左右之權日重爲大臣者服台衮坐廟堂號爲天子宰相漫不與天下事其勢力反出左右近習下豪傑之士肯爲之乎故必得齷齪無似如前數公然後爲稱職也若夫天子左右之臣朝夕之所狎昵必求所以順適其志而陰中其欲故助誅閩粵買臣伐東越而啟武帝之爭心壽王議周鼎相如請封禪而啟武帝之侈心凡帝之好大喜功窮兵黷武實數子啟之彼數子者奮自諸生幸得備天子左右固當拾遺補闕繩愆糾謬而乃開其不善之心置之有過之地殆與近習小人無異以此要權利固祿位豈不悖哉蓋不如是則其情易閒其寵易衰其黜可立而待勢使之然也助輩尚爾而況近習小人乎由是言之人主以論相爲職以任相爲正宰相不才內外之臣皆得言之近習朋奸上下蒙蔽則人主何緣而

覺借使盡得賢者亦不足以爲後世法苟非其人爲害豈小哉雖然帝之信任左右其失固也猶得駕馭之術也小有犯法忤意誅責隨之甚至赤族故左右之臣不敢肆其奸蓋亦有所憚也元帝用一閹者使亂天下終身不悟此尤可悲也已

宣帝論

天下之勢有以抑之則可以悠久而長存縱而不收則橫潰四海必至于一敗塗地而不可遏故縱之者非所以愛之適所以禍之抑之者非所以苦之乃所以全之也淮南王擅殺大臣文帝置而不問王以此驕恣卒抵于敗絳侯無辜逮繫廷尉侵辱頓挫幾死而幸免卒能保有爵土傳之子孫何文帝忍于絳侯而不忍于淮南也蓋忍而裁之所以存之不忍而驕之所以殺之其勢然也故人之愛子必自其孩提之時示之以成人之事一有乖爭陵犯之心則從而痛抑之不使滋長不善愛子者夸炫其能覆護其短不遜犯上亦曰姑遜之而已及其長也習與成性頑不可遜則暴戾

推折之怙終不悛則屏之斥之殺之而後已父母之愛其子豈欲殺之哉幼之不圖長而無及勢必至此史臣謂霍氏之禍由光不學無術闇于大理之所及噫此固光自取也而宣帝亦有以使之帝卽位年十九矣民之情僞吏之得失盡知之矣方且謙沖退託舉國而聽于光莫敢一搖手凡尊寵而委任之者皆所以報光也光薨帝宜攬威福之權正君臣之分以張帝室所以待霍氏者亦宜優以祿秩厚以賞賜稍奪其重任陰散其邪謀庶幾全始終之恩而不負于光矣帝乃不然大封諸霍並諸要地又以兵柄分授諸壻縱其心稔其惡聽其自潰一舉而滅之靡有遺種略無分毫顧惜之心以予觀之意固有在也傳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予之此宣帝待霍氏之術也帝在民間聞霍氏尊盛心已不喜光也居不賞之功握非據之權挾震主之威以臨之帝積不平固非一日驟乘之際禍已胚胎帝不憚虛心斂容而禮下之者皆非本心蓋帝無霍氏久矣隱忍而不發

者不欲負光也又以光專政日久子壻秉樞機操權勢傾動中外亦不敢以輕發及聞許后之死帝有辭矣猶且堅忍若有所待蓋光之功德當十世宥而毒殺許后之罪不過霍顯一人以功準過未可以赤族帝祕而不言待以舊恩委以要職誘之使亂至于誅滅帝之心以爲我之報光者盡矣霍氏之所以誅滅者蓋自取也是何異以錦繡蒙陷穽而使人由之乃曰非我也彼自取之也且霍氏之盛許廣漢言之蕭望之又言之張敞徐生又言之帝略不介意以是知帝之意固有在也噫帝真少恩哉

又論

天下之禍其發有端其漸非一朝一夕之故古之明君憂深思遠于念慮言動之微必謹其始不敢輕作妄舉蓋恐毫釐之差基後世無窮之禍也夫漢之亡也以外戚外戚之禍不起于哀平而萌芽于武帝田竇衛霍繼踵將相武帝實啟之唐之亡也以宦官宦官之禍不生于僖昭而胚胎于明皇楊思勉高力士持節監軍明

皇實啟之故創業垂統之君所以貽厥孫謀者預爲之防曲爲之制遏絕禍亂之原莫不備具傳之嗣君猶以喜怒愛慾變更法度至于敗亡況吾開其源而誘之哉漢元帝任用恭顯幾亂天下世以爲元帝不明之過以愚觀之宣帝有以啟之也當宣帝時恭顯已爲中書令僕射任事久矣其親信貴幸雖不若元帝之世然用恭顯者自宣帝始宣帝用之如此之久其人精專可任無疑矣況恭顯之巧慧邪僻能得人主微旨固有以當元帝之心故其迫殺師傅廢錮忠賢誅戮言者愚弄元帝于掌握如保母之玩嬰兒終帝之世專權怙勢公肆奸欺無所畏憚雖曰元帝不明之故非宣帝啟之何以致此或謂恭顯明習法令故事善爲請奏其才亦可用也在用之何如耳宣帝在上勵精爲治人人自奮其能故恭顯無所用其奸元帝優柔不斷小人得以乘閒而入雖知其奸亦不能制借使元帝有宣帝之明雖百恭顯何患焉夫元帝之仁柔宣帝知之熟矣嘗有亂我家之語宣帝知其仁柔宜選剛正之士以

輔導之反令刑餘之人久典樞機畱以遺元帝可乎況中人用事非盛時所宜有宣帝之時賢公卿在下比肩帝五日一聽政丞相以下奉職而已不能朝夕與賢者圖治于廟堂之上乃與宮掖埽除之隸謀事于帷幄之中豈所以貽厥孫謀者哉夫堂下百里君門千里天下之事九重不能盡知故以腹心之寄付之大臣又置耳目之官以糾察之強明自任之君惟恐大臣之負己大臣見疑勢不免詢謀于左右左右之臣窺其罅乘其機必有以中人主之欲陰取威福之柄而竊弄之人主蔽于朝夕之所親狎疏遠之言無自而入蒙蔽之閒無自而知所以馭制于亂亡強明且爾況其下者乎故宣帝一用恭顯而元帝竟以恭顯亂勢使之然若夫敗德亂常之事出于庸君闇主後世猶以爲戒不敢蹈覆車之轍惜乎宣帝漢之明主而乃有此後嗣何觀焉噫元帝不足道也春秋責備賢者愚爲宣帝惜之

陳平論

論曰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此高祖顧命之言也平天資詭譎動輒任數帝雖賴其智以取天下然至死猶疑之愚考其平生誠可疑者捐金以閒范增偽遊以擒韓信賂闕氏以解平城之厄凡所謂奇計秘策無非出于變詐君子或恕之者以其謀國則忠也天下已定智無所用一于謀身而已其保富貴固權寵謀身之巧又有甚于謀國故懼呂后之不安也用張辟之言請拜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于是起呂后之權畏呂后之不悅也背高皇帝之約立諸呂爲王于是產呂氏之變平之阿意順旨求媚于后惟恐不至者乃所以自爲身謀也至使諸呂作難幾危社稷皆平有以召之平之難于獨任至此可見然非特此也方其大臣共誅諸呂平不任其事乃令周勃先入北軍是以勃嘗試諸呂也及其迎立文帝平不有其功以位授勃而甘處其下是又以勃嘗試文帝也蓋人臣而專誅危事成敗固未可知事成則平同其功不成則勃任其咎所以讓勃先入者此耳人臣而廢立大事也禍福亦未可

知帝疑之則勃爲禍首德之則平不失爲定策功臣所以讓勃居上者此耳夫平之雍容退託主謀而不主事類夫謙謙君子殊不知平之心又爲身謀者也蓋平詭譎無所不用其智在高帝時則免于蕭何之囚繫在呂后時則免于王陵之廢斥在文帝時則免于周勃之侵辱平歷侍四朝皆以智免其謀身之巧又可知矣由是言之平不止可疑亦可畏人也世之言謀臣必曰良平夫平豈良之儔匹哉良之學出于黃老平之學出于縱橫黃老則近道縱橫則尚詐黃老則有不必爲縱橫則無所不爲觀其行事察其存心良平之賢否不待較而明矣故平之言曰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卽廢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蓋亦有所慊而云耳

王陵論

論者多曰處天下事者貴于濟不貴于速危言極諫之直撻其鋒則事敗而身危蒙垢忍辱待時而發則事成而身安噫此一說也後世患得患失之士往往藉此說以文其奸平居暇日持祿養交

渾然不見圭角世亦莫知其故及其臨事怵怵覩俯首強顏偷
合苟容以固爵位慷慨敢言者反以輕慮淺謀嗤之愚俗無知之
人競信其說曰彼固有所待也其人幸而死且斥不預于成敗之
際又以爲不幸而痛惜之若人者外竊君子長者之名內規市井
屠沽之利一唱百合自以爲是而人莫能破其說此孟子所謂德
之賊昔者高后欲王諸呂也王陵面折廷爭平勃惟務順從卒能
誅諸呂安劉氏者平勃也以成敗而論陵可謂之無謀夫白馬之
盟當時大臣皆預焉傳不一再遽欲背約陵安得默默哉平勃阿
意順旨隱之于心有愧于陵多矣平詭辭自解乃曰安社稷安劉
氏後君不如臣且諸呂之王高后稱制之初年祿產蓋未用事當
是時劉氏固自安也平何以知其必危平固多智或能逆料其然
然身本大臣要當爲國遠慮絕其萌芽遏其源流無使滋甚今也坐
視有悶養而成之激而溢之徐起而緩圖豈不殆哉況以有限之
年求難必之事邂逅不如意二公或廢或死遺之後人烏能保其

必濟乎愚是以知平勃之功適有天幸也方其廷議之時陵已首
發其端平勃從容一言以繼之若曰高帝盟血未乾天下共擊之
語諸侯王所知也諸呂之王恐非所以愛之持是說以進爲有詞
矣后雖強悍或可以利害動不然以死爭之可也后內畏人言外
懼禍變其謀必沮諸呂之王亦因以少抑矣不知出此反遂巡畏
避莫敢忤其旨委曲順從惟恐或後至使呂氏四人分王大國幾
半天下放肆縱弛無所忌憚幸而不數年閒高后死呂氏子弟材
智下不足以爲大患故偶成平勃之功借使產祿輩一人傑立挺
出高后百歲爲之宗主成其羽翼王莽之禍未必不起于此時平
之權譎勃之庸鄙亦不能保其爲漢之臣也善乎袁盎之言曰絳
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方諸呂用事擅相王太尉秉兵柄弗能正
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太尉適會成功此當時目擊者之言也夫
所謂社稷臣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
可奪如陵不負高帝之約堅守固執有去而已近于社稷臣也世

以成敗論人者退陵而進勃果公論乎孟子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又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故爲人臣當以王陵爲法詎可優柔委靡闕然媚于當世以僥倖一旦不可必之功乎又況有平勃之功則可以贖過無平勃之功徒竊名以規利迹其本心不容于春秋之誅愚恐患得患失之士以平勃藉口學者靡然從之士風日偷日以衰壞天下不復有節義之士其流禍豈淺鮮哉故愚不得不辨申屠嘉論

古之所謂大臣者厲節行正詞色謹法度垂紳端笏于廟堂之上風采所及足以折奸回之氣弭陰邪之謀故人君專其任厚其禮重其權者所以尊朝廷衛宗社也愚歷觀漢相申屠嘉近之嘉剛毅方正凜然有大臣之風故愚每歎慕而不已夫鄧通文帝寵臣也通方貴幸傾動一時宜其負寵恃貴不爲嘉屈嘉乃移檄而召之如取囚隸廷責而辱之如待童僕坐府中通免冠徒跣頓首而

謝其傲慢之容驕悍之氣固已消鑠殆盡而況白刃及頸魂飛膽落豈復有生全之望蓋幾死而幸免且嘉之召通帝可以固執而不遣通可偃蹇而不來帝不能庇通而使之前通不敢拒嘉而就之辱嘉非有陳平絕人之智周勃震主之威然而當時君臣皆嚴憚之者其故何哉必其平居秉義守節毅然不可奪素有以服人之心也夫嘉所立如此意其學問有大過人者故能振厲英發盪人耳目夷考其傳初以材官蹶張從高帝征伐特一力士耳班固亦以無學術貶之無學之人所爲乃能如是耶蓋其天資之美見義必爲無所顧忌雖力學者有所不逮也彼貢禹孔光爲時儒宗禹交結石顯以取爵位光卑事董賢以固寵祿服儒衣冠傳先王語高談極論人莫能屈一旦臨事反不若一無學術之人是豈學術之過哉蓋氣質之美者雖不知學術而立朝大節多與古人暗合氣質之卑者雖以學術矯揉之終不能自立于世其所稟者異也故君子學以成其材小人學以濟其僞嘉也氣質之美輔以學

術其成就當不止此禹也光也氣質之卑假學問以文奸言耳世之議者每以學術之工而輕恕小人以學術之陋而責備君子風節如嘉雖不學固不害班固以爲嘉無學術與蕭曹陳平異固號名儒附麗權要身陷大戮所學果何事耶乃反以無學貶嘉多見其不知量也若夫後乎嘉者一汲黯吾有取焉而武帝亦以無學鄙之噫時君世主旣已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世之好爲一切之論者又從而責備之爲君子者難矣哉

記

定齋記

愚以定名齋隨所寓而榜之朝夕從事于斯所謂有一言而終身行之者凡人初生一性湛然及其少長六根誘于外七情汨于內日與物接膠膠擾擾方寸始亂矣譬猶水之體本清風撓之則濁鏡之體本明塵擊之則昏風止而水自清塵去而鏡自明人欲淨而心自定心旣定如止水明鏡表裏昭徹大可以鑒天地細可以

燭鬚眉物物現前如空中花歛去歛來于我何有故死生禍福得失榮辱不足以動吾念吾之所謂定者常自若也以此燭理何理不明以此臨事何事不理以此處富貴貧賤患難無所往而不自得愚幼而讀書長而學道粗達此理一嬰世故沒于利害是非之途定力不固未免爲外物所遷今年踰知命閱義理多矣念念純熟心境兩融于此道亦庶幾焉苟進而不已確乎不拔雖聖賢闢域亦不難到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而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噫此聖人之事也愚不敢不自勉

靜觀亭記

余居草堂日溷人事賓客逖至書數紛積應接靡暇甚者俗物猥務常敗人意神疲體倦思欲燕息而不可得乃爲亭于堂之後取明道先生詩名曰靜觀亭前值花藥十數本亭中了無他物氛埃不及人迹罕至時休其中齋心滌慮隱几而坐一日有客直造斯亭卒然問曰子所謂靜觀者端居默坐而已耶余曰子所見者外

定集十二
也余所觀者內也余方縱觀天地之大萬物之夥盈虛消長榮悴生滅皆在吾目中返觀諸身天地萬物皆在吾分內物我爲一渾然無迹已而淡然忘物嗒然忘我物我兩忘頽然于無何有之鄉凡余目之所見與夫心之所得余且不自知而況子乎子亟去無擾我客俯而出因書諸壁以爲記

定齋集卷十二

定齋集卷十三
序

送陳侍郎序

古之君子以道自任其出處大節卓然不類于常特立獨行有我而已道行于時雖抱關擊柝不以爲辱非其道祿之以萬鍾若將挽馬不一日留也生死禍福富貴貧賤無以動其心況其餘哉天官貳卿陳公信道篤而自知明古君子也出入禁掖有年矣爲君藥石爲國著龜爲善類所依爲小人所憚天下翕然尊之冀公大用一旦引疾旬外上可其奏乃詔公入內闈出刺大藩朝之賢大夫與夫四方有識之士咸以爲不當去或有請于上強公少留公歸志浩然挽之不可得一辭而退行之日車轂相擊祖于都門之外道路竦觀咨嗟歎息共言公之賢而惜其去門下士蔡某獨嘻笑而長歌客怪而問曰公行矣吾曹將疇依眾將戚戚敢問何樂豈非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長歌之哀過于慟哭者歟某曰不然眾

之戚戚惜朝廷眞賢之去某之樂樂公出處大節合于道也非眞樂耶方今聖天子在上皇皇馬思中興之治寸長片善悉羅而用之如公之賢在廷能幾人天子豈棄賢也哉會公請甚力姑勉從之他日納君唐虞收地河湟當在公也行有詔矣眾客更懽忻舉酒屬公曰蔡子之言然當爲蒼生而起

送岳夫用序

士有挾負才氣而反爲累者非才氣之過也用其才養其氣之爲難也學以養其氣氣以用其才有是三者然後可以謂之成人嗟乎搢紳士大夫恃才使氣傲上凌下衝口逆突動輒忤物自謂天下莫己若世俗無知之人方且指以爲介爲直爲賢及其臨事而敗蹈禍患而不悟又以爲不幸而痛惜之吁亦惑之甚矣有人焉韜光晦迹自處于無用之地循循似不能言莫不相聚竊笑以爲無能一旦遇事憤發處之以倉猝擾攘而不亂臨之以利害禍福而不移立大事業收大功名者往往多異時無能之人于是驚愕

震竦畏慕之不暇又以爲出于不意是皆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論其氣而不知觀其所學也世嘗悼禰正平之不幸而危杜子美之僅免正平旣傲曹公又傲劉表終不免罹于災禍致爲黃祖之所戕戮子美乘醉褻牀斥人父名嚴挺之乃有此兒此何語耶敵己以下受之不能堪況其上者乎正平之死蓋自取之非不幸也子美僅脫虎口岌岌乎殆天哉噫有才而不能用負氣而無所養反不若庸人懦夫碌碌以保其身之爲愈也岳君大用挺超卓之才稟剛銳之氣患難窮困愈拙而愈不衰發而爲文清逸曠快亦如其人士類翕然稱之今將官于湖南索余言以別余謂有是才也有是氣也必待學而後成所學旣至所養益深進而愈退高而愈下不以己長矜于人不以所有暴于外權輕重而後發不發則已發之必驚世駭俗萬鍾之祿不能加當如吾孟子威信敵國當如蘭相如臨大節而不可奪當如顏眞卿庶幾不負所學無愧于古人矣下視禰正平杜子美以此較彼孰得孰失雖然大用天

資高明積學深至其自處固不倫矣何待余言哉切瑳琢磨朋友之義輒言以相說又非大用之所望于余也故序以告之

蘆川居士詞序

少監張公早歲問道于了齋先生學詩于東湖居士凡所遊從皆名公勝流年未強仕挂神武冠徜徉泉石浮湛詩酒又喜作長短句其憂國愛君之心憤世嫉邪之氣閒寓于歌詠紹興議和今端明胡公銓志在復仇上書請劍欲斬建議者得罪權臣竄謫嶺海平生親黨避嫌畏禍惟恐去之不速公作長短句送之微而顯哀而不傷深得三百篇諷刺之義非若後世靡麗之詞狎邪之語適足勸淫不可以訓公博覽羣書尤好韓集杜詩手之不釋故文辭雄健氣格豪邁有唐人風公之子靖哀公長短句篇屬余爲序某晚出恨不及見前輩然誦公詩文久矣竊喜載名于右因請以送別之詞冠諸篇首席幾後之人嘗鼎一臠知公此詞不爲無補于世又豈與柳晏爭衡哉公諱元幹字仲宗自號蘆川居士云

跋

跋張大資政奏議

右故大資政張公全真奏議二十五卷公仁人也其言仁而不肆切而不迫當于事情達于國體而不離于道德賈誼陸贄之學未能遠過聞之當時公在人主前論議反復曲折著明心平氣定期以悟移上聽而後已故其知無不言言無不從嗚呼盛哉吾以是知光堯之興也方自時披榛莽立朝廷而庶尹允諧百工維時以躋登再造之業左右調一繫公之力焉紹興閒諸老相繼困踣嶺海公優遊里居身名俱泰了無敢睨公者吾益以信公之仁天且相之矣夫急言極論犯言未信之前以幸必不可成之功掠名釣位而去國于何有哉故願出公之書以與世之憂時愛君之士共之而非以私于已知也

跋東坡先生墨蹟帖

鍾王無文稱韓柳無書名惟東坡先生詞翰俱妙卓冠今古岳大

用家藏此帖蓋先生夢中所爲詩文而醉後所書也常人醉夢時顛倒錯亂何所不有先生乃超絕如此真天人耶乾道己丑八月二十有一日觀于二樂堂

跋尚鄰祖與知己書

古人重知己之義以死報曷若以言哉尚公忠于知己如此使其立朝事君決非持祿固位者某將漕嶺表公之曾孫中庸適在幕中遇事不肯詭隨今觀此帖乃知家學之有自也

跋周昉雙陸圖

凡書畫以氣韻爲先形似備具而氣韻索然不得爲名筆唐徐彥遠畫記云周長史畫人物初年太肥晚乃稍減此疑初年筆也然眉目生動意態閒遠當于形似之外求之

贊

定齋自贊

其才疏其學迂其形拘其貌愚既無富貴食肉之相又非山澤列

仙之癯若人者橫陳鼎鐘而志不泰流落山澤而形不枯

孟光贊

猗歟孟光古之賢婦屏棄綺縞布衣麻履閨門之中事夫有禮舉案齊眉不敢仰視凡今之人多乘厥夫以陰制陽甘心傭奴誰謂伯鸞彼凡人耳能使其妻致敬如此女德無極養之固難反躬自責當無愧于伯鸞余得齊眉圖或傳李龍眠筆按本傳孟光肥黑據耶或非伯鸞而醜力舉石臼不應斌媚如此豈伯鸞時失于考

祝文

謁廟祝文

喬嶽配天在東作鎮廟像之所乃徧四方某以誤恩來守此土謹遵舊典祇謁靈宮惟帝仁民導和卻疹吏苟逃責亦帝之休告城隍祝文

某恭承嘉會假守此邦與神分職幽明共庇千里莅事之始敢以虔告宣布德意勤卹民隱惟吏之責雨暘時若疾癘不作亦帝之

休

句芒神祝文

盛德在木獻歲發春爰出土牛以戒農事爲酒爲醴敢敬請于有神如茨如梁始終期于無害

諸廟祈晴祝文

舊穀已殫新穀未穉望此夏田以日爲歲芄芄其麥淫雨害之稽夫告病刈穫失時民旣怨咨吏忍坐視用瀝丹誠徧走羣祀惟神善應日暘則暘呼吸之間反災爲祥民免阻飢吏逃罪戾神食此方庶亦無愧

謝諸廟祝文

多稼如雲秋成在望失時不雨稽夫告窮惟暨乃僚並走羣祀神不緩聽膏澤應祈百穀用成千里胥慶敬陳薄薦少答神休神其鑒茲以永靈賜

春祭祝文

春祈秋報自古已然東作惟時民用舉趾率遵舊典咸秩百神祇謁靈祠恭陳菲薦惟神降靈佑我稽夫曰雨曰暘三時不害庶臻景貺以格有年惟吏與民敢忘昭答

雜著

永嘉勸農文

國家聖聖相繼政在養民故于稼穡之閒尤急先務仲春之月申命守令躬卽田疇勉以農事遵舊典也聖天子猶慮空言不足以示勸迺者詔減今年租稅之半以寬民力所以愛民之心養民之實過漢文景爾等何修何營以答上賜是宜更相勸率樂善就功無失天時無違地利無游手以趨末無惰農以自安人力旣至則稼穡必豐租入旣輕則輸納必易廩有餘粟家有餘財鬪訟寢稀盜賊不作駸駸乎趨禮義之域庶幾助成文景之治豈不美哉爾等其以是言歸而告諸子弟使人知聖天子愛養之意不爲虛文而爾等所以報效之誠可不自勉歟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又
太守來蒞是邦于今年餘矣雖無善政殊績爲他日邦人去思然而明天子德意志慮敢不奉承而宣布之固未嘗橫賦斂以傷農力興工役以妨農時縱奸慝而害及良民峻刑罰而濫及無罪凡太守孜孜汲汲以爾百姓爲念者蓋亦仰體聖天子愛養爾等之意惟恐不至也去年二月太守躬卽田疇延爾父老勉以農事爾父老惟吾言是聽胥訓告胥勸誘謹以時力乃事故天報以豐年爾等今日衣食粗足輸納無欠安居樂業吏不及前者皆前日勤勞之意也今年太守復來舉酒相慶惟爾等雅知天子之意稔聞太守之言又見勤勞稼穡其效如此固無待于勸太守二年終更行且去矣太守雖數遷易而天子愛養爾等旦旦不忘爾等服田力穡所以答聖天子之賜者故當歲歲如一爾等其勉諸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隆興府勸農文

太守奉詔來牧是邦幾一年矣仲春之月躬卽近郊延見父老勉以農事遵舊典也爾等其聽吾言豫章之田瀕江依山高下相半常有旱乾水溢之憂土瘠民貧故雖豐年僅能卒歲一遇小歉民以乏食告矣蓋地利不可兼天時不可必所恃者人事耳今茲土膏脈起農事方興出入田疇浚治溝洫盡力耕耘相與勉人事順地利以應天時此吾民之責也吾聞病農者非一莫甚于爲盜每閱訟牒未嘗不惻然念爾民之拙于謀身而輕于犯法也夫田各有禾爭者已非民況豪奪他人之禾乎耕必有牛屠者且有禁況盜殺他人之牛乎是皆游手偷惰之徒不事農力肆其強暴縱其口腹冒觸憲網禍及乃身恬不知悔良可悲夫爾等誨而子弟勸而鄉閭彼此相安各食其力無失天時無遺地利無游手以廢本業人力至而田野闢田野闢而衣食足衣食足而盜賊消盜賊消而獄訟息獄訟息而風俗歸于醇厚迨至秋成禾黍登場雞豚社酒以歌豐年飽食煖衣以適終歲爾乃自享其樂雖若無預于

太守太守亦將坐嘯黃堂以樂爾民之樂也爾等共勉之

青奴傳

青奴姓竹氏其先封于孤竹君後以爲氏父千渭川人有直節義不仕秦二世聞之怒徵至咸陽二世曰此君欲爲孤竹二子耶吾聞賢人之心有七竅剖而視之遂夷三族兩女輸織室長曰桃笙次卽青奴也秦亂爲人所略賣漢寢中郎夏侯嬰得之以獻漢王有詔納後宮久不得幸一日上避暑未央殿愠甚顧謂左右曰何以解吾愠左右進桃笙上一見洒然桃笙曰妾無寸長蒙陛下慰藉光輝如此妾敢不展布四體以奉陛下妾女弟青奴頗有節操妾所不及陛下誠得此內助付以股肱之寄可安枕臥矣上亟詔之翹足以待旣至曰昨夕夢龍據妾胸妾不才得備枕席之末豈非天耶上拊之曰吾聞姑射神人肌膚若冰雪世乃有此人乎昔秦始皇求白雲鄉朕得此清涼鄉足矣于是寵傾後宮封涼國夫

人追封父千爲渭川侯食邑千戶以族孫筠爲嗣改葬淇園置園邑二百家上每燕寢二人必俱侍他姬莫得進戚夫人之屬相與諧于上上始不信曰朕非姬氏寢不安若等不復言會淮陰侯韓信亦閒之諸幸姬因言曰青奴有刺骨之暴將不利于陛下上乃疑卒召二人青奴若芒刺在背畏避不前曰妾有寒疾不可以風上見之毛髮爲洒淅怒以足抵于地自是不復進御青奴旣失愛鬱鬱無聊塵垢滿體乃作團扇詩以自況上以缺望幽之永巷以憂毀卒青奴貌雖不揚而肌理玉雪爽氣逼人性巧慧多口中無他腸以是寵幸然淡泊無嗜嘗勸上清靜寡慾上曰吳姬之女伐性之斧愛我者青奴也桃笙月餘亦卒筠傳子至孫篠不肖以罪廢國除其族散在天下東南尤甚世有隱德幽人逸士多從之遊贊曰夫人之賢近古淑女豈非有夷齊之遺風耶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夫人淡然無慾蓋非爭妍而取憐者不幸爲諸姬所讒竟以幽死悲夫

祭文

祭胡端約文

惟公祖風烜赫濯望高華典型具存袁楊世家揮塵清談拄笏遙睇風流自命王謝子弟公方燕居杖履幅巾寄傲南窗羲皇上人公方宦游政先愷悌撫字勞心召杜循吏戲弄翰墨一時珍藏溫潤秀美規摹鍾張歎唾珠璣萬口膾炙清朗閒遠睥睨陶謝冥搜怪石環列坐傍嗜此成癖奇章贊皇胸中邱壑萬里咫尺以此自娛志和摩詰如公令德謂當百年豈其微疾遽隔九泉如公美才宜在高位如何不達仕止半刺天理難詰人事好乖善人已矣云何不哀惟我與公辱親且契交游忘年姻婭奕世把酒對月哦詩吟風有倡必和無言不同人生幾何聚散兒戲追惟疇昔恍如夢寐河梁之別歲辰一周哀周先君逝川莫留況復與公同生辛丑淪謝相繼禍變希有初聞公訃闔門震驚悼親念舊涕泗交零昔登公門公必倒屣握手話言式燕且喜今登公堂徒聞哭聲入拜

公像不見其人片文寫哀斗酒爲酌想公如生尚能一醉

祭丁待制文

惟公孝友之行與古追配英特之材于今鮮儷頭角嶄然見于弱歲揮翰如飛老生退避雋譽四馳俯拾上第賈生少年志大氣銳一書萬言三表五餌天子前席仇方褫氣自此結知中外歷試擁麾乘軺所至輒最蜀道來歸入儀卿寺輦轂彈壓豪強斂畏禁路政途跬步可致性直多忤才高見忌不容何傷奉身而退東陽調守合淝謀帥詔起我公再膺劇寄謂當政成趣歸近侍云胡不淑中道而逝九重興嗟寵以次對聞者盡傷況于朋類惟我與公總角事契同門友生同升進士相期功名相勉道義夫何小嫌閒言三至公雖高明未免疑貳我心炯炯質諸天地公亦晚悟昨非今是握手談心不我終棄共保歲寒沒齒毋替忽聞訃音駭愕隕涕職守拘縻葬不臨隧千里緘詞寓此誠意幽冥之閒了無所愧尚饗

祭亡弟允夫文

嗚呼哀哉吾弟允夫生稟令姿言不妄發行無小疵種學良苦緝文甚工一命不霑萬言已空嗚呼哀哉死生常理人孰不然惟子不壽遽棄成年修短有數古今不齊惟子無後誰其嗣之老母哭子少婦哭夫何所歸咎天乎人乎況我同生惟子二人子從我學我爲子婚我仕我已莫不我隨踰嶺以南泝江而西水浮陸走雪虐風饕如子羸瘠豈堪其勞我不知止乃以累人子之屬疾得非我因病不我告懼貽親憂養成此疾百藥弗瘳棄我而死嗟我之屯奪我賢弟天何不仁臨絕語我以柩東還居官有守欲去孔艱我亦何心忍爲此畱露章句祠行矣歸休先護子喪權厝毗陵他日改卜必求佳城顧我終鮮影隻形單念子長往魂孤骨寒安流以濟勿恐勿驚瀝酒告哀有淚如傾嗚呼哀哉尚饗

定齋集卷十三

定齋集卷十四

行狀

故端明殿學士王公行狀

公之先華州人唐末巢寇挺亂避地慶州家焉公生于涇州姿稟粹美丰度凝遠少師嘗曰此吾家黃叔度也蚤嘗從和靖先生尹焞學探窮理盡性之妙講貫經旨周知物情尹深契之紹興元年以少師任補京秩八年奉祠以便親養明年丁瑯琊夫人憂又明年丁少師憂少師蓋以不主和議忤時相出知潭州再貶道州以卒公兄弟護喪居南康之都昌乃相謂曰家難至此睚眦猶未已懼不免禍盍謀遠徙以避之巫山吾先少師之所舍也因居焉二十年九月果中飛語逮捕峻迫人爲公危之公平生學力臨難不苟舒徐區處居者行者之計意甚暇豫比至大獄告者自相抵訐不辨而直迎附者猶欲傳致深文公以家世忠孝寧死不當受誣讖語侵時相竟坐謫訕謫梅山築樊圃藝蔬茹暇日從諸生講學

相娛說了不見遷態以南方無醫手劑數藥求者輒予之所活不可計道遠不能以書隨乃次錄所記命曰羣兒故事以誨飭諸子聞者競傳州人家有其書二十五年十二月拜自便之命尋甄敘元官時三兄皆已物故公自廣之蜀閒關萬里訪之孤惇有流落不振者各經紀其生業遂返巫山故廬杖履林泉有終焉之志會朝廷盡復少師故官公亟展墓都昌感上恩之湔雪幡然改曰君臣之義不可廢也調廬南鈐司幹官時年踰四十矣實初試吏而政事諳練憲章明習若素宦然婉畫之當出人意料有守不爲勢力搖沮瀘川闕令帥難其選檄公攝事公即日請往戴星出入省斷冤甯抉剔荒蠹瀘邊夷獠民風愿樸多西游民占數罔利根株蟠結自謂長雄專事武斷官吏不敢誰何民無所訴及是懾公嚴明迭相規飭一事不至宮庭善類吐氣真令及境皆願借畱譽處甚休在瀘三載凡三易帥俱薦公以四科隆興改元十一月虞公允文以尚書制荆襄尺書造公廬辭旨鄭重邀公以鄧倅且

貽書夔帥暨諸司委曲敦遣既至則倒屣迎勞恨相見之晚語寮屬曰王公當今第一等人半刺豈足以觀設施檄守光化軍光化經劉萼蹂躪之後民力凋敝加于他州重以異時守土率行一切之政號令不常民聽滋惑公既盡力以摩撫瘡痍又悉意以奉行法令倡率其下剛柔緩急因事制宜百姓皆以爲便已有陂湖隸公帑前是歲一竭澤以爲常公謂曷若廣上好生之德施爲放生池刻石以識居數月郡計既充則葺城池飭邊備百廢具舉虞公允文聞之遺公以書曰真得良二千石爲之喜而不寐未幾制司罷局公以辟命亦解綬去時新割唐鄧大江以北惟光化與襄陽相爲唇齒公涖事逾半歲敵無飛塵之警及行百姓遮道乞畱諸司文章欲挽終任公曰辟居從所辟罷法也况宸翰丁寔切至豈有身爲長吏而自違君命也士大夫進退惟義竟歸巫山二年汪公應辰制置四川辟守永康沈公介制置荆襄辟置幕府沈檄備朝旨不許辭公遂東下乾道元年二月到官四月赴都堂稟議結

局引見內殿極論名實之辨乞精選部使者賢守令考別實效以
赴事功用激偷惰上深然之且曰卿名父之子行將大用盡行所
言不數日除太府寺告詞略云來對便殿儼有遺風行乎患難而
志不渝客于諸侯而名逾立有旨參政虞公允文宣諭令條具京
西湖北民間疾苦事公上八事應詔皆人情所願行無矯拂語上
尤器重之居亡幾何兼權戶部左曹郎官公以初官中都嫌于驟
進力辭旋將旨措置兩淮官莊公按行所至開論重本之意州縣
樂于趨赴增種宿麥一倍其冬復請重力田之科詳定賞格以信
率天下上嘉其請是年公陳乞給還少師恩數子姪補官者五人
二年力勾外補差權閬州續除淮南轉運判官三年虞允文以同
知密院宣撫四川陛辭乞公偕行曰王某深知西邊利害改利路
漕兼四川宣撫司參議官蜀承積弊之後百度廢弛人情偷惰一
旦虞公以本兵臨之遠民拭目以觀新政公從容開說條畫事宜
如覆軍籍團義士量總計以裁費不啻不耗舉規于中規摹經畫

先後次第井井有遠圖公之力居多四年春以直祕閣安撫利州
兩路兼知興元府興元少師舊治威望猶存且公任宣幕日嚴著
聞蜀士以是美之洎之鎮耄倪夾道聳觀嗟異之聲相屬既至嚴
義士保伍之令勉其農時訓于暇隙有皇甫倜善御眾拔自偏裨
中奏爲利州總管以激勵其徒軍聲大振是時疆場多事往者死
事之家其子若弟多流落邊州雖抱負材略無以自展白丁者不
免飢寒有官者或未得祿公乃廣募良家子弟脫浮費以廩之歲
餘願從者幾二百人齊之紀律給之器仗使之各習其所能而訓
其未至知書者則授之百將傳以導其智識又拔其尤者二人爲
長貳以總之由是皆知自愛公每語人曰若于此中養得三四輩
人物異時堪爲將帥乃區區報國之微願也漢中控扼西邊形勝
險固往少師寨米倉山不但阻絕要害且置阱于腹中殲侵馱之
騎敵覘知之不敢南盼其後寢以曠弛公毅然欲城之議役于宣
司將旬度牒于朝廷以給工費屬召還不竟其役公居官庶務截

日整辦既被命代者吳拱卽趨之交龜帑庾錢穀簿書文歷信宿畢具人服公之素治去之日軍民父老依依不忍別有涕泣者用私直僦舟東下橐無蜀裝惟俸給緡二千所過鎮務必輸稅無慮費三百緡在道促命再至除樞密院檢詳有大臣出判荆南語人曰舟楫輕從不可勝數唯王檢詳乃清白之舟公到闕首陳正心誠意之學儻能力行其效日致非虛文也上嘉納之及進陝西湖北地圖尋除左司員外郎有旨遣使北界公以先臣不主和議固辭不行優詔褒允有志節可尚之語權兵部侍郎尋兼侍講經筵故事舊講官開端然後新講官繼之蓋聖朝優儒恐未習進止前講一日曹吏白故事公遽問大略曰若止此何必舊講官耶首講需卦至九五爻言人君歷險以立國詎容存意于飲食閒必于日昃不遑之際興民情難保之思或疑非先儒舊說公笑而已既講上歎賞之次訟卦言是卦諸爻不永所事不克訟復卽命渝之後由九五體中正之道爲聽訟之主故能已訟若此皆語含規諷意

出訓詁他皆類是權吏部侍郎封安化縣開國子兼權吏部尚書未幾試吏部侍郎兼權尚書如故銓曹積弊已久綱紀頽廢法令紛糾官不知其所守吏因緣爲姦公命創置官簿取前後著令及申明續降以類相從而編次之吏毫髮不得隱由是宿弊頓革綱目既定流品肅清無能欺者人服其智七年江西湖北告饑義廩不能以賙公提舉在藏南庫具知儲蓄之數勸上盍捐此以活民有民則有財從之兩路之民戴上恩施脫于溝中之瘠一日上覽貞觀政要慕太宗之治得旨與二三大臣入對選德殿上親灑宸翰問德仁功利之說公對畢復以其意奏疏大略謂道有體用治有本末德仁體也本也功利用也末也德修而功自立仁施而利自周又謂功有未成者將帥未得其人也利有未至者監司郡守未盡得人也願精擇而久任之八年二月賜進士第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封開國伯與張說並命公上章懇辭且謂臣去年嘗論張說不協人望爲承旨爲知閣尚且朝論不一今一旦

在政路與之同列若或緘默苟容是臣前日迫于公論今日利于榮進始終自叛其說凡三上章至拜于榻前數四皆慰諭不允是時諸軍連年揀汰人心不安公言老弱不勝兵者誠難在軍然齒壯力勝之時被堅執銳常效微勞一旦揀汰遂有溝壑之憂雖陛下憐之使就食州縣而財賦逼迫無所從出不免取之齊民因以不安況諸軍之少壯者無不動念乞行下諸路檢點一郡之內揀汰幾人添差養老所費之數窠名來厯足以支撐如有闕數必朝廷別行措置俟可盡給然後立爲定制按閱差撥議者臆之公初入朝實丞相虞公薦進遂結主知公自謂再四受恩誓以孤忠報國且天資峭直不肯折節權貴公繼室李氏文定之曾孫有要人自謂李氏出子首敘姻好公峻詞以拒之爲屬在府時都承旨用事久勢傾中外莫不影附之公視藐然一日抵掌論兵公曰談何容易如是者三坐客皆失色而罷由是銜公張說並命公深鄙之力辭不獲對客每以爲言張雖與公面交而心實惡公虞公既出

撫蜀道公自知孤危不能自立淮南謀帥公固請行諸要人亦陰排之令條具得旨備邊之策奏十有七事九年正月遂解機政除資政殿學士安撫淮南印從中錫合兩路爲一道且命公以嚮所奏力田之議併推行之公陛辭從容奏言臣曩歲承乏監司奔走淮壖誠見列城守令人自爲政勸耕備禦舉無一定之規亦嘗略有奏陳至于施行有待今日聞諸古人一日不朝其聞容刀如臣此行怯懦者未必不謂臣識闇慮淺導陛下以開邊雖陛下洞照本末豈無三至之疑惟聖志先定確然不移則眾譖自銷功業可就上皆聽納慰勉之至曰卿肯爲朕出撫淮南社稷之福也公恃以無恐開府之日首揭榜于道衢及移檄邊州毋得徼功生事時兩淮監司守臣皆權貴姻黨苞苴公行賄賂成事公至首劾盱眙守元居實淮陰守趙礪老淮西漕馮忠嘉皆不報趙尋除太府丞于是盡忤諸要人內外協謀擠公甚力在鎮未閱三月臺評遂及之上深知公不欲拒言者乃詔公以外祠舊職罷即日理舟西歸

或勸少留九江公曰罪大責輕豈敢處此然故山三徑未葺亦欲
息陰休影省譽念咎以畢餘生慨然指巫峽而西過都昌先塋燎
墓道遇火而得腳弱之疾尋復痊愈而心氣頓耗飲膳不復如初
舟次黃岡薨于臨皋亭先啟手足一日驟呼家人輩集戶外令酌
酒語諸子以生平且戒之力學訓以忠孝人人隨其才分而啟迪
之聞者固已驚疑果以是夕逝公平日未嘗學問而洞見死生之
理得喪休戚視若一致蓋淵源有所自來在梅州大惠禪師宗果
以佛學重天下亦以罪至惟聞公名知公之來亟治館以須逮至
惟深相勞苦初無一語酬酢果以是益加尊敬平生宦達不過十
年餘皆憂患之日雖功業不竟而道學日進履忠蹈信必于躬行
不爲空言以眩俗取譽望之凜然有不可犯之色道同志合則開
心見誠傾豁底蘊了無畦町在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事有當爲
盡心力而赴之不顧讒毀不計劇易大抵欲力行其志不負所學
性尤惇睦始官瀘南亡兄通判嫠婦弱子義不忍委之而去挈與

之偕廩薄口眾痛自節約有無同之閨門之內雖如也雅喜賓客
至則設醴在譴籍或質衣治具在官如俸外增給諸司互送悉儲
之公帑以須過客義不爲己私故薨之日家無餘資所居猶蓬門
茅屋卒不能易也又分遣俸給致數千里外親舊之貧乏者所娶
彭原君家門戶益衰落公鼎貴乃以其子親其姪而歸其女姪爲
之子婦鎮維揚搢紳孤女爲人妾者公亟令歸之割俸百緡以資
嫁送其勇于義類若此自少師遭世多故又嘗位樞近不敢忘武
公復遇異人指授韜鈴洞曉諸葛孔明八陣遺法在興元日鄉兵
數萬旣以時訓習將罷遣公語皇甫倜且將教以五大陣乃散之
倜謝不能且疑費重公曰吾搏節公帑費已先具爾其訓之射御
擊刺若陣法吾自臨之一日莅教場徧閱士卒擇其勍者數百人
以爲隊長公親按法以授曰如是坐作進退如是疾徐疏數未數
四裨校稟從已而隊伍亦樂從事舉旗一麾節以金鼓烏散雲合
觀者駭服第見其整而不知其自也大閱日興元駐劄都統有世

家將者欲往覘焉公已登壇下訓戒誓將畢軍門呵止不容入欲覘者怒闖入曰觀此公平日所爲斬我不爲怪爲稟而後入其嚴若此公于六經無不究心而尤邃于易有易傳若干卷奏議若干卷先娶孫氏封彭原郡夫人節度使某之女再娶李氏封隴西郡夫人男六人曰復文林郎四川茶馬司幹官曰中孚承務郎曰觀曰臨曰大過用公身後恩澤並承務郎曰渙未命女三人長適承信郎孫成次適登仕郎任渙季尚幼公旣薨諸子護喪入峽因公所卜某所某鄉隴西夫人之兆合葬兼祔彭原夫人大過今監平江府糧料乃迹公之實將請銘于天下之能文者而揜諸幽大過曰狀先君請以誘子某旣辱公知且知公行事爲詳因次其顛末敬竢采擇

大父行狀

公諱伸字申道興化軍仙遊人曾祖琇贈刑部侍郎隱德不耀祖襄端明殿學士贈吏部侍郎諡忠惠端明以忠言直道受知仁宗

與歐陽公修等同知諫院時號四諫遷修起居注掌內外制歷省府出爲福建路轉運使知泉福杭州其惠政在民其遺事在國史皇考身終宣義郎開封府工曹累贈少傅先娶吳國夫人賈氏御史中丞黯之女生直龍圖閣佾徽猷閣待制佾繼室越國夫人文氏太師潞國公彥博公之女生公少傅早世三歲鞠于外氏少長與待制俱受業于龍圖及從元祐諸公遊議論文章有家法不肯追逐時好兄弟相繼蜚聲太學多中異等時號三蔡族相初用事恥于附麗迄未嘗一踵其門龍圖中崇寧二年進士第一族相故抑之降第二人待制以上舍中大觀三年丙科政和五年公復以上舍及第其後族相鼎盛氣燄傾一時士游其門者無疏戚立致通顯公兄弟少負雋名族相雅愛重百計羅絡竟莫能屈會星異龍圖上疏極論宰相非其人宜舉漢故事黜之以應天變責監温州酒稅公自釋褐爲辟雍正改太學遷兩學博士凡四任皆以例授用舉者改秩復不堂白徑就吏銓知濰州北海縣移京東移司

屬官秩滿通判徐州時郡守不治事多取決于公裁剖無畱會營卒謀以中夜舉火爲變或告官公密遣諭他營仍戒緩急三鼓至五鼓則趣之營卒舉火無應者聞五鼓急計窮奔竄公勒諸部軍校親往追捕盡獲之一郡賴以無虞未幾金人犯關京城失守太上皇帝以康王開大元帥幕府公閒道謁軍門王一見畱幕下同議軍事王卽皇帝位車駕南渡方倉皇中道路艱梗公爲頓遞官所至無闕需上每稱其能尋爲神武右軍參贊官戚方張守忠跳梁江浙閒公以尺書招之二人素服公威名卽解甲就降知楚州趙立本徐州軍校公舊部曲也自以武夫不嫻民事乞公爲守而已專總戎朝廷以立有守禦之功重于易置乃命公貳之力辭不就除通判真州歲大旱郡火延千餘家民方露處而繼以雪老幼號呼滿道公乃闢守宇官廡分處之發常平帑廩振給之守不可公曰此國家所以備非常也不得咎請獨當事已自劾朝廷賢而釋之移知徐州去之日郡人擁遏不得前有橫臥道上以當車轍

者曰公吾父也微公吾死久矣在滁幾年秦丞相當國公與趙丞相鼎王副樞庶有舊疑以爲黨乃罷郡得祠紹興己未金人歸我河南地其情叵測卽以公直祕閣知滁州兼管內安撫公受命遽行及淮聞北騎再陷中原有詔止公改知德安府又改知和州初公與秦丞相在上庠同舍甚厚又同年登進士第公一時聲名出秦右秦頗忌之且以細故忤秦意繼又指爲趙黨公不自安因旬祠去久之秦丞相訪公出處于同舍生慨然有念舊語同舍以告公但一通問不及其他秦竟不樂及除浙東安撫參謀官秩滿又奉祠秦薨公亦屬疾侍郎榮臣薨尹應天府陛對從容上厯數潛邸舊人問公安在榮以病對上歎息良久是歲卒于毘陵時紹興丙子十月二十二日也享年六十有九公倜儻有大志少以文名壯歲從軍洞貫韜略長于騎射力挽二石弓武夫悍將自以爲莫及屢撫劇賊親造其壘示以恩信出奇應變智略縱橫張循王俊所立戰功多公籌畫爲政嚴明吏憚而民親所去見思晚歲四奉

祠浮湛里社幾二十年不以窮通介意胸次豁達開心見誠無少
長貴賤盡得其歡心尤重信義不汲汲于財利隨有輒散親舊之
貧者悉力賙給久閒益落莫居之晏如捐舍之日囊無餘資鬻田
以葬字畫適正得端明用筆意喜爲詩詞通音律遇酒慷慨浩歌
長嘯時以自娛議者以公抱負文武才有經世志使入掌樞機出
典方面折衝禦侮于樽俎固其宜也乃不得志于當路用不盡其
才每寓意于歌酒不知公所蘊蓄與世殊調自政和以來至紹興
末四五十年之間士大夫朝辭窮閭暮登禁地非蔡黨卽秦客公
前以通譜之親後以同舍之舊少貶以濟道其誰不然公獨抱節
窮而益堅老而彌壯卒以不偶自今觀之其一時附麗之徒湮沒
灰冷視公何如也官至左中大夫賜二品服爵建寧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以仲子貴累進特進娶商氏刑部侍郎守拙之女贈濟
南郡夫人四子長曰湍承事郎通判鎮江府後公二十年卒次曰
洸中法科歷戶部侍郎戶部吏部尚書出爲徽猷閣學士中大夫

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又後四年薨次曰流從事郎監潭州南
嶽廟幼子湙通仕郎長孫戡登進士甲科歷館職今爲朝奉郎荆
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曰戡宣教郎知婺州浦江縣曰幾從事郎
嚴州桐廬縣主簿曰武未命曰葳將仕郎早卒曰蔽曰戢皆承務
郎曰戡曰戎尚幼女六人長適武翼郎知楚州辛堅之次適通直
郎知明州奉化縣向士邁次適朝奉大夫知潮州潘淵明次適文
林郎筠州推官張克成次適劉澂曾孫五人公自正郎七經郊恩
及致仕遺澤任子孫七人又官龍圖二孫載咸以報兒時教育之
恩其篤于友愛如此公以丁丑正月二十日葬于常州武進縣懷
德南鄉潭墅距今二十五年矣銘志未立何以昭先功詔後裔公
勳名事業見于早歲一時輩行凋零殆盡門生故吏亦無一存者
公之行事莫得其詳某大懼歲久湮沒無以傳遠謹摭所聞一二
以告名世之士求爲之銘

定齋集卷十四

定齋集卷十五
墓志銘

故朝議大夫直寶文閣學士胡公墓志銘

公諱堅常字秉彝姓胡氏其先家豫章今爲常之晉陵人曾大父諱宿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贈太師秦國公諡文恭大父諱宗堯都官員外郎贈金紫光祿大夫父諱越修朝議大夫贈通議大夫自文恭公以文學德行爲嘉祐名臣逮修簡公宗愈敏節公某定愍公某繼踵貴顯俱有風烈益昌其傳由是胡氏爲天下甲族公生長德門父兄之教不習而成少以蔭補官初尉建昌之南城有旨調禁卒行在所卒憚遠役畱剽近郊諱且變公挺身赴之警以禍福卒悔沮願益資糧公亟以郡守命捐所職營田錢賦之卒喜請行公曰夕毋往旦將送汝于境因寢卒所黎明乃去是日微公建昌幾亂縣多盜每發輒得屢應賞格公曰求盜職也豈爲己利哉竟不自言徙丹徒丞用薦者改秩知臨安之鹽官縣畿甸號阜

劇訟謀日以千數異時官據案列箠戒民鉗口一語不得吐公削去牙枿前民致詰情僞立見吏不得一搖手畏之如神明相與目爲佛姦豪重足訟以衰息日晝下簾未晡卽休吏以爲常府歲賦稅諸邑而取其直公爲捐民所有而握其所無非是爭不得欲投効去後卒從公請縣故比民財力相習爲欺會比公乃豫畫井邑疆域一日盡召胥長閉他室令各疏戶之高下吏姦一無所售具以實對戶長督諸吏並緣差法爲姦利而責償逃亡有破產者公悉罷之出片紙示期于民賦以先辦帥趙公子瀟嘉歎不已曰此古循吏未爲也下諸邑使爲法太上更化詔舉縣吏部使者以公應詔璽書褒勵增其秩通判臨安府帥雅相器重事悉關決能聲益白擢直祕閣知盱眙軍盱眙扼東北之衝時講信初定連易三守莫當上意益命精其選大臣以公對公夷薊荆棘規創官守招徠流亡經理財賦不數月稱治北人嘗游騎境上覘者以聞下公詢實否公言敵情易測不過外張聲勢敢以合門保無他已而果

然前是北人戍在泗每夕必鳴鼓角以相震至是悉徹警有乘風絕淮爲北人候得致諸泗守守怙敵威素暴及是悉歸之曰毋啟釁也二守益懼至需酒藥不疑徙滁州值增築維揚古城調領甌傍郡騷然獨滁賦不加民先期而集有請調夫城滁和城六合瓦梁堰以備敵朝廷下其議公抗論以爲非策且作未必卽成成未必能久久未必可用而何以勞民殫財爲事寢不行提舉西江常平核義廩虛籍得米爲石九十萬曰是將有大饑公旣去果旱飢民仰活甚眾知秀衢二州不赴提舉浙江常平歲甚歉公力講荒政捐官粟以濟不足則勸分富民人皆樂輸價不翔躡遷兩浙轉運判官升副使有旨下轉運常平司議濬運河由永樂以南抵長安開提舉官恪費搖以未可公曰一役不勞二司請獨任亟往調夫以身督役未再旬訖事役簡功倍至今賴之知揚州再除兩浙轉運副使未幾章罷除江東轉運判官升副使淳熙四年冬召還爲戶部郎中明年遷將監太府少卿勾外直寶文閣浙西提點刑

獄未赴以疾免尋得祠八月四日戊午終于里第享年六十有四
官朝議大夫公姿稟嚴重動有典刑赴義若渴惟恐居後在建昌
守倅不相能倅已受代有訟者守檄慰留之將以逞憾公密導其
行而復以無及在臨安有制置沿海者辟公以屬公策其必敗力
辭不獲後果被黜左右攘袂莫顧公極力調護返諸故里蒞官奉
法不可干以私雖達官要人亦莫能屈將詣行部從者僅十數計
日給廩郡邑無毫髮擾輶車所屆訟者雲集假以色詞延問反覆
人人得盡其情雅意人物嘗謂薦剡寔不在我既徐觀深察以拔
其所知又因其所知以拔其所未知有未嘗識面者推賢揚善自
其天性所汲引多寒畯後皆知名折獄務寬通判臨安有不逞干
輩謬言不敬府吏希旨將抵重辟公曰酒誤安至是竟以輕論盱
眙有坐越境羣擊者公閱其容止病悴非真有大計原情奏貸之
江右歲歉居民曹伍攘粟逮繫充斥將論以強盜會攝憲觸熱行
郡慮從末減所平反非一其臨民率風厲以教化而緣飾以儒雅

利興害除弱扶強抑毅然以身任責及其遇事隨見隨決破奸發
伏吏不敢欺在浙右兼攝姑蘇嘉禾在江左兼當塗臺府之事交
至並酬恢恢益有餘地尤長于治賦知取予慎出納視官物如其
家視公費如其家不事苞苴不飾廚傳以謹世干譽所至府庫充
衍後人利之在官市物厚酬其直公堂供張去輒按舊籍還之俸
外增給歲時互餽卻而不受有不可卻者歸之公帑其廉潔益公
餘事覲辭凡八對便廷所言皆剴切時病如論宣司當復發運當
罷計臣宜久任尤深達國體召自淮東上且將用公未至而不樂
者遂相排抵公閱其章則皆浮言喜曰如是吾無大過矣遲次家
居言者復疏其疾公曰吾句閒已決及期且露章得免吾志也初
通議以勤儉累貲公克承先志自奉甚約又以戒子弟而化其家
人不知者直以爲嗇至人有急推財赴之無一分顧惜意友愛同
產二妹靳擇所適厚爲資送歸焉外親之貧苦病者悉力振起使
不乏絕如廣義莊發儲積施及宗族生養死葬賴公以濟者不可

勝紀前配賈氏顯謨閣直學士諱之孫女再配榮氏敷文閣待制
蕤之女子男五人大成宣教郎知金壇縣大任迪功郎主袁萬載
簿大年安豐縣尉大椿大鈞早卒一女尚幼孫男五人游將仕郎
餘未就傳以某年某月某日歸窆于平江府某縣某鄉某山先塋
之右方祔二夫人其孤大成以公之甥曾喚之狀來請銘惟某與
公世姻且辱知最厚其敢以固陋辭乃銘曰
胡遷晉陵大自文恭其後孔昌有卿有公維時名卿克肖乃祖出
入踐揚蔚有譽處我勗我孰錯孰盤我廩我衣孰飢孰寒胡不
高位以稱厥德胡豐于才而壽則嗇其發涓滴其儲淵泉愈積益
蕃百世之傳

朝奉郎提點江南東路刑獄趙公墓志銘

乾道二年孝宗皇帝龍飛親策多士于廷臚傳第三三山趙公某
徐步而出氣貌粹然進止詳雅在廷之士莫不傾矚或以公輔期
之一日之間聲譽頓起天下之人始聞公名已而入幕府仕王朝

據義守正不爲權勢屈天下之人乃服公氣節出擁州麾使將指
所治可紀風采凜然天下之人已知公才可大用惟恐用之不早
而不盡其才也及其駸駸嚮進中道而殞莫不咨嗟太息爲公痛
惜又爲朝廷惜之公字景明其先開封太康人曾王父懷王父信
皆隱德弗耀父格始以儒學游上庠籍籍有聲建炎閒避地于閩
因家焉遂不求仕以公恩贈朝奉郎公天資岐嶷不類常兒少孤
自立勵志力學問爲文章不肯碌碌慨然有四方志束書走二浙
親良師益友磨礱漸漬沈浸融液益昌其文挾所有與天下之士
爭衡一舉而登上第授左承事郎簽書奉公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郡將爲苛政人情不堪屬吏無敢白事公平氣直辭與之爭可否
將初亦疏受久而怒其拂己也輒攬撫之公卽日投劾去兩易監
國軍未赴改差監潭州南嶽廟尋差充詳定三司敕令所刪定官
時復置敕局遴選名士爲之首以畀公朝士皆以得人爲慶公雖
在下位朝政有大闕失必危言極論時當國者以恢復爲己任功

利之說蠡起如造甲葉蒐土兵團蓋保招良家檢括蘆場增稅廢
畝新政異令紛然不一公因論對條陳三事大要以寬民力結人
心治軍旅理財賦爲急又嘗面詰時相辭氣憤激無所畏忌相雖
不樂而矯情謝之會西府除拜非才物論沸騰公率同列貽書言
路以激怒之繼而臺諫接踵斥逐又貽書廟堂以譏切之竟不一
登其門力句外補出知撫州撫俗曠險公明教條嚴約束破姦發
伏豪民滑吏消縮摧沮屬邑有大姓武斷鄉閭恣爲暴橫會有告
者具得其姦狀請而寘之法闔郡稱快湖南狂寇衝突旁郡官吏
並緣爲擾民不奠居至有奔竄者公乃移文屬邑嚴保伍之法重
科配之禁民恃以不恐而吏亦不敢侵漁旣而調禁卒輦餽餉訖
事無譁一方按堵如故以至損租耗以利民捐公田以養士約郡
費以葺浮梁凡可以裕民而燬俗者莫不具舉治行爲天下守之
最部使者以聞方且召用適江西新羅寇攘人心易搖朝廷擇良
吏以安之謂無以易公就除本路提點刑獄江鄉素號健訟有珥

筆之風鎖吭貫足者無日無之公曰天下豈有冥頑之俗哉顧教
化不明耳于是訓飭告戒丁盜懇到揭之通衢有不悛者然後繩
以法俗爲少變公留意庶獄所在先造囹圄呼繫囚親詰之積贖
盈几一矚無遁情凡所平決悉當于罪靡有異詞久之移節江東
平反讞議如在江右時歲饑番陽流殍盈野公乃檄郡發倉實以
與民或曰此常平職也盍以聞君曰若爾則吾民填壑矣亟命發
之且自劾尋有旨諉公經度公具爲區處整整有敘闢浮屠之宮
候置之館公私之邸舍分處之凡釜錡薪蒸之具衣衾醬藥之費
纖悉畢備計日給廩大小有差在官之山林藪澤縱其樵漁隲陽
原野聽其種植流人至者如歸自冬徂春所全活數萬人饒民賴
以更生總餉者方以宿逋責償諸郡覈其數皆名存實亡無一可
償者公請于朝蠲其逋以鉅萬計秩滿知監國府未行改湖北轉
運副使以親嫌自列又改江東提點刑獄公遺愛在民去思方切
聞公復來懼怵交慶旣至與利除弊不煩設施郡邑相安吏民信

服獄訟衰息盜賊消弭坐以無事期年卒于官時淳熙十二年二月三日也享年四十有八公端靜簡默內剛而外和與人交淡而久見義必爲介然有守不可以勢力回奪其政知寬猛開闔弛張以時出之必使吏畏而民愛尤以教化爲先至臨川日未遑他務首葺顏魯公祠使人知所敬嚮待寮吏以禮不責其全有一善必誘掖而薦進之惟恐不及貪冒苟得與夫罷輒不任事者亦劾之不貸謹畏清約不妄取予罷鄰道之交賄卻屬郡之吏餽于勢利之際人所競逐公方隤然迹與眾遠徊翔遠外十有餘年識者莫不歎其滯畱公處之晏如也公之兄焯登乾道壬辰進士第仕至國子監主簿兄弟皆以文學知名公事之如父家務悉咨稟而後行所之官必迎待以俱終始無閒言監簿先公二年卒公哀毀過甚自是怏怏不樂因以得疾其友愛如此平生淡泊無他嗜嘗以書自娛手不釋卷其爲文辭約而理豐長于序事有文集藏于家積官至朝奉郎娶鄭氏封安人二子宣伯迪功郎湖州歸安縣主

簿慈仲應進士舉女二人長適文林郎嘉興府嘉興縣丞蔡康次適迪功郎潭州益陽縣主簿韓同諸孤奉公喪以次年二月二十四日葬于平江府吳縣穹窿山長連隴之原嗚呼公之才識足以經遠氣節足以立事謂宜不次而用然年不逾五十而用止于此非命也夫所以死之日士君子識與不識莫不咨嗟而痛惜之況余與公同年進士又嘗同寮且有婣連此情如何哉諸孤以銘屬余余將奚辭銘曰

天之生才疑非虛設不使年盈若無公志萬里方權輿如馭良馬駕輕車振策發軔康莊衢眾人皆驟我弗驅鳴鸞按轡行徐徐一朝變故非所圖軸折輪柅馬卒瘡胡不遠到廢半途止或尼之其天平乎用雖不究慶有餘造物或者相乘除

中大夫致仕朱公墓志銘

某甫人先大父始寓毘陵某自弱冠宦遊四方後十年由三館出守暨陽歸待戍期至則訪士大夫之賢者時三山朱公朝宗亦居

是邦一見傾蓋如平生歡某少公二十四歲公不鄙夷遂爲忘年
交自是日從公遊稔其爲人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無一點凝滯
承上接下一以誠意與人交耐久終始如一不以爵齒加人無少
長貴賤皆得其謹心藹然君子長者也某使嶠南公守潮潮與循
海汀贛壤地相接彌望千里蔚爲盜區有沈師者聚眾山谷間稍
侵郡境郡人震恐公謂盜賊依山負險時出爲害發兵深入正墮
其計中乃召募山砦土豪嚴直邱浩等授以方略扼其衝要以坐
困之已而計窮出鬪勦戮六十餘人生擒三十餘輩唯沈師捧頭
鼠竄官軍無遺鏃之費餘黨悉平于是又知公爲能吏諸司以公
治最第一合辭交薦未及剡上而公遭誣論罷廣帥周公自疆猶
以公捕盜功聞于朝竟不報士論惜之公諱某朝宗其字也曾王
父義王父中皆不仕父信有潛德以公恩贈中奉大夫公幼失怙
恃王母林氏撫養之自力學問親師友少長慨然有四方志鼓篋
遊上庠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台州臨海縣尉公不

以小官而苟于其職盡力求盜盜發輒得州上其功改左迪功郎
知臨安府於潛縣爲政精明遇事能斷鉤深索隱發姦摘伏吏不
敢欺舊用戸長催科多以代輸破產公以三十人爲一甲以甲內
最高者一人催理本戸先足卽以甲帖授其次由是不勞程督人
人樂輸公私俱便行之至今鄉豪徐衡父子以貨得官武斷一邑
爲良民害官吏畏其凶燄莫敢誰何且曲意奉承之否則獲禍公
按治其罪不卹也京尹趙公子瀟憇之特爲奏褫徐所居官徐又
訴于朝詆公甚力尹方欲窮治尋以內降移大理獄尹卽堂白訟
言徐之誣罔徐乃伏辜卒以法遠徙一邑稱快治聲徹聞三十二
年擢主管城北右廂公事隆興元年除監都進奏院未赴改除幹
辦諸軍審計司乾道二年除司農寺丞四年改除宗正寺丞奏乞
選文臣宗室治外宗正事以革南班驕恣之弊孝宗稱賞自此宗
室不用南班從公請也五年權金部郎官未幾移考功因奏對上
備邊六策又乞以州兵分番更戍于帥府以時簡闕上皆嘉納會

有吏之制是歲差知台州台素匱乏官兵衣廩皆不時給削煩去弊儉出薄入用度自足郡無貢院每大比則闢寺宇爲之科需煩擾士民皆不便公乃以官田易佛寺之蔬圃四十畝捐公帑募匠石凡瓦木工役之費悉給其直約令自辦闕月落成民不知役士子咸賴其庇先是陞辭之日上有他日召用之意甫及七月召命果下新制必候代者合符故公復留乃坐論免八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明年差知湖州淳熙四年到郡溪南一鄉鬻鹽爲生禁之則爲盜一日禁卒蘇寶者率其徒百餘人張旗幟羅兵器擊舟鼓噪順流而下聲言捕盜一郡皆駭謂必生變公不爲動徐以檄召之治其首惡餘悉罷遣公臨事有謀類此公去之明年沈師復出爲惡其勢張甚騷動閩廣至勞朝廷興師重費僅而平定乃知公前日曲突徙薪之功多也公自朝陽歸卽有倦遊之意奉祠家食于寓舍之東偏闢地治圃窪者爲池高者爲山松軒竹徑蔬畦花隴皆手自葺創屋數楹名曰安鄉角巾藜杖徜徉其中若將終

身焉公初尉臨海丞相王公居其前繼宰于潛丞相葉公踵其後二公當國左推右挽不遺餘力終亦不偶公自念晚節蹭蹬慨然有挂冠之請親故以年未耄諸子多白丁力諫止之公誦山谷之語曰子孫墜地自有分齊豈能爲百草憂春露乎竟納祿謝事時年方六十七公于書無所不覽口誦手鈔至老不倦爲文若不經意睥睨立成粲然可觀嘗因陞辭進國朝名相龜鑑大略敘述名相言行事實斷以己見玉音稱獎又嘗掇拾前人野史雜說之訛舛者以正史他書折衷之名曰遮眼錄丞相周益公歎服以爲奇書公好善樂施周人之急歲寒以衣衾薪米散給貧者行之累年人受實惠有二從弟淵津幼孤無所歸撫鞠訓導過于己子淵中淳熙年進士科公娶毘陵姚氏因家焉子孫蕃衍婚姻蔓延勢不容歸乃命津復還祖居畀以舊業使之埽墳墓奉烝嘗歲時又捐金帛資給之其孝友如此自得謝之後絕口不及時事家事不問有無又創小廬于後圃之東榜曰見葺焚香誦書或燕坐終日尤

喜賓客客至則具杯酒笑語從容唯恐其去里社燕集必先至後歸強之飲必醕未嘗臧否人物評議是非每曰今夕可止談風月耳晚年氣體清健精神說懌食生飲冷不減壯者屬續之日猶取佛言誦之合掌而逝時慶元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也享年八十有二積官至中大夫爵侯官縣開國男賜三品服妻封令人先公卒一年令人賢而明治家有法米鹽瑣屑必躬親之祭享賓客服食器用務極精潔公得內助爲多男五人室案此下原即提領犒賞本缺二字酒庫所幹辦公事堂文林郎知慶元府慈谿縣皆讀書應舉嘗與計偕壁屋基俱業進士室先公卒女二人故從事郎台州軍事判官魯可舉鄉貢進士王楷其壻也孫男女六人曾孫男一人公官五品壽八秩夫妻偕老子孫滿堂自起家至告休四十年無期功之戚仕雖齟齬亦至二千石笑傲林泉享有清閒之福者十五年如公亦鮮儷矣洪範所謂五福公兼有焉諸孤以是年八月七日合葬于晉陵縣安定西鄉邱墅村令人姚氏之塋將葬以陳昭州

昕所撰行實來謀銘某念從公游最久知之尤詳不當以蕪頽辭銘曰

公以孤童感慨奮厲來游賢關遂收名第踐揚中外垂四十年所至底績治聲翕然周旋夷雍容出處未老抗章挂冠神武貪榮冒寵所得幾何康寧壽考所享孰多寧此有餘而彼不足造物乘除詎知非福積善餘慶未艾方興百世蟬聯子嗣孫承邱墅之原公所卜室于茲歸藏其固其密

定齋集卷十五

定齋集卷十六

賦
蚤賦

余每夕困於蚤寢不獲安心竊憤之嘗觀南齊卞斌著蚤蝨賦史逸其辭余乃作賦補亡因述其見虐之狀云

先生閒居讀書自適每夜分而乃寐幸身安而淫佚目欲瞑而輒警夢屢驚而欲失有物擾之不遑燕息或齧吾臂或噬吾膝倏去歛來更跳互出其毒也如懷袖之蜂蠆其虐也甚禪中之蠹蝨探索揣摩手不容釋空展轉而無寐苦爬搔而通夕先生體瘠而神疲曾不少安於衽席于是心憤悶氣拂鬱自念此七尺之軀而見困於織芥之物呼童秉燭大搜冥索熾爐炭以交攻燎衾裯而再易大者緣隙以深藏小者跳梁而散逸驚巧捷以如神雖敏手而莫及童子時獻獲而奏功聊快吾之胸臆顧族類之甚博想未能禽其十一也已而平心定氣泛觀默識因念天地之間何物不殖

定集十六
蠕動肖翹胎卵化溼蚊蟲蜂蝎螟螿蟻在物雖微爲人之賊窮
人力以勦除恐天理之舛逆又况暑往寒來四時不忒消息盈虛
循環靡極背秋涉冬霜風瑟瑟萬物斂藏百蟲閉蟄是物也黨散
羣離滅影埽迹又何必取快于一時而較力於纖息姑少忍于須
臾蓋乘除之可必先生乃安斯寢乃夢遊華胥之國旣寢而興但
見三竿之紅日

五言古詩

餞張平甫折海棠贈之

天公昨晚晴得得送行客海棠新過雨染就胭脂色醉臉嬌未勻
啼妝紅欲滴勸君白玉卮一醉不足惜我君酷愛花爲君須小摘
後夜月滿船持此伴幽寂

同張叔因顧致堯遊金山受之憚於涉險爽約不行因以詩簡之
我昔遊天都策足蓬萊山風日不到處意謂非人寰一涉世利途
未免塵埃閒了知此身累痛自鑄冥頑浩然動歸志暫得浮心閒

金焦勝絕地自古名東南兩峯鬱相望宛若雙雲鬢我欲事幽討
不憚涉險艱同行二三子壯氣不可干欣然從我遊竟日勞躋攀
江神亦可人爲我亦少慳要知仗忠義可以行百蠻阿連有同心
平生怯波瀾欲去足先澀未語膽已寒謂有性命憂力勉終鮮難
我行自不惡盡得奇絕觀恩恩理回棹此興殊未闌阿連驚我歸
喜氣形眉端殷勤爲我賀不意能生還索酒共一醉相對俱歡顏
憶小兒

中年再舉子可喜亦可憐半醉已知父舉手拊我肩欲別不忍去
離懷重悽然兒生苦多病此念尤拳拳江聲鑿旅枕展轉不得眠
恍若聞兒聲常如在目前我思不能已汝病何當痊王事相促迫
平明又加鞭

趙季若染髭走筆簡之

趙子方五十鬚鬢何斑斑身老心未伏攬鏡嗟良殘染髭學少年
整容向雲鬢世閒有仙訣坐使壯歲還霜華喜頓改雪腳驚先爛

乃知人力窮欲奪造化難黑白變朝暮相對真面謾眉目且作偽
而況方寸間勸君循天理頽然任蒼顏漢廷方貴老白首尚握蘭
瓊花

平生湖海氣浪自青雲期一爲蓬萊遊時動泉石思徒糜太倉粟
飽食終日嬉尸素亦已甚勇退夫何疑直道無所愧願學柳士師
歸來食不足三歎汝墳詩親老尚擇祿富貴當何時捧檄強自喜
安敢辭馳驅顧我性蕭散軒裳縛伊尼何當出幕府還把江海塵
思親匪懷土此意惟君知君抱四方志扁舟羨鴟夷要先句踐霸
乃以西子隨不妨食肉相兼有絕俗姿暫淹芙蓉幕亟歸鳳凰池

案下次韻詩此處當
再有二句原本缺

姚幹舜陟約觀瓊花因循未能往以詩相促因次前韻

少年逐春心作意醉花期壯大頗更事舉足先三思況有簡書畏
本非倦遊嬉姚子磊落人自信了不疑應變似乃祖未肯爲獵師
婉畫多暇日餘事長於詩秀句摹勝景清尊樂芳時對花不忍去

惟恐光景馳愧我但局促潔心似毗尼門牆可羅雀敢作揚雄麾
高軒時過我不遺俗客知幕中向無事世路方坦夷要當休沐日
飛蓋還相隨靈祠花藥麗皎皎方含姿何妨修禊事流杯宴瑤池
我欲爲親壽憑君折繁枝

新居用韓昌黎詩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爲韻作十首

我家本儒素爲吏廉而貧所仰斗升祿役役常苦辛無地可置錕
有釜多生塵空餘清白操此以遺後人

憶昔少年日抗志期青雲宦遊三十載所歷多艱勤四持湖海節
再餉江淮軍全家得飽煖何以報吾君

獨醒眾所忌尸素心懷慚既有不堪七豈止宜休三再別皆自取
百謫其猶甘歸歟一邱壑卜築蘭陵南

晏子近囂塵蕭何處窮僻我居城市閒而有山林適一水帶清泚
萬竹環翠密亦足了此生人壽稀七十

南軒款江客北堂奉高年兩廡闕數舍幼累聊伏跽未能大門閭

豈暇週牆垣求足何時足萬事姑隨緣

我居本寬餘湫隘良有以子舍雖不多聚族五百指月俸均薄少

晨炊共甘美憂責叢一身冥行不知止

庭前植三桂門外栽五柳有禽號仙客愛蓮呼靜友鄰牆竹千挺

晚色落杯酒終日對此君烏知非我有

旁有十畝園荒穢久不理荷鋤薙榛蕪運筒灌桃李因高築小坡

就下鑿深沚杖屨日往來居閒賴有此

我亦大癡人□□多足抖擻囊中金傾倒園內粟雖云壁徒立

尚有田可鬻百口勿嗁飢張頤仰看屋

平生湖海氣志廣更才疏致君初無術許身一何愚慨念天下士

四海無家居但願庇廣廈不唯愛吾廬

朱文朝宗索壺村落成之集次韻簡之

我本巖壑姿浪爲蓬瀛客下惠猶三黜孟公甘百謫況如腹背毛

敢意青雲翻一麾江海去自分仙凡隔稅駕荆溪東屏居在幽穴

雖無二頃田賴有一區宅壺村咫尺地聊以適其適公家百畝園

下視雲夢窄風雪滿襟袖煙霞拂巾幘清溪一派流端疑巨靈擘

桃李自成蹊皆公手封植顧我鄙無譏敢比齊楚國大廈未落成

何事先促迫一笑真莫逆兩賢豈相厄我貧釜生魚傳家尚清白

八珍絕肥甘一枕但甜黑抹月披清風客至聊具食乃知造物公

獨此每無擇書生耳目寒得之卽生色若公肯一來與公分所得

病中紀事

我生天地間甲子倏一周歲與命相迫災釁非人謀抱病卧漳浦

死生任浮休

效白樂天體自詠二十韻

人生七十稀我今六十六幼小承門資長大竊科目平步登瀛洲
超遷應郎宿省寺久回翔京華厭馳逐七持使者節三剖刺史竹
晚玷兩禁班濫紆三品服游宦四十年徒糜太倉粟君恩無以報
捫心自慚慙吾聞老氏言知足乃不辱力辭會稽組願賦祠庭祿
舉首謝鵷鴻甘心友麋鹿家有十頃田居多數椽屋長子通朝籍
二女歸仕族勉恩沾弟姪餘俸贍親屬始望豈及此平生不啻足
無奈百病侵齒豁頭已秃指攣足蹒跚背駝腰屈曲消長自乘除
禍福多倚伏細數親舊間十九登鬼錄自憐衰病翁詎知不爲福
又自詠效樂天體

我家高曾來享年稀六十吾祖逾九齡屈指十之一嗟予蒲柳姿
不覺開七秩雖幸延殘年其奈嬰未疾人生一世間無異駒過隙
孔跖俱塵埃彭殤漫欣戚苟免飢寒憂況又婚嫁畢生亦何可戀

死固不足惜棺槨已素具墳壠漸加葺委順以待時臘月三十日

七言古詩

題端約喜神詩

高樓結蜃橋垂虹人間夢幻色卽空何勞愚智徒相攻無異蠻觸
戰蝸蟲先生學道尤温恭皎然明月來窗櫺幅巾宛有林下風身
雖隱約聲如鏞何人爲寫冰雪容屹若山立凝神鋒長松詰曲盤
蚪龍朱藤緩步行松中治世乃有南山翁青鞋不蹈京塵紅宦遊
已悟禽入籠誰能薄祿仰釜鍾百年駒隙成怱怱一塵可老荆谿

東

家父約端約飯端約以疾辭乃作古風并送蠟梅數枝因次前韻
詩仙逸氣舒長虹一洗萬古凡馬空五車蠹字勤且攻不肯區區
辨魚蟲雪中鶴鰲如玉恭誰能低唱深簾櫳年來何事怯霜風閉
門索句鳴笙鏞新詩爲我開愁容退避豈敢爭詞鋒君不可屈眞
卧龍小窗獨坐時一中故折金萸贈我翁絕勝桃杏漫山紅君詩

當得碧紗籠此花宜侑琉璃鍾走筆寄謝仍怱怱昏暮叩戶驚鄰

東

再用前韻酬端約

君才千丈騰彩虹揮毫落紙萬象空我猶頑石不可攻愁吟嘈雜
鳴寒蟲典刑况有先文恭短檠終夜臨書櫳騷雅不減陶謝風簫
韶迭奏鼓與鏞顧我羞澀難爲容鉛刀一割無餘鋒古人相遇如
雲龍交情自得氣槩中倏然坐對兩矐翁一笑莫逆醉臉紅世間
萬事空牢籠信知我輩情所鍾舉杯屬君無怱怱人生聚散西復

東

送張安國舍人

若有人兮下天陬乘雲戲作人間游飄飄逸氣橫九州明光射策
動冕旒一揮坐遣千人休老生瑟縮徒包羞餘子走僵汗且流自
顧跛鼈驚驂驪大兒文舉小兒脩眼高四海非吾儔堂堂人物傾
曹劉冰壺玉尺懸清秋胸次二十八宿周筆力乃與造化侔揮毫

落紙蟠龍蚪殘篇醉墨人爭收蚤年嬉笑登瀛洲螭坳鳳閣增皇
猷出典方面分顧憂昔禱今袴歡成謳六城父老思故侯往往出
處甘棠畱洞庭均逸心夷猶祇恐富貴來相求公今起自曲江頭
蒲帆十幅風颺颺微官拘縛如楚囚雖欲從公嗟無由君王仄席
勤咨諏姓氏當已覆金甌入登廊廟參籌謀勳庸併使書銀鉤當
時東閣羅枚鄒賤子還許登門不

送莫子漳還朝

長安車馬聲隆隆千官朝入明光宮我時亦通金閨籍猥以麋鹿
參鵷鴻魏闕聯鑣競趨走漢殿屬袂陪肅雍銀章朱紱赤縣手一
見傾蓋稠人中縉紳交口譽成美政有三異如魯恭不勞烹鮮撫
赤子不憚拔薤鋤強宗二年惠澤洽百里一日治行聞九重帝曰
卿才當大用乃使驥駮試蟻封毗陵今日股肱郡往來水陸當其
衝比年積蠹寢不治公私赤立帑廩空與我共理二千石無以踰
此強項公割雞焉用庖丁手斲鼻乃見匠石工公初下車問疾苦

萬家和氣生春風政平訟理百廢舉昔襦今袴喧兒童鈴齋宴坐
未煖席宣室趣召還追鋒公來邦人歎何暮不謂公去仍恩依
劉多士願莫遂借寇千里嗟無從聖朝顧俊方重內此行自與登
仙同高士不妨爲主簿先儒蓋亦嘗司農功名富貴儻來物寧論
小釜與大鍾古人立朝有始末出處進退常和雍君家伯氏典刑
在願君勉力追前蹤贈言蓋竊仁者號聊以寫我磊落胸方今天
子堯舜上安得稷契輸誠衷士氣委靡思苟得民力彫敝屢告窮
聞君欲草三千牘宜以此語裨宸聰

長風沙

舟人指點長風沙寂寞煙村三四家寒月熒熒照楓葉霜風槭槭
飛蘆花江頭景物自不惡買魚沽酒時獨酌扁舟日日弄煙波此
身空羨漁家樂

和楊廷秀游蒲澗之什

我來戲作南海遊兩驚落葉鳴新秋文書暇日得勝侶登臨清賞

追遨頭萬壑爭流如瓜裂天公幻出神仙窟巖前滴水六月寒巖
下飛濤四時雪要當躡屐攜枯藤躋攀石磴褰裳行勿令俗物敗
人意暫止喝道聽松聲安期已去寧復見井竈漫傳丹九轉尚餘
玉舄在人間特特不辭追尋遠腳力已盡病莫興好山無窮相送
迎山林鍾鼎雖異趣嶽嶠犖犖皆旁生更上危樓臨峭壁時見疏
林鳥飛白一峰突兀鬱相望萬頃滄波湛空碧此身疑是在蓬壺
下瞰城郭如盤盂恨無詩才可八斗領略羣山但卮酒人生上壽
不百年白雲駕我我卽僊從此去天只尺五俯仰人間自今古

筇竹杖歌

我有一枝筇天矯如游龍由來博望使西域萬里持寄衰病翁自
蜀歷楚入吳越名山勝地多畱蹤先排衡山雲直上南臺升祝融
次登峴山首北望京洛浮塵中白鷺洲前弄明月黃鶴樓上迎清
風東遊秦望探禹穴天台鴈蕩觀奇峰孤根端有歲寒操勁節肯
染京塵紅飄然飛去不可執西山南浦聊從容放行天地無障礙

倚觀宇宙皆虛空橫挑斜曳任所適去來無定如飛鴻提攜九節
常在手四方上下俱相從我常病足不能履賴汝左右扶持功老
形已具身偃僂詎能一日無此公杖兮切勿化龍去畱取百歲扶
衰慵

奉和子真學士詠雪之什

千里同雲欲曛黑風掠寒郊聲械械初疑窗外忽增明俄見階前
已紛積曉來戲作漫天飛臘後喜占平地尺回飄凌亂競穿簾作
態橫斜巧投隙乾坤浩蕩迷俯仰唯有寒江湛空碧扁舟遠訪漫
乘興敗履徐行閒畱迹向晚漁蓑入畫圖清夜雞窗映文籍從教
高卧野人廬未饒低謁王侯宅灞橋才子更清絕強把枯腸苦搜
索最憐擾擾雪中人晨突無煙有飢色何當三白兆豐年盡挽八
荒歸樂國不但新春壓災瘴且喜明年飫麩麥我家賴有二頃田
老去功名慵轉劇人生一飽復何求卒歲優游聊自得
再次前韻上呈

雲幙四垂頭上黑微霰飛霏初械械衾稠不煖夜更寒庭戶無聲
曉仍積漫空龍鳳落萬家入地螟蝗想千尺因風作響急敲窗得
月交光先透隙園林巧綴鬪新奇樓觀勻鋪失金碧今朝知是謫
仙來門前躡作瓊瑤迹雪車句好憶劉叉縞帶詩成走張籍但得
同傾北海尊不妨屢過揚雄宅須知里社樂有餘正恐太倉米徒
索愁吟時作郊島寒飽食幸無陳蔡色破賊空慙李常侍仗節未
許蘇屬國祇今力穡學老農賸喜流膏滋宿麥杜陵一飯不忘君
憂國甘心老彌劇願言玉燭常均調萬物忻忻俱自得

大雪不止再次前韻

玄冥一怒天地黑巽二前驅聲械械須臾白帝振軒裳龍鳳旛旗
交委積舊傳洛邑深丈餘今比常山纜數尺天公作意逞陰機剪
水裁霜巧無隙雲濤萬頃俱浩蕩海風吹散琉璃碧坤軸催壓幾
欲頽日輪埋沒渾無迹定知謫墮萬玉妃紫府清都削名籍可知

飛瓊天不管等閒幻作神仙宅詩人嘲弄困萬象苦思不妨閉門
索攢眉呵手撚凍髯得意忻然有顏色英詞逸氣吞江湖竊比君
才如楚國看花君子待新晴又不春風搖燕麥我方疊石築小坡
人笑老翁似兒劇何當攝屐共登臨一覽山川皆靜得

子真新篇愈出愈工壓倒元白三歎不已勉強再次前韻

獨守寒窗坐昏黑怪底打門聲槭槭呼童秉燈誦新詩篋筒珠璣
喜盈積君家文燄萬丈長愧我才慳真退尺往來政自風流足唱
酬聊可供閒隙劇談快飲坐生春一笑相看眼俱碧曉來百鳥報
新晴漸喜門前多轍迹眼明頓覺有春意耳冷況聞開樂籍何勞
空汎剡溪舟不如沈醉高陽宅樓迴吹殘玉笛寒杯乾笑指銀餅
索遙知塞上積雪深千里關山同一色夕烽罷警鐵衣閒聘幣星
馳交兩國使華不用吞旃毛邊吏何憂取溫麥祇憐魚貫挽舟人
墮指裂膚聲苦劇東風吹作一尺泥山鳥卻愁行不得

朱朝宗割愛遣嫁侍兒忘情如此是可尚也因作忘情吟以道哀

怨之意

風流漢署尚書郎蛾眉列屋呈新妝中有一人十四五雪膚花豔
傾後房妒寵負恃亦常理何乃棄置行路旁妾如桃李眩顏色君
如鐵石爲心腸憶惜贈君綠綺琴佳期密意寓琴心白雪陽春世
寡和高山流水誰知音燕子樓中空寂寞鳳凰臺上忍登臨餅沈
簪斷不堪說釵分鏡破何由尋君不見韓退之絳桃柳枝二侍兒
別來柳枝已飛去故作鎮州初歸詩又不見白樂天小蠻樊素爭
取憐晚年樊素欲謝遣因賦不能忘情篇從來我輩情所鍾絲絲
此恨今古同世間尤物最爲累須信萬事浮雲空二公號爲知道
者未免愛慾傳胸中果能脫去如敝屣自古未有賢于公料得文
君對長卿小窗時鼓一再行幽愁暗恨欲備寫離鸞別鶴難成聲
知君手種堂前柳春風披拂還輕盈憐新棄舊似淺薄如君未必
真忘情

有感

人生一世閒常苦不自足冬寒但重裘日食惟一肉所須能幾何
甘心事馳逐何郎費萬錢徒令厭僮僕長卿乘駟馬祇欲誇世俗
於我何有哉浮榮不償辱迴思五鼎烹焉用萬鍾祿朱紫蒙陷穽
簪笏如桎梏勿爲穀鯨牛寧作擁腫木君看白玉堂未比黃茅屋
卧聽元戎報五更何如日高三丈春睡熟

定齋集卷十六

定齋集卷十七

五言律詩

晚泊江皋

日暮西山遠停橈傍水村葉舟橫野渡茅店掩柴門牧笛隨風遠
漁燈帶雨昏一枝梅照水行客總消魂

送介卿之官金壇二首

四海皆兄弟情親能幾人相看青眼舊總作白頭新直道何妨拙
微官祇爲貧老來仍惜別把酒話酸辛

淵明去彭澤斯立佐藍田家近真良便官閒任左遷相望雖百里
此別又三年擬辦登山屐從君訪洞天

夢介卿感而有作二首

湖海三年別關山萬里程故人頻入夢游子若爲情家近吳王苑
身居義帝城平生雞黍約何日更尋盟

憶昔兒童日光陰急鳥飛舊遊渾似夢倦客只思歸青眼還如昨

朱顏漸覺非柳陽縱無雁音問未應稀
孝宗皇帝靈駕發引詩二首

曆數承堯禪謳歌載舜仁規模自宏遠法度謹持循儉約身先下
憂勤志在民萬方無以報雨泣但沾巾

舜禹相傳日元非倦萬幾慈闈躬至養別殿奉遺衣易月心何忍
通喪禮不違煌煌新廟號萬古播音徽

巖仲八兄有茗溪之行草酌話別而次何叔養正十二兄爽約不
至坐客唯三人因以詩紀之

自古推同姓相從弟與兄已占東井聚誰謂秦階平龍友當爲首
鵷音近有聲同堅歲寒操終始勿渝盟

卽席和端約韻

竹溪追勝槩得侶最爲多自覺功名嬾空嗟歲月磨夢驚風落葉
心破雨鳴荷無此杯中物其如良夜何
舟行有感

仕路多艱棘人生更轉蓬浮雲偏蔽日駭浪不因風世事愁眉外
人情醉眼中老來齊得喪方寸等虛空

予頃歲持節湖湘今二十四年白首重來親舊十無二三感而有
作

落日放扁舟瀟湘生暮愁故人疑不見離思渺難收鼓瑟空遺恨
吹簫憶舊遊劉郎今老矣霜鬢不禁秋

秋日書懷二首

遊宦輕千里閒愁度一秋衰顏慵攬鏡病起怯登樓事業因循廢
功名取次休人生聊復爾一飽更何求

刻意搜詩句清心玩易爻几塵留鼠跡窗影印梅梢泉石頻招隱
壺觴已絕交橫挑一柳栗在處寄僧包

送九兄僉書歸二首

離別一何久漂流不計年昔君猶壯歲今我亦華鬢隔闊如疑夢
從容喜欲顛弟兄能有幾及此對牀眠

中年仍再別歸意苦難留風雨傷心夜江山滿目秋西堂詩入夢

東閣酒添愁他日荆溪上無違具一舟西堂東閣二謝二蘇事

先人嘗宰貴池今二十五年矣舟行經此不勝黯然

夜泊貴池口此情殊黯然思親空有淚感舊不成眠棠舍清陰在

桐鄉舊政傳終天成永感忍聽蓼莪篇

至日書懷

病起逢佳節羈懷只自傷老來衰自至身與世相忘髮引千絲亂

愁添一綫長功名真已矣此意付滄浪

乙卯春病中書

老去那堪病春來總是愁關心惟藥物寄命向醫流世事多翻覆

吾生任去留一塵真可老此外更何求

遣興四首

世味只如許人情亦可憐禪心甘寂寞病體覺輕便夢裏身非我

閒中日似年還家真復樂此去若登仙

醉裏乾坤大閒中日月長靜觀佛理妙頓與世緣忘晚景無多日

浮生有底忙漁翁真得趣一葉寄滄浪

江海倦遊客乾坤老病身儻來皆外物自在作閒人睡足從吾嬾

歡來任我真治身且耕鑿無愧葛天民

衰病人應棄窮愁孰與親同行木上座並卧竹夫人習定調千息

談空外一身轍環天下半送老楚江濱

獨立

獨立寒江上蕭然一秃翁夢魂驚雪浪病骨怯霜風遠樹斜陽外

荒村暮靄中間身無一事尊酒與誰同

句祠得請喜而有作示介卿二首

多病身先嬾閒居樂有餘山林真可老故事未應疏性與禽魚適

身便水竹居非無軒冕志吾亦愛吾廬

人心輕萬仞吾志在兼山知止今真止求閒復得閒天應念衰病

人免笑癡頑二老風流在何妨日往還

丙辰罷郡得祠

世論可憐哉無心任去來
狙公徒自喜鷗鳥浪相猜
塞馬寧非福池魚往見災
扁舟從此去回首謝氛埃

水閣偶成二首

小閣枕橫塘荷花度晚香
月華秋更白水氣夜偏涼
地僻人稀到心閒夢亦長
北窗聊寄傲身世兩相忘

徙倚危樓久無言對夕暉
野花隨處發水鳥傍人飛
自覺身無累那知世有機
何勞戰蝸角萬事轉頭非

書懷

消息關天道災涼閱世情
禪心了生死病骨識陰晴
杜宇傷心切梅花照眼清
焚香讀周易頓覺此身輕

淳熙戊戌將命廣東侍親攜孥十一月至安仁畱雲錦驛一宿而去時晉卿姪偕行後二十三年分閩桂林晉卿主餘干簿復以是月來會于此把琰道舊爲之愴然因成一詩示晉卿

憶昨南遊日今餘二十年
扶輿潘母健舉案孟光賢
遠宦徒勞耳重來倍愴然
若非吾小阮隻影更誰憐

胡端約挽詩二首

一代風流盡如公能幾人
病來猶筆健老去更詩新
握手言無間傷心迹已陳
墨君時一玩感慨淚沾巾

長卿多酒病子美太詩癯
談笑隨時樂風標絕代無
遺編應百卷怪石漫千株
賴此青氈物傳家有鳳雛

顏魯子挽詩二首

耆舊三朝望廉平百吏師
愛民先節用直道靡容私
自視一無愧真成三不欺
遺民應罷市淚墮峴山碑

昔年顏氏子當代魯公孫
德行端能繼典刑今尚存
平生窺聖闕晚歲闕空門
歸卽歸兜率雲堂第幾尊

代趙儀可挽劉叔尚

此士不可得鄉人今始思
迎賓多事日教子廢科時
望屋訟自止

弄瓦爭者誰京華攜手處憶著最傷悲
王季立安撫挽詩二首

世襲樞庭貴仍專帥閩權公忠由性稟清白自家傳
剖決神明速安懷畏愛全功名方追逐天不假長年
典刑雲愁富春渚月掩少微星易簣無多語
相門叨下客帥幕得佳賓玉樹連階砌芙蓉汎水濱
通家仍有契論世豈無人埋玉空遺恨潸然淚滿巾

康素居士邵君挽詩二首
當代求遺逸斯人尚典刑雲愁富春渚月掩少微星
易簣無多語空籬但一經遺休宜有後蘭玉滿階庭
世儒多戶牖家學自淵源處士名兼美先生道益尊
黃金散閭里白玉揜邱原猿鶴空淒怨清江遶故園

提舉中奉程公挽詩二首
典午源流遠安鄉世胄隆廉平儒者政樸素古人風
五福身兼備三尊德最崇善人無復見忍看一旌紅

靜退身無累安閒意有餘一麾真漫爾三徑盍歸歟
肯酌貪泉水

公以嫌不赴闕 甘淹下澤車後生知敬慕遺行藹鄉閭
張有年提舉挽詩二首

天上張公子家聲四海知晚方持使節聊復擁州麾
嶺嶠多遺愛蕃人亦去思遠民應罷市淚墮峴山碑
挺出雄英俊居民長者稱祖風知未泯世德自相承
口不談臧否人應寡怨憎善人宜有後袞袞看騫騰

丁牧仲寺丞挽詩三首
元祐名卿後甘盤舊學臣肯堂真有子論世豈無人
仕至二千石年垂八十春哀榮子毋憾全福更誰倫
耆舊凋零盡吾猶及此公典型前輩近氣槩古人同
抵掌談如在

掀髯笑已空堂堂寧復見蕭瑟九原中華屋平生處
傷心事已非綵衣方共樂寶劔忽雙飛漫說乘鸞去
終期化鶴歸長年知有淚感慨一沾衣

沈朝議之淵挽詩二首
早擅雲間譽唯公伯仲賢諫篇餘祖烈經學自家傳出處無餘恨
哀榮得兩全善人今已矣埋玉向新阡

仕至二千石年餘七十秋長生應有訣勇退復何求耆舊凋零盡
功名取次休莫陪蒿里餞東望隴雲愁

故廬陵府君葛公挽詩二首

家風唯孝友世系本神仙丹藥能延壽衣冠不乏賢享齡餘七十
積行滿三千存沒無遺恨青氈有子傳

耆舊如公少明時豈棄才一麾聊出守三徑即歸來白璧人何在

黃梁夢已回秋風正搖落楚挽不勝哀

張晉英侍郎挽詩二首

當代推耆舊如公能幾人典型唐國老風采漢廷臣直筆書青史
魏冠侍紫宸壺公非不遇猶未究經綸

賈傅方年少詞場屢策勳賢關馳雋譽仕路藹清芬德望三朝重

聲名四海聞仙遊向何許地下亦修文

韓子温母秦國太夫人挽詩二首

際會中興日來歸異姓王艱危從戰陣淑謹自閨房眼看兒孫盛
身膺福壽長平生修淨業一念即西方

八座太夫人疏封大國秦鄴侯仍有子陶母不憂貧四紀恩光渥

三陽錫賚頻榮哀極終始當代更誰倫

齊子餘母太夫人王氏挽詩三首

江右推門第華陽接洞天嬪夫成宅相教子作時賢富貴三從備
哀榮五福全平生勤白拂兜率是良緣

向來小宗伯日侍太夫人地占梁溪勝風流峴首春版輿隨處樂

綵服及時新歛斷萱堂夢居然迹已陳

石窳恩雖渥蘭陔事已非升堂人不見執紼淚頻揮樹競晚風急

草明朝露稀他年黃閣宴不及奉慈闈

趙從善母吉國夫人劉氏挽詩二首

鍾英推后族擇配得王孫兩大夫仍貴三從母益尊版輿欣就養
鈿軸屢承恩尚想平反日慈顏一笑溫
令子方通顯神京更浩穰珍羞供鼎食綵服賁金章大國初封吉
佳城忽葬防貳卿哀慕切老淚浥千行

劉公寔母夫人董氏挽詩二首

杏苑仙遊遠桃源往事虧名高孝父傳詞揆外孫碑孟鼎方知貴
萊衣不復嬉生男有如此天道豈無知
列寺名卿重慈闈壽母尊眼前看五世膝下擁重孫九九登遐算
三三達妙門哀榮極終始全福更何言

五言排律

感事

親舊頻凋喪於今能幾人
光陰雙轉轂富貴一微塵
自歎癡頑老人憐衰病
身直饒心似鐵未免鬢如銀
安樂能延壽憂勞漫損神
平生齊得喪六十六年春

定齋集卷十七

定齋集卷十八

七言律詩

送張子儀尚書起鎮東南

自古雙溪山水鄉風流仍繼沈東陽
禁庭久曳尚書履輔郡方懷
太守章再世甘棠畱勿翦百年喬木鬱
相望公家況有青氈在會
見登庸坐廟堂

送蔣子立赴河南試二首

槐花拂拂弄輕黃白紵雲趨翰墨場
魯國儒冠能有幾長沙舞袖
頗相妨英才自是千人敵小試猶爭一日長
來歲皇都春色好馬
蹏應帶百花香

平生天上張公子一旦翻從洛下遊
不特文章傳籍湜定知禮樂
付程仇高山流水無真賞白璧明珠勿暗投
他日大廷承顧問好
將忠讜薦宸旒

觀雪二首

天公一笑喜生春坐見邱園物物新素色連空迷俯仰寒光借月
作精神千金開宴無虛日萬玉飛來不動塵斗米如珠薪比桂可
憐擾擾雪中人

乾坤浩蕩渺無涯龍鳳縱橫落萬家似與宓妃矜態度未應姑射
並容華排簷巧綴纖纖玉著樹齊開種種花料得瓊瑤天不惜等
閒狼籍委泥沙

用前韻二首

裁霜翦水戲成春瓊蕊瑤華巧鬪新驢帽清寒詩得助漁蓑幽絕
畫通神峯巒幻出千尋玉宇宙空無一點塵我欲乘風入閭闔不
知飛佩更何人

江梅欺壓任橫斜愁殺西湖處士家賴有凍醪供熟醉慚無傑句
寫芳華玉樓不夜家家月瓊樹先春處處花想見寒江最奇絕扁
舟蓑笠釣雲沙

再用前韻二首

東君作意欲先春故放千林火速新風急亂飄初眩眼地空遠望
忽迷神簷楹不動垂冰筍庭戶無聲糝玉塵畱取寒光待元夕一
時燈月付遊人

不用扁舟尋故友但穿敗履訪鄰家雪堂歸去東坡老雲馭飛來
綠萼華稚子歡呼驚柳絮佳人疑誤認梅花出門天地俱無礙卻
憶江空月在沙

雪中端約相招因以詩簡之

纖纖暮雨變飛霏夜聽敲窗瀉竹聲柳絮因風誠可擬梅花待月
有餘清梁園公子方開宴姑射神人最賦情可笑寒儒無秀句一
詩聊欲問前盟

易地湖外喜而有作

平生何意作南遊直爲飢驅不自由天外飛鷺驚昨夢峰前回雁
喚離愁再更漢節君恩重一笑潘輿喜氣浮慚愧向來三百指團
樂歸去更何求

爲趙氏題三桂堂

千佛聯名未足多書生榮遇已如何鍾英況出神明胄接武仍登
甲乙科郗氏一枝猶可貴燕山五桂未能過矧君四世推良吏信
史垂芳永不磨

觀雪

卧聽跳珠落瓦溝曉來飛雪凍雲稠
俛觀佛國三千界幻出仙家
十二樓公子休誇梁苑宴高人空汎剡溪舟
何如縛取吳元濟夜半銜枚入蔡州

再用觀雪韻

幽居窮僻傍邗溝歲晚天寒雪意稠
高卧但知深閉戶縱觀何敢
共登樓寒驚遠塞孤飛雁重壓清江獨釣舟
遙想千官馳入賀蔥蔥和氣滿皇州

憶故園梅花

遙憶家山千樹梅幾年心力費栽培
雪中
最喜登臺望月下偏宜

傍水開東閣自憐詩興懶平泉不見信音來
主人行矣休官去怨鶴驚猿勿浪猜

雁蕩

又持一節向東州自怪平生欠此遊
勝地百年開雁蕩滿天千古瀉龍湫
雪生半岫輕隨足泉落空巖急打頭
卻恨昔賢無轍迹謝公嶺上更遲留

道中述懷

分閩南來兩見秋不才多病合歸休
奔馳水陸三千里經歷江湖十四州
鱸膾葦絲懷故里梅花雪片送行舟
自慚尺素終無補只爲憂邊白盡頭

送胡季玉還毗陵

瘴雨蠻煙晝不開問君底事亦南來
外臺總計慙無術內府輪珍信有才
我去雁峰同北鄉子行梅嶺帶春回
故園花竹平安否何日從容共一杯

元夕出遊

九衢燈火萬家春嶺外風光自可人
賸喜豐登好時節會須打撲
困精神嬉遊要屬風流帥衰嬾何堪
老病身勉意追陪非得已由
來憂樂本吾民

思歸二首

世事端如一局棋光陰還若擲梭飛
亡弓休問人得失佩劔那知
孰是非每對西山看不厭何當南浦
送將歸不如從此扁舟去江
上秋高嶰正肥

久畱瘴嶺苦思歸安得身如越鳥飛
老去宦情真是薄年來樂事
覺全稀衰顏得酒還如少病骨添衣
卻似肥只爲蓴鱸動歸思非
關勇退早知幾

登榕溪閣

公餘贏得暫時休歸騎怱怱更少畱
古木千章環美蔭危亭百尺
枕清流詩翁仙去存遺跡病守重來訪
昔遊坐久西山銜落照一

行鷗鷺起汀洲

陪憲使登榕溪閣

歸途重約使軺臨爲愛榕溪十畝陰
俯瞰江流青一帶坐看山色
碧千尋共拌沈醉酬佳節暫駐斜暉
縱賞心因念玉關人已老不
堪搖落又秋深

用前韻成二首一以謝憲使和章一以述懷

五嶺何煩漢節臨暫來南國種棠陰
詩觀老杜真無敵迹訪涪翁
尚可尋登覽漫窮千里目哀時唯有
五湖心江山彈壓歸詩伯詩
賦梅花雪片深

榕溪有涪翁畱題

老去重陽又再臨等閒駒隙度光陰
虛名何苦勞方寸直道焉能
枉尺尋夜雨梧桐驚客夢秋風鱸膾
動歸心詔恩若許休官去笑
指山林遠更深

再用前韻

當代名流共一臨勝遊應不減山陰
寸莛詎可撞千石短綆徒勞

汲百尋松竹要堅三友操金蘭默契二人心時平歲稔文書省緩引清觴莫厭深

丁未立春日讀白樂天浩歌行不覺身年四十七之句時方悼亡有感而作

不覺身年四十七此身雖在鬢如霜生平意氣空摧索老去功名付渺茫愁裏不知佳節至尊前那復少年狂梅花紙帳焚香坐感舊傷懷淚兩行

芍藥

自古惟揚厥草天露紅煙紫不勝嬌鄭風已久名溱洧洛品猶堪壓魏姚痛飲莫辭金鑿落清標偏愛玉逍遙楚狂小子嗟多病坐對珍叢不自聊

過鄱陽湖適遇便風湖面如鏡喜而有作

多謝江神不世情爲憐逐客送歸程一帆風力如飛疾千里湖光似掌平要自吾身仗忠信自然此意格神明反思宦路風波惡屢

觸危機夢亦清

十月十六日發南昌下半月過建康便風順流日行二百里舟人云未有如此速者

鍾陵一水下金陵輕舸何勞半月程千里快風衝雪浪一天寒日弄霜情天公有意如相念川后安流自不驚料得還家時節近買羊沽酒互逢迎

南昌大閱

自昔雄都地望雄劔光直與斗牛通角聲悲壯秋風裏旂影橫斜晚照中簾幕萬家觀小隊弓刀千騎擁元戎此身雖老心猶壯自笑憑鞍矍鑠翁

滕王閣

傑閣崢嶸枕古城公餘扶病一登臨西山拄笏增詩興南浦飛帆動客心白鳥去邊明落日青林斷處認遙岑摩挲石刻空三歎吏部文章絕古今

至日書懷

自笑癡兒得許忙，閉門便覺日舒長。作詩擬學江西派，起疾每求海上方。老去光陰空歎息，病逢時節轉淒涼。可憐隻影無聊賴，兒女三人各一方。

詠雪和介卿韻

詩翁咳唾自成珠，畫筆新傳粉墨圖。大白賡酬金激盞，小紅團坐錦模糊。縱觀佛界成銀色，疑入仙家醉玉壺。應笑因何用心苦，愁吟終夜撥寒爐。

再和前韻

郢客清歌若貫珠，迴風妙舞巧難圖。漫空片片勻如翦，投隙紛紛密似糊。溪月一鉤窺玉鏡，江梅千樹插冰壺。何人乞我仙家帽，共傲禪林與藥爐。

浙東憲司會同年八人以詩紀之

乾道龍飛二紀前，一時再會八同年。諸公誰念廣文冷，三已方知

令尹賢別乘，達尊人共敬。輶車並駕我，叨先蘭亭又見羣。賢集盛

事宜將琬琰，鐫二教二令二

倅二使者

重九日陪諸公遊花田四首

天遣奇花擇地生，為憐體素更輕盈。一天秋色風光好，十頃寒香露氣清。不特爐熏資賸馥，最宜寶髻綴繁英。憑誰移向瓊林去，乞與江梅作弟兄。

此花亦是可憐生，刻玉融酥萬數盈。素質更兼秋色靜，幽香暗逐

曉風清。不須籬菊浮纖葉，好學官梅綴落英。來歲龍山高會在，又呼張丈喚殷兄。

呼張丈喚殷兄

白樂天內宴詩呈張侍御二十三丈殷判官二兄十八兄猶有誇張少年處笑呼張丈喚殷兄

作意登臨快此生，愛花莫惜酒杯盈。水沈風味香仍遠，冰雪肌膚

韻更清。名字不須聯十友

曾端伯十友不

品題猶賴有三英

定知茉莉真瓜葛，連璧誰家弟與兄。

瑞叶嘉禾亦旅生，瓊田十頃足豐盈。

羨香入奇熏，心自清。寶蓋緝成雙，縞帶筠籠采。盡萬瓊英，時事若

逢靖節為佳妃去聲肯讓黃花作女兒坐間趙文舉韓叔夏菊詩云願為靖節妃故有女兒之句

再成二詩錄呈諸公
漸老尋花學後生瓊瑰折得我懷盈左氏瓊瑰盈懷纖枝瘦葉還相稱道
骨仙風得許清嬾共山礬對春色攬先籬菊薦秋英由來玉樹階
庭秀不減風流謝氏兄

為嫌桃李太羸生晚殿羣芳不自盈冷豔坐消三伏暑此花四五
高標獨占九秋清簪花擬欲酬佳節落帽從教笑眾英最有詩翁
被花惱從今喚作友于兄老杜詩山鳥山花吾友于注與之同處若兄弟也

再用韻呈辭士昭提舉
天公作戲為誰生不數芳蘭九畹盈韓詩樹蘭盈九畹美景良辰無限好
奇花妙句有餘清一枝瀟灑閨中秀百卉紛華糞上英聞道河東

有三鳳詩名還是屬難兄士隆文學名世某獲從之遊今又竊窺佳作
撥置吏牘再作一詩以酬相惱之什
朝來衙集事還生不覺文書几上盈顧我塵埃敗佳思羨君心跡

得雙清也知靜色撩詩興無奈蕪辭愧俊英得句已推三昧手論
交當拜十年兄

偶得兄字再成一詩
年來習氣尚書生喜得珠璣篋筥盈不羨奇葩爭嫵媚且看麗藻
鬪新清禪心欲向花前定佳句難酬座上英知是詩人故相惱只
愁無處問家兄
再用前韻二首

秋著寒花取次生千叢向曉露珠盈根靈不止芝房秀香遠仍分
桂子清弄雪飄飄疑玉女唐昌玉蕊花事見劉禹錫詩迎風綽約認瑤英元載
薛瑤英唱香故肌香見蘇氏演義詩可為汝詩父謝光祿云只可為庶兄見詩品品題自是推詞伯誰道詩中只庶兄湯惠休謂吳邁云吾

梅花料得是前生楚些招魂魄已盈卻笑橫枝太消瘦不堪淡月
助淒清風流有客傳花譜火速無人集韻英唐陳友元有韻英十卷江左詩
僧渾壓倒每慚得句犯師兄惠崇詩多犯古或譏之日不道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見温公詩

用前韻簡趙薛二丈三首

誰遣閒愁百種生消除惟有酒尊盈自知老去風流盡暫得官閒

氣味清香閣寂寥謾鄰女杜祕書竊鄰女酥香後作水遇樂訣羅

惟調護想宗英山谷戲馬中玉詩二君此舉宜深罰大白先浮伯

雅兄劉表子弟好飲為三爵如兄弟

滿目淒涼秋思生寒香萬本綠疇盈風回蘭蕙由來遠露浥薔薇

分外清取次梳妝呈素面等閒流落惜芳英鳳樓大手須公等好

把蠻箋寄老兄韓浦以蠻箋遺弟泊詩老兄得

瓜時正值一陽生已見眉間喜氣盈詔下鼇頭恩數寵香含雞舌

省曹清西湖好去窮清賞南國無從戀薜英自此達尊兼德爵不

唯年合推兄

定齋集卷十八

定齋集卷十九

七言律詩

遊歸來園追想主人高風恨不及見因賦二詩

相門戚畹昔無鄰今代衣冠不乏人怪底山林成獨往從渠鍾鼎

漫橫陳居官正自風流在教子空餘翰墨新蕙帳寂寥人不見幾

多花落怨青春

幾年奔走困塵埃愧仰高風得得來喬木參天應手種好花夾路

為誰開芳辰不惜終朝醉晚色何堪惡雨催極目青林無限意歸

鞅欲去更徘徊

歲暮有感

久困京塵厭劇煩一麾江表養衰殘簿書叢裏身空老鼓角聲中

歲又闌贏得星星雙鬢白空餘耿耿寸心丹自憐憔悴今如許盍

向明時早挂冠

同顧慶文遊西湖

老來多病盍歸休祇爲江山得少畱萬頃澄波環勝境千株倒影漾中流十年雨作西湖長一日同爲北牖遊預約他時官事了與君重醉百花洲

東坡知潁州謝表兩作西湖之長

登岸山觀用前韻

病足蹒跚好罷休又登絕頂故遲留霜明楓葉紅如染露浥嵐光翠欲流遠目無窮休更望賞心未足卜重遊超然勝迹非人世疑是身居麟鳳洲

水榭

誰移花木瓦盆中怪底幽香度晚風白石清泉助瀟灑疏枝瘦葉綴玲瓏晴窗坐對情無那午枕清眠夢亦通小品紛敷生意足信知人力奪天工

不寐

獨卧虛齋百念衰枕邊猶有數枝梅青燈看盡愁腸斷畫角吹殘旅夢回髮爲憂時渾欲雪心存報國未全灰功名蹭蹬身先老那

更駸駸急景催

有感六首

宦途慾海久沈冥自念虛爲一世人不向精微窮性理多于蹇淺敝精神休論今古無窮事且乞江湖自在身富貴功名付兒輩一邱一壑任吾真

仕路驅馳老不堪自憐蹤跡徧東南人間失意常八九海內同心無二三蝴蝶夢中心自適蝸牛角上戰方酣要知世事皆虛幻且向禪林更飽參

老來觸目總堪悲點檢尊前事已非方歎嬌嬈隨月落何堪樊素與春歸梨花著雨還空委柳絮因風只欲飛惟有庭前柏子樹歲寒相對兩依依

蚤歲登瀛浪自期一爲俗吏困驅馳平生不得文章力老去空求世俗知到底羸官是男子從渠了事笑癡兒全家飽煖還知否欲報君恩力已疲

我本湖山一老僧業緣未斷尚貪榮重來且了前生債死去寧須
後世名已絕塵喧心不競更堪衰老病相榮散花天女今何用爲
問維摩作麼生

百年光景急如梭攬鏡登樓奈若何歲月不堪供把玩親朋已學
漸消磨功名自是身心嬾憂懼端由患難多富貴儻來非吾有恍
如一夢枕南柯

自詠二首

自憐衰病力難勝豈不懷歸畏友朋隨牒偶來真漫士打包卽去
類孤僧頭顱種種何勞問面目稜稜自取憎賴有一廬今可老不
妨飲水曲吾肱

浮生一夢疾南柯白髮人閒所閱多土木形骸齊物我萍蓬蹤跡
慣風波可憐造化小兒耳其奈癡頑老子何毀譽是非何足較百
年顏跖共山阿
奉祠東歸二首

老來不復歎飄零游宦真如水上萍棉力何堪分閫寄寬恩猶許
奉祠庭休誇仙去騎鯨李膺喜歸來化鶴丁料得親朋相慰藉還
驚雙鬢失青青

書生賤分動多奇浪得聲名毀亦隨絕口不須談世事捫心惟有
仗天知人間變態渾如戲眼底風光總是詩白石清泉無限好挂
冠神武未知遲

書懷

扁舟東下自夷猶曾次潭無一物畱世味橫陳如嚼蠟人生變滅
似浮漚休休且畢山林願去去空懷畎畝憂自念秋毫皆帝力銜
環結草若爲酬

江行阻風

雁峰飄泊又經年卻憶槎頭縮項鱸三伏炎光真爍石重湖駭浪
遠連天快風坐閱千帆過上水徒勞百丈牽坎止流行隨所遇便
當歸去訪林泉

舟過池陽許倉蔡守畱飲不果赴詩以謝之

小泊池陽暮靄中故人畱我一尊同歸心已逐東流水快意仍逢下水風自念相逢非草草也知別去太怱怱歸來獨酌寒江上空想賓筵蠟炬紅

夜宿交石峽凌晨舟行適遇便風俄頃至小孤山

好風特特送征帆百里俄驚指顧間薄暮暫畱交石峽遲明已到小孤山峰巒過目非吾有鷗鷺無心似我閒幸得年豐歸去好長腰玉粒未應慳

金陵道中

蚤年遊歷徧諸方觸處無心是道場三已不須形喜愠兩來寧肯異炎涼落霞孤鶩仍秋水衰草殘雲又夕陽天假一帆風力便回頭五日到家鄉東歸喜而有作投老何堪再落南病軀寧敢望生還空慙馬援標銅柱自分班超

老玉關萬里梅花愁思外五湖煙水夢魂閒詔恩幸喜歸田里旋築新堂勝愛閒

荆溪卽事

我愛荆溪擬卜居萬家人物似蓬壺湖光澗澗新磨鏡山色蔥籠罨畫圖顧渚茶甘風袂爽石亭梅老月輪孤功名已矣君休問一舸從教寄五湖

新居偶成二首示鄰人李子真

薄宦歸來卜數椽慳囊倍費買山錢地幽不見林泉勝天闊渾疑風月偏事與心違方問舍客將老至合歸田平生豪氣今如此百尺樓高空自憐

我得祇園十畝間清溝一帶巧縈環芟夷叢竹通幽徑指點荒城當遠山敲枕清宵聞鶴唳凭闌終日伴鷗閒西鄰賴有詩人在二老風流任往還

愛閒堂

歸來築室傍城陰旋揭新名雅意深因病愛閒多得趣逢場作戲亦何心鳶魚飛泳全真性水石風流有至音衰朽自知無所用量才祇合在山林

劉公寔以淮白爲餉喜而作詩

食指朝來應吉占淮魚遠寄喜開匳肥鮮正自資糟粕甘美何勞佐酪鹽未信鹿頭堪並進定知熊掌不能兼慈闈一笑嘗珍味畱與兒童例屬饜

以淮白南京山藥爲子真太夫人壽卽用前韻

鵲噪虛簷喜可占奇薰得得出珍匳山儲尚帶中原土淮白仍餘東海鹽北物遠來難再致南烹久飫喜相兼分甘擬作親庭壽料想齊眉亦共饜

和李子真八月十四日夜賞月之什

西園清夜喜追隨惟恐冰輪出海遲不但曠懷皆我輩要知痛飲是吾師十分未放蟾盈魄三匝先驚鵲遶枝此夜清歡那復有世

間能得幾人知

詠橘

江上霜明十月寒枝頭顆顆綴金丸王孫拋卻黃金彈酒伴收歸白玉槃乍見渾疑盧橘熟初嘗猶帶越梅酸洞庭風味真相似試與尊前比並看

以蓮寔餉李子真作詩爲謝因用其韻

窮巷深居擺俗緣幽芳偏愛小池蓮戲將淨色供齋鉢走送新房薦酒船懷橘孰無慈母念覓梨應有小兒憐行看綠水芙蓉麗漫遣登臨憶仲宣

金壇燈市甚盛介卿見招不能往以詩謝之

可憐回首少年強燈夕追遊得許忙老去情懷甘寂寞年來節物轉淒涼出門有礙身如絆異縣相望道且長漫想故人行樂處水晶宮裏醉霞觴燈夕不出偶成

晚歲光陰只自驚
眼中樂事歎何曾
雕鞍繡幟多游子
紙帳蒲龕一病僧
塵翳埽除方寸地
光明散作百千燈
維摩丈室跏趺坐
干息調勻喚不膺

奉酬介卿惜春之什

屈指駸駸向六旬
每於春事尚關情
病逢時節還虛度
老去光陰只暗驚
賸喜清新詩句好
休辭澁澁酒杯盈
榮枯代謝年年事
怪底鶯聲訴不平

介卿送方竹杖以詩謝之

何必窮搜到大宛
仰山龍種出天然
直方自得坤爻動
堅瘦宜居靈壽先
賸喜登山扶病足
不妨倚壁伴清眠
故人若問今無恙
不似山僧故削圓

遊金山

襤被歸來萬事輕
此行得得爲登臨
蒼崖斗絕山浮玉
碧瓦鱗差地布金
千里江淮窮遠目
十年塵土愧初心
何人爲擊中流楫
北

望神州淚滿襟

題東皋

歸來相望築登高
千載風流獨慕陶
兩地林泉俱勝絕
二難人物總孤高
地連衡嶽浮空翠
天與湘江隔世塵
祇恐山靈回俗駕
可容暇日再遊遨

燕坐小閣

丈室翛然一物無
平生習氣痛消除
藥爐經卷常爲伴
酒盞茶甌自作疏
老去頭顱休更問
本來面目竟何如
汎觀博覽渾無用
且讀西方貝葉書

雪中用王使君韻招介卿

江南雪片一冬深
欺壓梅花瘦不禁
入地遺蝗應埽迹
連阡宿麥始抽心
幻成玉界清無滓
蹋碎瑤階迹可尋
賸喜扁舟來訪我
何妨乘興共清斟

雪中用前韻示汝咨汝功二姪

策試中庭雪已深玉樓合凍冷難禁哦成風絮頻呵手撥盡寒灰
苦用心梁苑巧妝花滿樹藍田幻出玉千尋吾家二謝多才思莫
惜高吟更淺斟

次蔡介卿雪中見寄二首

玄冥作意逞雄豪凌壓東君慘不驕一氣回春何太晚羣陰見現
未全消漫誇呈瑞宜新麥那似爲霖抹旱苗造物深機雖莫測願
言六氣自勻調

等閒栽徧小園花賸擬春來賞物華不覺瓊英先滿樹更看縞帶
暗隨車光搖玉鏡冰初泮凍屈金鉤草未芽料得小橋人不到江
梅欺壓任橫斜

病中書

短褐頽然一病僧支離瘦骨伴枯藤掃除習氣嗟猶在擺脫塵緣
愧未能案上縱橫堆藥裹篋中顛倒貯書滕青鞋布韞從茲始試
叩如來大小乘

挽胡通判

胡公家學本中庸挺挺雲來有祖風但得年皆餘八十何妨位不
至三公方期束帛迎申老忽舉空衣葬葛洪江左祇今推甲族慶
源袞袞自無窮

齊子餘侍郎挽詩二首

玉筍班中第一人堂堂風采照公卿箕裘四世儒科貴簪橐三朝
法從榮廣廈細旃多啓沃黃扉青瑣罄忠誠經綸未了猶遺恨信
史空留後世名

哀榮終始冠當時何況人生七十稀峴首正思羊叔子宣城還憶
謝元暉松階方俟甘泉對萬里俄驚朝露晞他日西州忍重過爲
公回首一霑衣

李粹伯侍郎挽詩二首

妙齡才氣已無雙筆陣飛揚翰墨場白簡空餘遺橐在錦囊應有
舊詩藏生前且盡杯中物死去猶堪地下郎逸氣不應埋宿草會

看千丈吐光芒

猶記當年玉筍班凜然風采動朝端壯懷漫擬麒麟閣直氣曾纓
獬豸冠太白風姿圖像見衛公英爽夢魂寒西州巷哭多遺愛畱
取甘棠勿翦殘

胡長文給事挽詩二首

中庸天下有胡公儒者端宜給事中華國高文推大手回天讜論
罄孤忠晨班玉筍人何在夜賜金蓮事已空惆悵故園招隱地惟
餘猿鶴怨西風

大才深結九重知親灑宸章出禁闈壺遂暮年非不遇謝公雅志
或相違虎龍倍覺鍾山重龜鶴還從蜀道歸故吏門生半天下空
垂老淚一霑衣

錢大受挽詩二首

少年豪氣已如虹抵掌論兵一世雄智略獨超倫輩上功名只在
笑談中弄兵坐埽潢池盜賣劔潛回渤海風恢復未酬人奄忽佳

城那忍葬滕公

淝水功名取次休空令遺恨滿滄洲禁中新賜黃金帶天上俄成
白玉樓京峴兒童應墮淚江淮草木亦生愁一朝雙劔齊飛去會
見光芒射斗牛

定齋集卷十九

文險齊派去會
最黃金帶天土對風

定齋集卷二十

七言絕句

胡秉彝數文巖桂四首

翠葆金英天與奇清香十里已先知春光不似秋光好桃李紛紛

何所施

移根月窟最爭奇料得姮娥誰不知挽住西風拌一醉玉杯從此

不徒施

獨占秋光自一奇深藏巖壑少人知招還茉莉同為伴欺壓黃花

不得施

秋入東山景物奇花開亦遣野人知二難佳句真連壁顧我深慙

媮與施

端約遺墨梅以詩謝之二首

先生出語已驚人戲作梅花又逼真眼底江山詩有助胷中邱壑

畫稱神

清香素質惱詩情更倩揮毫爲寫真共挽東風拌一醉不須摹倣費精神

龔彥則送水梳小盆口占

動人春色不須多一點幽香叵奈何蒼苔林中誰折得故今相惱病維摩

王東卿惠墨戲副之以詩因次韻謝之六首

戲拈秃筆聊復爾一翦吳淞半江水歸心已逐水東流夢到家山四千里

枯槎怪石出天然筆力挽回三百年但見毫端伴造化不知曾次

蘊天淵

揮翰等閒遊戲爾誰能十日畫一水煙雲杳靄咫尺閒遠勢應須論萬里

玉簪羅帶故依然吏部文章二百年畫筆詩篇兩奇絕正須妙手寫龍淵

軒冕儻來真漫爾穩汎瀟湘弄煙水憑君收入畫圖中一抹雲山

數千里

東卿已
有行色

近時畫手說超然水景仍推趙大年誰識當家老摩詰有如珠玉

韞深淵

和胡端約巖桂六首

萬妃蕊佩影珊珊沈水薰肌粟玉顏曾記廣寒宮裏見誰移仙種下人閒

薔薇清露染衣裳綽約仙姿淡淡妝碧玉參差張翠幄黃金錯落

綴珠璫

羞澀東籬九日黃拒霜麤俗不宜霜此花底事小如許無那惱人風味長

幽香拂拂影珊珊宜在江梅伯仲間嬾對春風爭嫵媚從他桃李

自漫山

勿愁金蕊墮秋風自是靈犀一點通醉魄薰成寶箠細香脂勻就

玉肌豐

一枝小摘閒簪冠酌酒愁花莫作難惟有詩情被花惱冥搜應作

孟郊寒

題墨梅
誰作橫枝太逼真枝頭的礫眼俱明也知筆力窺天巧無奈清香

畫不成

道中見梅

籃輿兀兀夢初回怪底幽香觸鼻來日暮天寒正愁絕誰家籬落

數枝開

二孤山

小孤相去大孤山一望煙波百里閒風日晴和江似鏡兩峰對峙

擁雲鬟

剡溪

六月衝炎出問囚歸途因汎剡溪舟短篷塊坐如深甌卻羨清寒

王子猷

春郊卽事

一犁春雨欲平塍預卜今年穡事成天意卻愁人意懶故令布穀

苦催耕

提壺

斗酒千金未易沽聲聲何事勸提壺山禽豈解知人意不道思家

飯也無

鷓鴣

年來隨牒走駸駸險阻誰知客子心盡日只憂行不得愛人猶賴

有斯禽

竹雞

積雨淫霖四月寒春泥一尺未曾乾勃姑猶自相呼喚不念征人

行路難

天柱峰

壁立千峰紫翠浮一峰直上更孤迤世間有此擎天柱何用人懷杞國憂

日者鄭生謂予晚遇至人享上壽其詞多誕以詩簡之不念山人鍾鼎山林不兩全未聞富貴出神仙萬釘寶帶何須此九轉金丹未可憐

黃陵廟二首

千載追崇古帝祠不知世代幾推移未須回首叫虞舜今日親逢虞舜時

蒼梧杳靄暮雲陰尚記南巡歲月深不是邦人嚴祀事至今千古想韶音

九宮壇齋居

齋居獨卧小禪房暫得心閒氣味長一炷爐香春睡足此身疑是在家鄉
六十

六十不歸何日歸人生七十古來稀憂愁疾病常相半十載光陰

轉矚非

登三高亭

我爲葦鱸得得來三高亭上且徘徊老來心事無機械寄語羣鷗勿浪猜

平山堂

平山堂上略從容笑拍闌干萬里空因念醉翁行樂地不知還又幾春風

于公參政舊居

勇退方名大丈夫中興人物更誰如傳家不獨青氈在況有南陽舊隱廬

次張伯信韻題吳園畫軸

誰把吳園較輞川畫圖猶復想當年要知故國非喬木文采風流尚宛然

紅菊

爲愛東籬九日黃孤標正色占秋光如何卻被胭脂污也學人間時世妝

送葛謙問十首

風流人物曹劉上俊逸詩章鮑謝閒好似騎鯨天上去不應著腳向塵寰

禪心久已絕貪瞋劇飲狂歌總是眞世態紛紛翻覆手不圖復見葛天民

有酒盈尊客滿門陳卿百謫不須聞癡兒官事何時了我本無心出岫雲

杯酒從容相勸酬須與墮幘自搔頭玉山顛倒從人笑我醉欲眠君罷休

功名固有更何疑平步青雲不用梯他日玉堂風雨夜略移清夢到荆溪

江上霜楓葉葉紅不堪搖落又西風只愁疊鼓催船去千里相思月滿空

從來鍾鼎不關心此去溪山更可人儻有新詩摹勝槩好憑尺素寄雙鱗

垂虹亭上少遲留卧看冰輪萬里秋正是蓴絲鱸膾美不妨乘興五湖舟

莫唱陽關墮淚聲一杯相屬已酸辛丈夫感慨猶如此應有偷彈玉筍人

顧我窮途醉未醒年來不復歎飄零道山朋舊如相問爲說生涯一草亭

乍寒

秀色芳心曉露叢翩翩涼葉舞西風虛簷四面搖翬扇更遣清陰滿座中

詩餘

點絳脣

百索

纖手工夫采絲五色交相映同心端正上有雙鴛並
皓腕輕纏
結就相思病憑誰信玉肌寬盡卻繫心兒緊

水調歌頭

南徐秋闈宴諸將代老人作

肅霜靡衰草驟雨洗寒空刀弓斗力增勁萬馬驟西風細看外圍
合陣忽變橫斜曲直妙在指麾中號令肅諸將談笑聽元戎
坐
中客休笑我已衰翁十年重到今日此會與誰同差把龍鍾鶴髮
來對虎頭燕領年少總英雄飛鏃落金盃酣醉吸長虹

前調

送趙帥鎮成都

擁節出閩嶠易鎮上岷山東西嶮阻分陝初不在榮觀痛念兩河
未復獨作中流砥柱屹若障狂瀾極目神京遠百萬虎貔閒
趁
良時攬豹略勇聲歡風飛雷厲威令敵國膽生寒漢寢周原如舊
一掃邊城烽火談笑定三關識取投機會莫作等閒看

定齋集卷二十

右定齋集二十卷宋蔡戡撰戡字定夫其先興化軍仙游人端明
殿學士襄四世孫祖紳紹興中寓常州武進縣遂爲武進人宋史
無傳其行事不概見書錄解題云後中乾道丙戌進士甲科官至
寶謨閣直學士凌迪知萬姓統譜云戡持節五羊代輸敷銀民甚
便之爲湖南憲有定亂功爲京兆尹歲澇糴艱亟請發廩民賴以
濟其敘述頗詳然案集中諸表啟則又嘗任京西運判廣東運判
湖北總領廣西經略淮西總領等官其乞致仕劄子及效白樂天
自詠詩中亦頗見其概案中興館閣錄蔡戡字定夫蕭國梁榜進
士及第治詩賦乾道七年九月除正字八月除知江陰軍蕭國梁
榜卽乾道丙戌也景定建康志總領所題名蔡戡朝奉郎守太府
少卿淳熙十年七月十八日到任准指揮與湖廣總領趙汝誼兩
易會稽續志提刑題名蔡戡紹熙元年四月十一日以朝散大夫
直寶文閣到任當年七月二十八日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
事咸淳臨安志紹熙五年七月二十四日蔡戡以朝請大夫試司

農卿兼知臨安府十二月一日依舊司農卿兼權戶部侍郎湖廣
 總領又尊白堂集有右文殿修撰蔡戡除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
 制定夫兩為湖廣總領宋時湖廣總領統湖南北又為廣東運判
 知靜江府臨安府至知江陰軍建康總領所會稽提刑又統譜所
 未詳也集四十卷其季子戶部郎官總領四川財賦廩所刊眉山
 李壘為序亦見書錄解題書久佚 館臣從大典搜輯勒為二十
 卷其謨慮深遠文筆爾雅卓然為南宋一家并李壘序尚存尤可
 考見定夫生平行誼不可謂非厚幸惟七絕內王侍中智興云云
 系唐康駢劇談錄所載但節略過甚平生四句即智興之詩謹為
 節去光緒丁酉八月潮生日武進盛宣懷跋

